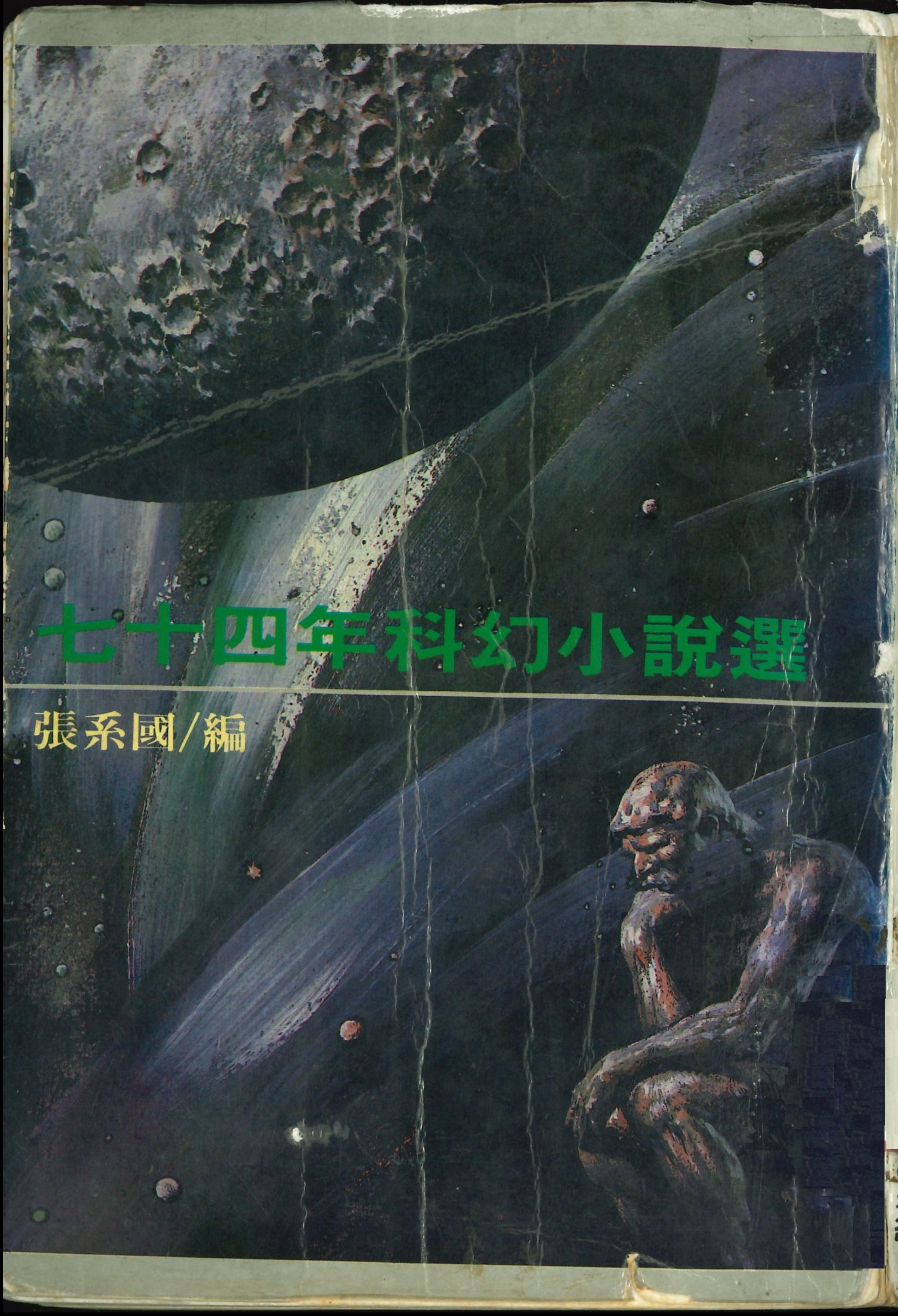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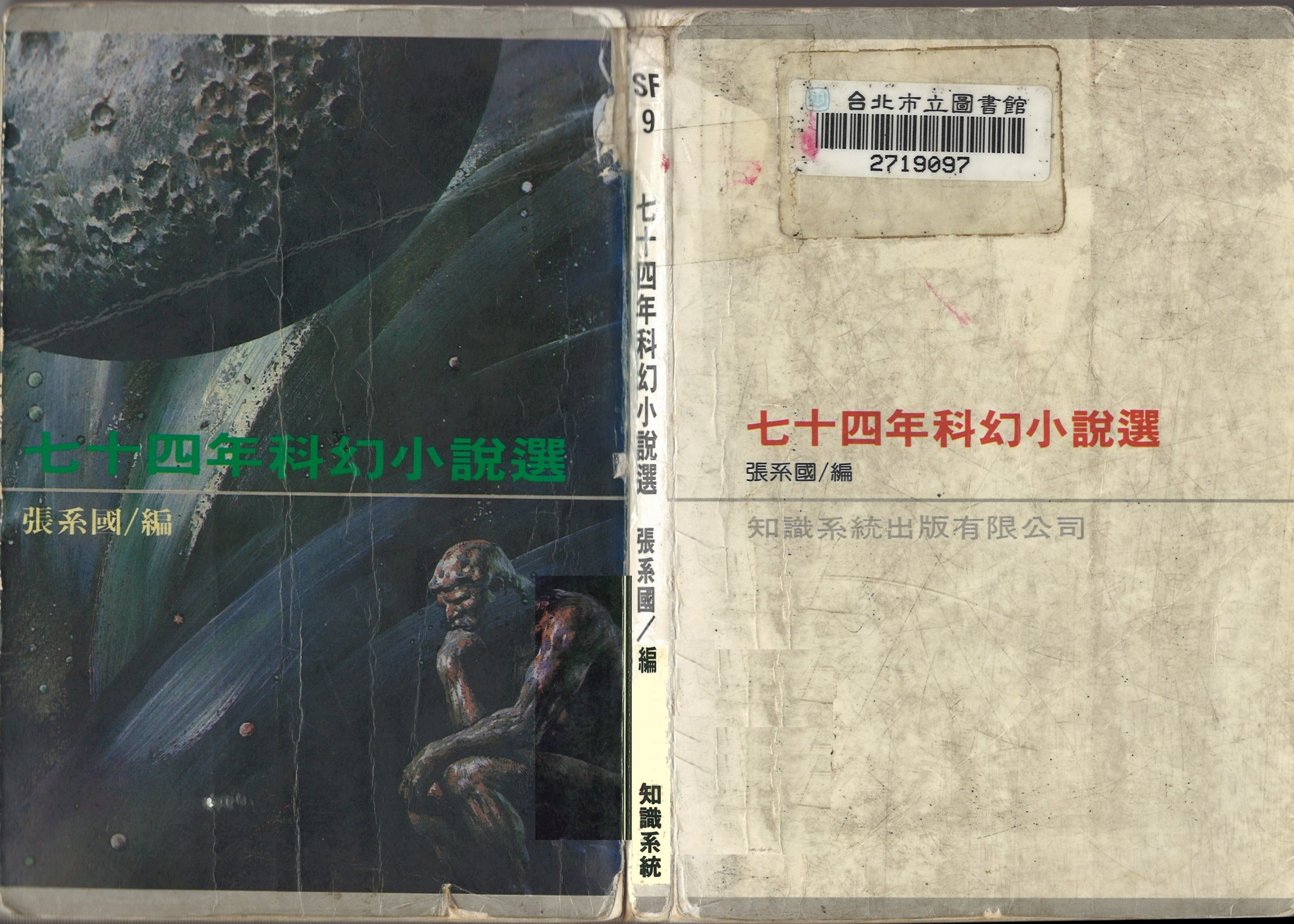
七十四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編




七十四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編
SF 9
七十四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編
知識系統
台北市立圖書館
2719097
七十四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編
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司

七十四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編

SF 9

知識系統出版公司 印行

序

收在這本選集裏的，是第二屆科幻小說獎的得獎及優秀作品。第二屆科幻小說獎，由中國時報舉辦，評審委員是王建元、沈君山和我。

一種新文學形式的發展，必須有所破，才能有所立。我們鼓勵提倡具有中國風味的科幻小說，因此在評審時特別強調「內容、形式、創意」三者兼顧，這次選出的作品，風格各異，比去年又有進步。也許這些作品，仍比較偏重內容、偏重理念，而比較忽略通俗趣味的一面。但我認爲，這是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幻小說，所必須經過的階段，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果一味強調通俗趣味，又如何有別於武俠小說？如何有別於其他類型的通俗小說？我們必須先確立，中國科幻小說是嚴肅的文學形式，然後再增加通俗趣味不遲。

兩屆科幻獎舉辦下來，可以感覺到，風氣已漸漸形成，尤其值得高興的是，作者從十幾歲的年輕學生到六十多歲的老科學家，各個行業，各個地方都有！外縣市來的稿，比臺北市的稿子要多很多。這就說明了，科幻小說有可能成爲普及性的文學形式，而不僅是「大臺北文化」的一部分。去年我編了「當代科幻小說選」兩册，以及「七十三年科幻小說選」。這年度科幻小說選的編選工作，準備一直堅持下去，配合時報科幻小說獎，再有兩三年的時間，定能培養出一批未來的中堅科幻作家。時報文學獎，因此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功不可沒！在此我特別要感謝中國時報兩年來的支持，以及時報副刊同仁不懈的努力。

張系國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廿五日

目次

我愛溫諾娜

葉言都

無比壯麗的自然力量，誕生在副熱帶的海洋上，深陷的漩渦，渾圓的周緣，構成近乎完美的幾何圖形。說她像希臘神話中的美麗女神維納斯，只是我們對她粗淺而擬人化的描寫而已。當我們這些卑微的人類，用極簡陋的工具，幸運的觸動某些自然界的機關，使海的女神從波濤上升起時，我們不論在人類不斷上演的求生存遊戲中扮演進攻或防守的角色，都只能祈禱她的眷愛，戰慄的等待她決定，是否回應我們長久以來狹窄閉塞的心靈中自私、貪婪、殘暴的要求。

侵襲前五個月又十八天

下午的陽光溫暖的照在島上南岸海邊的岩石上，兩枝釣竿插在岩縫裏，斜斜的指向天空，竿上的釣線緊繃，竿梢隨著海浪緩緩的擺動。從懸崖上看去，前面的太平洋海天一色，只有幾塊雪白的積雲，孤獨的低掛在模模糊糊的海平線上。

吳盛嘉挪動一下躺著的身體，使臉孔退到一片石頭的陰影裏，打個呵欠問道：

「瑞揚兄，現在幾點了？」

背對他坐著的中年男子看看錶說：

「三點二十了，你睡了半個多鐘頭。」

「有沒有什麼動靜？」

「啥也沒有。我看，又該換餌了。」

「這年頭，大家錢多了，魚就少了。」吳盛嘉一邊說著一邊站起來。他是個大個子，穿著紅格厚襯衫，牛仔褲，米色的救生背心，肚子有一點凸出來。

兩個人走到崖邊，各自拿起竿子收線。果然泡得發白的魚餌都依然如故，兩人相對苦笑，打開野外用的冰箱，拿出作餌的整尾小魚，順便也一人拎起一罐啤酒。

一個半小時以後，他們終於決定回去。爬到停在崖上公路旁的汽車邊時，兩人

又出了一身汗，吳盛嘉把冰箱放進他灰色豐田汽車的行李箱，邱瑞揚放下竿子說：

「老同學，第二次釣魚還是沒有斬獲。等下經過大濱港，我非得買兩條魚向太太交差不可了。在我家吃晚飯的時候，你可不能拆穿。」

吳盛嘉蓋上行李箱，哈哈笑道：

「放心，高三那年你什麼課都敢溜，還不是『我掩護你前進』的？」

然而在晚餐桌上，邱瑞揚買魚的事還是被兩位太太猜出來了，這是吳盛嘉一家人第一次到邱家吃飯，氣氛却因此迅速變得輕鬆融洽。飯後邱瑞揚拿出香煙和老人茶具向他太太說：

「阿美，避免污染空氣，我跟盛嘉到書房聊聊。」

兩人的話一下子眞談不完：高中生活的趣事、共同的嗜好釣魚、半個多月前巧遇重逢的經過等等，隨後說到各人目前的工作時，邱瑞揚注視著吳盛嘉的眼睛，鄭重的說：

「不瞞你說，我的研究所實際上是中央調查委員會下面的一個單位，我也可以算是個，呃，情報人員。」

吳盛嘉微微的愣了一下，邱瑞揚隨卽露出笑容說：

「我可不是○○七，沒有那種本事。我做的是研究分析敵情的事，每天要看一大堆對岸加西亞的東西。」

吳盛嘉很快恢復常態，笑著問道：

「你讀歷史的怎麼進了這一行？」

「你說考大學的時候誰知道什麼系是學什麼的？冷門系畢業不好找工作，只得如此了。我倒眞佩服你，考進冷門的氣象系就心安理得的唸下去，現在博士學位也有了，又是氣象局的大主任。」

「靠天吃飯，不好混哪！預報對了沒人感謝你，只要一點不對，打電話寫信來罵的就一大把。」

邱瑞揚表示也莫可奈何的搖搖頭，拿起小茶杯喝了一口，換個話題說：

「我想，我們可以來個科際整合。我現在做的工作，有時候也牽涉到氣象，我是外行，可能會來請教你。」

「請教不敢，我一定幫忙。至於老兄，情報人員消息靈通，只要不洩露機密，

也讓我多長點見識；要不然，你的本行歷史我也有興趣。」

「太好了，可以奉告的絕不隱瞞。說到歷史，我最近接觸到一個問題，和你所學有關，你可能眞有興趣。」

「哦？」

「我最近正在收集氣象對戰爭勝負影響的資料，尤其是渡海作戰。你想，蒙古遠征日本，是被兩個颱風吹垮的，諾曼地登陸的時候如果沒有找到合適的天氣，誰也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還要延續多久。」

「有意思……」

吳盛嘉的話被他太太打斷。她在書房門口喊了一聲「盛嘉」，向邱瑞揚點頭爲禮，才指著懷中梳了兩條辮子的女孩說：

「小雯睡了，我們也該告辭了。」

邱氏夫婦把吳盛嘉一家送出門，邱瑞揚和吳盛嘉握手後替他關上車門說：

「過幾天中午有空，來我的單位吃西餐，我們那個餐廳西餐不錯，可以邊吃邊聊，交換一下心得。」

「一定一定。今天菜非常好，多謝嫂夫人，已經晚了，請回吧。」

回家的車上，吳盛嘉興致頗高，把和邱瑞揚談的又大致對太太說了一遍，吳太太徐櫻芬聽了說：

「你這個老同學眞奇怪，自己是搞情報的，反而先向人家講。」

「老同學嘛，做這種工作，還是先講明了好，免得將來又要我們猜，反而尷尬。」

侵襲前五個月又十四天

邱瑞揚喝掉杯裏的咖啡，迅速拿起賬單，對吳盛嘉說：

「走，去看看我的辦公室——不不，怎能讓你請客？下次我去你那裏，也絕不客氣。」

他們穿過開滿杜鵑的庭院，走進一幢線條簡單的灰色建築。邱瑞揚的辦公室在三樓，外面一小間，擺了四張桌子，他介紹過三個同事後，把吳盛嘉帶進裏面的一

間。

房間很大，一邊擺滿書架，對面牆上掛著一張大型全國地圖，也包括了本島以北的永豐海峽和對岸的加西亞，圖上巨細靡遺，還用大頭針插著雙方的小國旗，和各地駐軍的軍旗，圖下放著電腦終端機、電傳打字機、傳眞機和影印機各一架。吳盛嘉四面看看後走到地圖前注視起來。

「怎麼樣？有什麼心得？」

「哦，瑞揚兄，平常在局裏每天看地圖，並不覺得加西亞的威脅，在你這裏一看，才感覺得到。」

「來我這裏很多人都這樣說。現在社會愈來愈繁榮，大家只想賺錢，把這個虎視眈眈的窮鄰居都給忘了。盛嘉兄，請這邊坐。」

兩人在放著枱燈的閱覽桌前坐下，邱瑞揚拿起桌上的一個卷宗說：

「這敵情研究中心有很多組，我是副主任之一，也帶了一組，這組主要是研究加西亞的民兵組織跟動員力量。我們除了收集資料外，還要經常站在加西亞的立場，考慮怎樣進攻這邊，再研究破解之道。」

吳盛嘉指指邱瑞揚手中的卷宗說：

「眞有意思。你最近想怎樣進攻我們？」

邱瑞揚的神色忽然凝重起來，他抽出一張紙送到吳盛嘉面前：

「這是加西亞沿海幾個州可以動員的人力表，單單壯丁就有大概八十萬，再加上老弱婦孺，恐怕傾巢而出，會有兩百多萬。加西亞軍事力量很强，可是經濟落後，國民生活水準很低，這幾年他們糧食收成不好，外匯又耗在買武器上，所以民心普遍不滿，有可能作亂。」

「那不是很好嗎？」

「賴耶發不是笨蛋，他當了十五年的加西亞頭子，要想再當下去，一定會設法解決。這傢伙搞羣衆運動起家，平常佩服的是甘地、列寧、毛澤東、卡斯楚，我常想，如果局面眞快控制不住時，他會活用這兩百多萬人。」

邱瑞揚站起來指著地圖繼續說：

「我們面積兩萬平方公里多一點，人口不到五百萬，永豐海峽平均寬一百五十公里，小船十個小時可以橫渡，如果賴耶發爲了轉移不滿情緒而冒個險，把能找到

的船不論大小全部徵集，再把加西亞的窮人送上船，告訴他們對岸鄰國那批可恨的有錢人吃好的，穿好的，什麼都有，但就是不肯援助他們，死活都不管，然後一聲令下，幾千幾萬條載滿加西亞饑民的船同時向這邊開過來……」

吳盛嘉臉上的笑容僵住，他沉思了一下才說：

「瑞揚兄，你不是開玩笑吧？太可怕了！……但是賴耶發這樣做，假如失敗的話，加西亞就要大亂，他也非垮不可。」

「我也想到過這點。他如果走出這著險棋，要不就是他國內和國際形勢非常有利，好大喜功的要收復所謂的加西亞固有領土，要不就是他內部的問題大到使他不得不冒險。」

「嗯，這可眞不好辦。」

邱瑞揚站起來兩手撐著桌面，目光炯炯的注視著吳盛嘉說：

「我們是自己人，說實在的，我這個假設幾個月以前就報上去了，上面很重視，中央決策委員會的雷委員——對，就是主管安全情報的那位，還召見過我，結果成立了一個研究小組。我們工作幾個月，各種應付的方法都考慮過，但是最近，

我愈來愈覺得這件事沒有你參加不行，因爲上萬條小船要渡過海峽，氣象是決定性的因素……」

吳盛嘉恍然大悟中帶著幾分憤怒的聲音打斷邱瑞揚的話：

「我知道了，這就是你最近常來找我的原因。我想，我的背景，你們大概都調查清楚了吧！」

「盛嘉兄，我向你道歉，一開始沒有告訴你這個機密，可是我們的確需要一個愛國家，操守好，又是專業技術頂尖的氣象學家。」

「空軍裏不是有劉學禮嗎？他的學問絕對是頂尖的。」

「劉學禮已經在這個小組裏了，但是組裏還需要一個氣象局的人員，一方面一起研究，就是所謂兩個頭腦勝過一個，一方面到了必要的時候，可以在氣象資料和預報上幫助國家。當然，要調一些軍方的人到氣象局也可以，但是最好不要打草驚蛇，讓加西亞起疑。」

吳盛嘉深深點頭，一字一句的說：

「身爲一個氣象預報人員，這種最難堪的事竟然被我碰上了。你是想發假資

料，做假預報吧？」

「這一切只是假設，我也希望不要發生。」邱瑞揚口氣一轉：

「盛嘉兄，我們迫切的希望你參加，你是我們唯一能找到的人選，不過，先考慮一下，我也再耽誤你五分鐘，舉一個有關的例子供你參考。」

「好吧，不過快一點，我三點鐘局裏還有預報會議。」

當天晚上十一點，吳盛嘉在黑暗中聞到一股熟悉的香味，然後兩片溫熱的嘴唇貼了過來，他正要伸手抱住太太，卻聽到徐櫻芬附在他耳邊說：

「你又有煙味，去漱漱口嘛！」

吳盛嘉起身走到浴室刷牙，藉著浴室裏的燈光，他看見臥房裏的一切：梳妝臺和上面擺滿的化妝品、床頭音響、桌上的小型彩色電視機、窗口的冷氣機、和床上穿著水藍色睡衣的徐櫻芬。這個家建立起來不容易，二十年來，這裏的經濟逐漸繁榮，許多人白手起家，經營工商業發了大財不說，就連自己這樣一個公務員，也勤勤儉儉的有了一個中產階級的局面；可是，假如邱瑞揚擔心的事眞的發生……

他搖搖頭，不再去想一旦加西亞的饑民蜂湧而至，出現在他家門口的時候，一

切會變成什麼樣子。他關上燈走進臥房，知道雖然不願意，也非得參加邱瑞揚他們不可了。邱瑞揚說的是實話，他的歷史也沒有白唸，下午他最後講的，是個活生生的實例：

一九七七年二月，加西亞副總理迪必多訪問摩洛哥。這是一則被忽視的新聞，可是後來我才感到它的嚴重性。原來摩洛哥一向認爲它南邊的西班牙屬撒哈拉是它的一部分，但是摩洛哥國王哈珊二世也知道，如果憑武力進攻，未必容易得手，而且可能引起國際干預，於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哈珊國王聚集了三十五萬無武裝的摩洛哥人，把他們帶到邊界，然後要他們大搖大擺的闖進西屬撒哈拉，見到東西就吃，見到房子就住，好像蝗蟲一樣的捲地而來。西班牙人既不能把他們都殺掉，又無力封鎖全部邊界，只得向聯合國求救。聯合國碰到這樁麻煩事，也僅能在既成事實的基礎上調解，調解的結果，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原西屬撒哈拉的三分之二併入摩洛哥，三分之一併入茅利塔尼亞，哈珊國王要無賴式的無武裝大進軍，竟然一舉成功。

迪必多一年之後訪問摩洛哥，當然是「學習革命經驗」去的！我自從研究加西

亞的民兵組織以來，才發現他們在一九七七年以後，逐步加强沿海人民動員的訓練，並增建漁船。這正像一幅散亂的拼圖，當我把它逐漸完成時，拼出來的竟是一顆可怕的定時炸彈！

侵襲前三個月又二十七天

藍、橙兩色的晚霞轉成灰紫，暮靄漸漸合攏。邱瑞揚獨坐在辦公室裏，資料文件攤滿桌上，却沒有開燈。

電話鈴聲打斷室內的安謐，邱瑞揚嘆口氣，打開燈才拿起話筒，意外的電話裏是一個吞吞吐吐的女人聲音：

「邱大哥，我，我是徐櫻芬，吳盛嘉的太太。」

「大嫂您好，有什麼事嗎？」

「對不起，實在不好意思跟您講這件事，可是盛嘉他，我覺得他這個月以來有點怪，在家的時候就拿了一大堆氣象資料，自己關在房間裏看，對我和小孩都愈來

愈兒，小雯被他打哭幾次了，我勸他找你出去釣魚散散心，他聽了就把魚竿什麼的都摔到院子裏。你們最近見面的時候多，所以我想問一下。」

邱瑞揚儘量使聲音變得誠實和藹：

「大嫂，盛嘉兄的工作確實很忙，他又是個凡事認眞的人，你知道，前些時候氣象局預報要進入梅雨季，雨卻來得晚了，結果有些地方缺水，又有人去罵，他可能爲這個煩心，我會勸他。」

「唉，他作了這個預報主任，就從沒有眞正高興過，除了前些時候跟你釣魚之外。」

「我最近也忙，沒有和他深談。這樣好了，今天晚上我請他吃飯，和他談談，就先代他向大嫂告個假。」

徐櫻芬憂心忡忡的道謝後掛上電話，邱瑞揚立刻撥給劉學禮。

「劉老，還沒下班？盛嘉最近情緒不太穩，是不是那計畫我們向他提得太早了？」

「瑞揚兄。」劉學禮的口音聽起來有點怪，他是島上東南角岱屏市那邊的人，

年近六十，很難改過來：

「這計畫雖說國外有資料可以參考，但是眞要做到能用的地步，非得花一段時間不可。我覺得，如果今年夏天就要準備好的話，現在的進度都嫌晚了。」

「好，那我馬上請他吃晚飯，我們一起談，到內苑吧，那裏氣氛比較好，也方便說話。我訂好特別套房就去接他，七點那裏見。」

內苑韓國餐廳其實是敵情中心的外圍組織之一。世故練達，風情萬種的高眺身材女經理和穿著韓國傳統衣裙，跪坐在客人椅旁的女侍，使得晚餐的氣氛一開始就很輕鬆，大量的啤酒和打情罵俏，不久就染紅了三個男人的面頰。飯後，端進茶和毛巾的是女經理本人，邱瑞揚在她遞毛巾時一把抓住她的手，拖得她彎下身來，邱瑞揚吸吸鼻孔嗅了兩下說：

「你今天又設了『埋伏』，不過這兩位可都是正人君子，用不上啦！尤其這位吳先生，名字裏就有一個盛字，既是青年才俊，又是聖人，所以等下我們就要自己談了。」

女人立刻嬌嗔起來：

「好哇，邱先生你這張嘴，什麼都留不住，我要告訴這裏的每一位小姐，對你特別防範——吳先生是第一次來？這是我的名片，請指教。」

吳盛嘉看清名片上史翠儀三個字時，她已經對他們一一微笑致意，帶上門走了。邱瑞揚說：

「她平生好用『埋伏』牌香水——Ambush，所以有這個笑話。劉老，盛嘉兄，把衣服寬寬吧，這裏我們可以放心說話。」

「吳兄，邱兄。」劉學禮雙手按著桌子立刻發言。他是個枯乾精瘦的人，留著花白的小平頭，一雙手青筋暴露。

「我想，今天我們三個人在這裏，我比兩位虛長幾歲，有些話就先說了，而且要直說。邱兄，以我這個一輩子研究颱風的人看來，你的計畫非常大膽，有多少效果，誰也沒法保證；而且這計畫要花的錢非常多，所以你的上級一定要全力支持，要嚴格保密，還要瞭解它功效的限制，否則將來萬一不靈驗，我和吳兄兩個負責實際操作的不用加西亞動手，就會被自己人殺頭了。」

邱瑞揚連忙說：

「劉老您放心，我為這件事會見中央決策會的雷委員，他保證全力支持我們，並且要我就各種應變計畫，包括這個維納斯計畫，直接向他負責。」

劉學禮點點頭，轉臉向吳盛嘉說：

「氣象人員不好做，我幹了幾十年，挨的罵比誰都多；可是國家今天碰到的危險，氣象可能就是解決的方法。現在情形已經很嚴重，每一個人都應該為國家，也是為自己想辦法，我們學氣象的當然不例外。」

看見吳盛嘉低頭不語，劉學禮叫邱瑞揚：

「瑞揚兄，你先說說為什麼有這個計畫好了。」

邱瑞揚清清嗓子，聲音變得不帶酒意：

「我也要藉這個機會講講半年多以來我做了些什麼。從情報研判，加西亞絕對有我擔心的陰謀，只是時機還沒有成熟而已。怎麼對付？最初我想立刻公布資料，提到聯合國去，可是上面認為這樣一定影響國內人心浮動，國際上第三世界會鼓掌叫好，我們能得到多少支持很難說；後來我又想到在國內有限度公布，一方面號召人民愛鄉保土，到時候發下武器給漁民和沿海居民都可以，可是上面考慮我們不可

能永遠搞這種羣衆運動，加西亞大可等到我們狼來了喊够了才動手，那主動更變成他們的了。還有核子武器、細菌武器也都想過，問題是這些東西必須對已經結集而尙未出發的加西亞人用，一旦如此國際上罵我們殘酷屠殺還是小事，永豐海峽只有一百多公里寬，放射線跟傳染性，一定會傷到我們自己。」

他終於發現吳盛嘉在注意聽了，聲音不知不覺提高：

「總而言之，這些都是逼不得已才能用的手段，最好能找到神不知鬼不覺就可以暗中解決的辦法。我把頭想破了都想不出來，最後有一次跟一個海軍的朋友聊天，他講到小型飛彈快艇的耐波力問題，我靈機一動，想到既然七、八級風力以上海軍的快艇作戰都有問題，各種七拼八湊的小船耐波力更差，當然更不用講。那麼，只要我們預先知道加西亞動手的日期，就可以想辦法改變永豐海峽的天氣，讓老天給他們一個迎頭痛擊。」

「所以颱風就是你的答案。」說話的是吳盛嘉。

「對，而且是我經過推理得來的。」

吳盛嘉搶著說：

「今天大家既然把話說開了，我也不再忌諱什麼。颱風的力量，不是我們人類所能想像的，一個起碼的颱風所含的能量，就相當於幾百個氫彈。你們這個，哦，維納斯計畫，姑且不談道德上該不該做，光是技術上就困難重重，理論上說得通是絕對不够的。」

邱瑞揚的目光轉向劉學禮，劉學禮按熄手上的香煙說：

「瑞揚兄，盛嘉說得不錯，人要想駕馭颱風，沒有那麼容易，這點等下我再詳細分析。現在還有兩件事不能不說，第一，我們這個區域夏天、秋天才有颱風，加西亞要是冬天過來，我們學氣象的可沒有辦法；第二，他們既然要放船，就不會選已經有颱風的時候，而沒有颱風的時候，如果這個地區全被高氣壓籠罩，天氣穩定，那我們還是沒辦法，只有在碰巧沒有颱風，但有小型的熱帶性低氣壓可以培養的情況下，維納斯計畫才用得上。」

邱瑞揚立刻接道：

「冬天永豐海峽吹東北季風，風浪太大，小船不適合航行，至於夏天會不會碰上有低氣壓可以培養成颱風，我們因為有在敵後的工作人員，影響加西亞的最高決

策當然不可能，但把他們放船的日子提早或者拖延兩三天，還有希望。」

吳盛嘉站起來想推開窗戶，卻發現那只是個裝飾品，他們是在一個密閉的室內。

「作孽，所有的人都在作孽，無時無刻的作孽！」他突然轉身倒了一杯啤酒一口喝下，把杯子一放對邱、劉兩人說：

「我已經沒有選擇了對不對？誰讓你們選上我？不過，颱風永遠向氣壓低的地方跑，它的路線絕不是人力可以改變的，到時候來不來，冥冥中自有天數，就看大家的命吧！」

他的眼光暗淡下去，劉學禮掏出筆記本，拍拍他的肩膀說：

「我瞭解。瑞揚兄，你可不要再動腦筋要我們把颱風拉過來，那是不可能的。現在大家來看看計畫的進度跟細節。」

當天午夜，邱瑞揚從家裏打電話給劉學禮：

「劉老，薑是老的辣，今天謝謝您，盛嘉大概沒問題了。」

劉學禮答話的聲音卻帶著蒼涼：

「瑞揚，我今天的話都是眞心話。這件事你的工作已經告一段落，我和盛嘉的才開始，我們需要上面大力支持，務必拜託協調。」

侵襲前兩個月又三天

螺旋槳飛機在激烈的氣流中格格作響，駕駛員身體前傾，拚命想從雨刷剛刷掉玻璃上雨水的一刹那，儘量看清楚前面。飛機抬起一陣後，猛然被一股下沉氣流壓得急降，機裏每個人都感到血液衝上頭頂，目眩神搖。吳盛嘉還沒有定下神來，耳機裏又傳出劉學禮的聲音：

「VS2，你們飛進眼區裏去了，快飛出來。」

吳盛嘉望望窗外，果然雲層稀疏，雨也變小，正是尙未形成的颱風眼區。他連忙回答：

「知道了，VS1，剩下的都知道了。」

他摘下耳機，拍拍副駕駛的肩大聲吼道：

「等下開始被抬起來以後，數到五就放。」

副駕駛做了個沒問題的手勢，頭也不回的問道：

「你們怎麼老往這種地方鑽？我還沒見過坐飛機這樣苦命的人。」

「我早就認了——唉喲！」

機首突然向右方上升，打斷吳盛嘉的話，正駕駛努力握住舵盤，副駕駛開始計數，數到五的時候，他按下儀表板上一個紅色的鈕，外面忽然增大的風雨，使吳盛嘉什麼也沒有感覺到，那副駕駛倒是頗有默契的說：

「放心，都放下去了，我們終於可以回家了。」

吳盛嘉戴上耳機，劉學禮的聲音又出現：

「VS2，VS2，VS2，請回答。」

「VS2。」

劉學禮在那邊放心的呼了一口氣：

「嗨，幹得好，可以歸矣。」

吳盛嘉不禁失笑，心情輕鬆很多。劉學禮小時候唸過幾年老式的私塾，古文背

了不少，緊張的時候常常不知不覺的冒出來。正駕駛扳動舵盤使飛機轉向，加速脫離這個輕度颱風的範圍。

傍晚，六架運輸機終於依序降落。邱瑞揚已經等在軍用機場，吳盛嘉打個電話給徐櫻芬告訴她不回家吃晚飯後，三人驅車直奔氣象局。

到了氣象局，三人跨出車外，不約而同的仰頭望天。藍天的顏色正迅速轉暗，幾塊孤立的大型雲團隨著東北風疾馳過來，小雨突然落下。

「這些是傑夫先生的前鋒，我們看看他怎麼樣了。」劉學禮說著，領先跑進預報大樓。

預報處是永遠有人值班的，有颱風的時候人更多。一個戴眼鏡的年輕女職員正伏在桌上，把電腦打出來密密麻麻的資料塡進天氣圖，另外三個人在會議桌前大聲談話，幾份圖表攤在桌上，他們看見吳盛嘉進來，紛紛起身打招呼。吳盛嘉走到桌前略略看了一下，對其中一個年紀大一點的說：

「老陳，繞極衛星的圖片來了以後就開預報會議，看看要不要發警報。」

那人認出劉學禮，大家寒暄一陣後吳盛嘉叫來坐在門口的女工友，掏出幾張鈔

票說：

「去買三份便當，泡三杯茶，到衛星組把最近兩次的繞極衛星照片拿給我，等下新圖片來了也立刻送來。」

三個人在吳盛嘉的辦公室裏一面吃便當，一面傳來傳去的看那兩張照片。劉學禮向邱瑞揚解釋，照片上的傑夫颱風很微弱，連明顯的颱風眼都還不容易找到，邱瑞揚心裏明白，它完全符合兩個氣象專家提出的條件，是個上佳的實驗對象。半小時後，工友敲門進來，送上他們焦急等待的照片。

照片上永豐海峽東南方太平洋上的一團白色雲影，立刻被六隻眼睛盯緊。吳盛嘉首先驚叫：

「有了！」

劉學禮拍拍他的手臂，吳盛嘉馬上閉口。即使是邱瑞揚，也看得出那團白色中央偏左上的部分裏，有了一塊小小的黑色區域。傑夫颱風的眼已經形成，它增强了！看來他們白天冒險飛進颱風中心附近投下的碘化銀有用了！

邱瑞揚默默的向兩位專家握手道賀，接著他說難得來一次氣象局，有意參觀一

下預報工作，吳盛嘉心不在焉的表示歡迎，他雖然接著就有預報會議要應付，心裏所想的卻全是兩個月以來的研究：

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美國開始在加勒比海地區實驗「破風計畫」。他們前後三次各選一個海上的颶風，派出飛機把碘化銀、乾冰等促使水蒸汽凝結的物質，投放在距離颶風眼有一段距離的暴風圈裏。這樣一來，從四面八方向眼，也就是颶風中心環繞集中的雲，紛紛在離眼頗遠的地方就凝結成雨落下，於是使颶風所含的水量先降掉一部分，也使水汽凝結時釋放的潛熱，也就是颶風能量的來源，分散在廣大的面積上，而無法集中在中心附近應用，眼旁風雨最强的一圈牆壁一樣的雲層因之衰退，颶風的威力也因爲能量平均分布而減弱，在侵襲陸地時，不易造成災害。最後一次的實驗以一九六九年的黛比颶風爲目標，結果在投撒碘化銀的時間裏，確實使它風力減弱，獲致成功。

西太平洋上的颱風和加勒比海的颶風是完全同樣的東西，因此「破風計畫」的理論如果倒過來應用在颱風上，也應該可以行得通。換句話說，以飛機攜帶碘化銀，投撒在這些熱帶性低氣壓中心附近的雲牆裏，將可以促使中心附近的降雨增

加，潛熱釋放集中，於是能量集中，威力增强。小颱風可以因此變成大颱風，還沒有形成颱風的熱帶性低氣壓，可以使它形成颱風，甚至熱帶海洋上一個不穩定的大氣擾動，都有可能幫助它形成熱帶性低氣壓。

道理就這麼簡單，還是邱瑞揚這個氣象學的門外漢提出來的，那是他查出永豐海峽只有夏秋兩季適合小型船隻航行後，和劉學禮一次長談之下，頓悟出的成績。維納斯計畫最初的一段時間，遂以用碘化銀製造雨為主要的工作，但表面上說是在設法解除梅雨缺乏的旱象。有一家電視公司的記者竟然要求登機採訪人造雨實況，為了避免新聞界起疑，劉學禮也就在通知邱瑞揚後答應了，結果雨及時而降，賓主皆大歡喜。

初步的實驗使他們信心大增，邱瑞揚因此徹底說服了他的上級，大筆的經費撥下來，空軍的部分運輸機也經過改裝，供他們調派應用；然而保密的要求隨之嚴格，從此之後，一切進入祕密進行。邱瑞揚甚至有辦法要決策委員會對氣象局長下令，吳盛嘉被徵召從事研究的時間一律公假，而這時間是完全不確定，也不事先通知的。

預報會議在初降的夜色中召開。預報處的人員圍在一張長桌邊坐下，姓陳的中年人首先指著釘在活動架上的天氣圖，說明一小時半以前的天氣狀況，然後他拿出衛星雲圖給大家傳閱，用帶著一點擔憂的聲音說：

「傑夫颱風發展得非常快，現在最大風速每秒三十三公尺，已經是中度颱風，依照高、低空導引氣流來看，它轉向的可能性不大，我建議發出海上警報。」

吳盛嘉點點頭，望著他右邊的一個人說：

「譚兄，前例怎麼樣？」

「一九七一年露西颱風、一九五四年艾達颱風，都是類似的情況，北方高氣壓强大，颱風路線保持西北西，一直通過南方外海。」

吳盛嘉看著手上的資料沉思一會，下定決心似的做出結論：

「發出海上警報。」

會議立刻結束，與會人員各忙各的，很快走得一個也不剩，只有吳盛嘉仍坐在桌前，凝視著衛星照片，邱瑞揚端著兩杯熱氣騰騰的咖啡，推開主任室的門向他走去。

把吳盛嘉送回家已是十點，邱瑞揚熟練的駕車駛出小巷，一面向劉學禮說：

「劉老，我看盛嘉先還有心事，後來開預報會議就不一樣了，講話都充滿自信。」

「不錯，盛嘉的確是個好氣象人員，一旦開始本身的工作，就全力投入，心無旁鶩。我原先還怕他說漏了嘴，看來他在局裏是不會了，我也比較放心一點。」

劉學禮把車窗搖下，在潮濕悶熱的夜色裏自言自語的接下去：

「眞是個優秀的青年，一個好氣象人員……」

「是的，劉老，是的。」

侵襲前兩個月又一天

傑夫颱風並沒有像氣象預報一樣的向西北西進行，它在警報發出後不久速度就慢下來，不顧橫亙在北方的高氣壓而變成近似滯留，同時它的威力不斷增强，等到成爲强烈颱風時，北方高氣壓出了一個缺口，於是它緩緩的向北北東轉東北移動，

朝日本吹去。

氣象、農業、水利、警察單位都鬆了一口氣，前一天報上還炒得很熱的颱風新聞，忽然只剩下不起眼的一小塊；可是晚上聚在內苑餐廳特別套房裏的三個人卻心情沉重，雖然有女經理的殷勤服侍，仍然愁眉不展。

飯後又剩下他們三個人。劉學禮放下香煙，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小瓶子，倒出一顆暗綠色的藥丸放進嘴裏，指指瓶子做個請的手勢：

「咳嗽藥，要不要來一顆？」

邱瑞揚從沉思中抬起頭來。

「不用了，多謝。劉老，颱風還是眞難控制，把它培養成功又不來了，照這樣下去，您看這計畫成功的機會有多少？」

「難說啊，我想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是檢討這次失敗的原因，下次想辦法改進。盛嘉，傑夫颱風在大區域氣象狀況不變的情況下滯留，你能想出什麼道理？」

吳盛嘉緩慢的說：

「我已經徹底分析過這次行動，毛病，可能出在投撒碘化銀的位置上。」

隨著劉學禮深深點頭，他繼續說：

「我們是把眼牆劃成六區，各派一架飛機去撒，可是在暴風雨裏飛機定位很難，也許東西大部分撒到同一個地方去了。」

劉學禮立即接道：

「不錯，如果眼牆的某一部分潛熱忽然放出過多，一定會影響到颱風中心的平衡，於是它就搖擺不定或者原地打轉，鄰近地區氣壓一有變化，當然轉向。瑞揚兄，我有辦法了，下次實驗，要飛機一架一架的輪流去，每架都圍繞著眼牆飛，不斷慢慢撒，這樣不但平均，還不會使效果中斷。」

「是，劉老，就這樣辦吧。」

侵襲前五天

灑滿大地的白亮秋陽，使首都的冷氣機又開始轉動。對吳盛嘉來說，在這天高氣爽的季節，幾乎所有的事都上了軌道：每天研判氣象資料，開預報會議，核擬一

些無聊的行政性公文。自從傑夫颱風以來，又碰上兩次適當的機會，都和劉學禮去撒布碘化銀，然後緊張的守候一陣。改用劉學禮的方法撒布之後，颱風的動向似乎比較不受這種人爲力量的影響了，但是效果仍然無法完全確定，也只有再等機會去做。家裏小雯九月初升上二年級，徐櫻芬也找到一份半天的工作，重新就業使她精神煥發，用錢也大方起來，他們買了一架鋼琴給孩子，一家三口星期天還到海邊去釣過魚，這一次他的運氣好轉，連連把魚拉上岸，樂得小雯拍手直說他是「魚多多爸爸」。

午後的電訊組辦公室陰暗而涼爽，吳盛嘉心情愉快的推門進來問道：

「今天有沒有事？」

戴眼鏡的女職員停下抄寫工作，站起來說：

「沒有事。哦，這是今天加西亞的天氣預報，剛剛收到，我複印一份給您。」

吳盛嘉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坐下後不經意的攤開那份複印文件。他看了一下，臉上忽然掠過一絲懷疑的神色，立刻站起來走向衛星組。

吳盛嘉在電話上找到邱瑞揚，已經是兩個小時以後，他只說了一句有不尋常的

發現，就被邱瑞揚打斷：

「對，可能眞是時候了。盛嘉，要請你馬上到我這裏來一下。」

吳盛嘉趕到邱瑞揚那裏時他反而不在，警衛客氣而堅決的請他在會客室裏等。五分鐘以後劉學禮匆匆趕來，又過了一會，邱瑞揚才到，三個人在辦公室坐定，吳盛嘉立刻說：

「加西亞大概是在發假資料、假預報了。你看，這是他們最新的預報，可是依我們的觀測跟分析，永豐海峽未來兩三天都是晴天，不可能有強風陣雨。」

邱瑞揚的眼睛射出光芒，聲音高昂急促：

「敵後情報說他們已經結集了四千多艘船，正在編組人員，第一波要來的估計就有五、六十萬。賴耶發年紀大了，急於立功，也是爲他內定的接班人鋪路，還有人說他得了腎臟病，最近惡化到靠洗腎維持生命，再不幹就來不及了。」

劉學禮打開帶來的公事包說：

「軍方的氣象資料都在這裏。我的研判和盛嘉一樣，未來幾天如果沒有特殊的變化，永豐海峽都適合航行，除非……」

其他兩個人幾乎同時說：

「找到一個颱風！」

吳盛嘉急忙把衛星照片拿出來。他用筆指指照片上本島東南東方海上的一個區域說：

「目前雖然沒有颱風，但是這個地方有生成的希望。」

電話鈴忽然響起，邱瑞揚拿起電話喂了一聲，沉默一下後馬上大聲吼道：

「趕快發！只要一出海捕魚就發，子彈也要，回港的時候再把槍收回來……不要這個那個，只管去辦，上級早就同意了……對對，告訴漁民最近有加西亞海盜。好，再見。」

他剛一放下話筒，鈴聲又立刻響起，這次邱瑞揚接聽後聲音變得恭敬：

「是，雷委員……我正在問維納斯計畫的情形，立刻過來……好，只要可能就立刻做。」

他掛上電話苦笑一下說：

「又要我去了。總之，維納斯計畫只要有機會就馬上做，劉老，請您全權決

定，到時候告訴我一聲就行。盛嘉兄，氣象局方面，暫時該怎麼報還是怎麼報，有必要改變我再請你幫忙。兩位計畫一下，我失陪了。」

邱瑞揚匆匆走掉，吳盛嘉腦子裏一片混亂，劉學禮拍拍他的肩膀說：

「他們因應的計畫很多，你剛才也聽到了，我們只是其中之一，其實還不是他們寄望最大的。來，我們看看有沒有小兵立大功的機會。」

侵襲前兩天

吳盛嘉去機場前從辦公室裏打電話回家，接電話的是小雯：

「爸爸，我今天上半天課，媽媽接我，中午我們去吃炸鷄，好好吃喔。」

一陣猛然昇起的憐愛和憂懼，幾乎淹沒了吳盛嘉，他定定神說：

「小雯，要乖乖的，爸爸出差的時候聽媽媽的話，不要吃太多糖，你做的勞作留下來給爸爸看。好，叫媽媽來。」

當妻子熟悉的聲音從電話裏傳來時，吳盛嘉衝動得幾乎想把一切都告訴她，但

他終於忍下來，說出他想好的話：

「小芬，我又要加班出去一趟，大概兩三天，回來以後就想到鄉下休息一下，太忙了。你上次不是說想回娘家幾天嗎？明天星期六，你就帶小雯回媽媽那邊去，我回來以後，星期天去找你們。」

「盛嘉，有什麼事嗎？」

對徐櫻芬妻子本能式的擔心，吳盛嘉只得改變語氣：

「我沒事，只是太累了，想休息一下。你回去以後就訂個黑原溫泉旅館的房間，就是我們度蜜月的那家，星期天我來了再看能不能去，我很想念那地方。」

「可是我剛上班不久……」

「小芬，你一定要聽我的話。明天星期六，中午的車剛好，到媽那裏見了面，我會跟你詳細說。」

徐櫻芬終於答應，吳盛嘉抓起資料跑下樓，外面已經有一連串的事在等他：劉學禮的車在門口，飛機在軍用機場，而一個初生的熱帶性低氣壓，正在首都東南東方一千一百公里的海上。

過去的兩天半讓人焦灼難奈，天氣依然穩定，劉學禮頻頻打電話來核對氣象狀況，但是一直沒有他們希望的改變出現，邱瑞揚已忙得找不到人，吳盛嘉也知道這個時候不該去找他，加西亞的預報仍然不符實情，今天上午更乾脆以「儀器損壞」爲理由，停止對世界氣象組織供應資料，以致天氣圖上加西亞的區域竟成爲一片空白。雖然沒有邱瑞揚那裏的消息，但從氣象資料判斷，就足以確定加西亞的入侵已迫在眉睫；可是市面繁榮依舊，表面上看不出有什麼預備的措施，而吳盛嘉和劉學禮所能做的，只有不斷的探尋任何一個氣象上可以利用的機會。

走上停機坪，吳盛嘉才發現機場的警戒和防衞確實加强了，除去空軍以外，有陸軍的部隊在活動，高射炮位也增加。機門關上前，他看見首都南邊青蒼的山脈，不禁默唸天祐我國，天祐維納斯計畫。機會終於來到，他也終於能够直接參與抵禦外侮；然而這股遙遠海洋上初生的自然力量，眞的能够把它培養壯大，它又會向期望的方向走來嗎？吳盛嘉略一出神，飛機已經在震耳的引擎聲中拉離地面。

改裝的C一三〇型飛機每撒布一次，最初要來回飛行四個多小時，出動的頻率是每兩小時一架次，每一個航次，都必須將通訊減到最少，並且在不斷的與强風搏

鬥中，隨時提防加西亞偵知後可能的襲擊。連續的緊張工作使所有的人員逐漸疲憊，全憑高昂的士氣撐持，唯一讓人欣慰的是，入夜以後每次出動，飛行的時間逐漸縮短了。這個被他們强迫餵食的熱帶性低氣壓，中心氣壓只有九九八毫巴，最大風速每秒還不到十五公尺，還是個小可憐，可是，它畢竟在黑夜裏詭異的海洋上，一公里一公里的逐漸接近中。

侵襲前一天

吳盛嘉在初秋鉛灰色的晨光中醒來，立刻抬腕看錶，時間是六點十五分。他從睡了三個多小時的沙發上站起來，眼眶乾澀的走向窗口，推開窗戶，深深吸進一口清晨的空氣。氣象局的院牆上有麻雀碎叫著飛上飛下，天上雲量不多，牆外傳來公共汽車駛過的沉重聲音，吳盛嘉拿起茶几上的玻璃杯，喝下一口昨夜的殘茶。他正要轉身走開，却發現局長的黑色轎車，急急的開進樓下的停車場。

氣象局長莊哲安果然直接走進吳盛嘉的辦公室。吳盛嘉正要開口，莊哲安搖手

阻止，一面關上房門說：

「盛嘉，他們都告訴我了。從現在起，他們提供兩套不同的資料，我們把工作分開，對外發布的預報我來負責，他們給什麼資料，我就發什麼消息，至於另一套眞實的資料，就交給你去辦了。」

他伸出手來，吳盛嘉立刻感激的握住。

「局長，謝謝您。過去我眞抱歉，請您原諒，我一定努力。」

下午一點四十分，最新的飛機觀測報告送到。吳盛嘉打開寫著他親收的絕對機密信封，驚喜的發現裏面的紙上是劉學禮的親筆字：

中心風速二十三公尺，半徑一百五十公里，進行方向西北西，時速二十二公里

——Winona。

外面的預報會議又該開了吧，吳盛嘉相信莊哲安手上的資料，一定顯示它還是個熱帶性低氣壓。在只有幾個人知道的世界裏，大自然慷慨的報答了他們的祈求，海的女神秘密的誕生了，這一次，她叫溫諾娜。

電話鈴聲響起，吳盛嘉立刻接聽。

「盛嘉，我在火車站，還有五分鐘開車，你眞的要我回去？」

吳盛嘉斷然的說：

「對，回去玩玩，我明天就來。」

說完，他毫不猶疑的掛上電話。

漫長的白天漸漸熬過，傍晚時候，吳盛嘉和莊哲安爬上氣象局的樓頂，向西眺望。太陽在大塊的雲中緩緩落下，西方的天空水汪汪的，出現幾條黃藍相間的放射性彩霞，小雨時有時無。吳盛嘉搖搖頭說：

「局長，我想颱風消息瞞不住了，這情形任何一個略通氣象的人都看得出有颱風。」

「沒錯，劉學禮的做法我已經摸懂了，他給我發布的資料永遠比眞的輕一級，晚上就發輕度颱風消息吧。」

他們腳下的城市，燈光紛紛點亮，人聲、車聲仍在隱隱的沸騰，晚上的熱鬧才剛開始。兩人嘆口氣，默默走下樓梯。

侵襲當天

凌晨兩點三十分，劉學禮終於又出現在氣象局。他鬍子沒刮，多稜角的臉上神色疲倦，只有雙眼精光暴射，給人一種嚴厲的感覺。莊哲安把他讓進局長室，立即問道：

「學禮兄，他們究竟什麼時候放船？」

劉學禮在沙發上重重的坐下說：

「據說是明天，不，今天晚上。我們在那邊的人製造了一些小亂子，他們對氣象也在觀望，合起來就延後了一天。幾個小時前，我們的一架氣象觀測機竟然在回程的路上，擊落一架他們的觀測機，顯然是雙方狹路相逢，還好周總司令前些時候有指示，不管什麼飛機都加上武裝，這下子C一三〇上的機關炮派上用場了。」

不等另外兩個人說話，他就接下去：

「不過，現在大家都不敢再到颱風那裏去了，誰的觀測機去了都可能被對方派

戰鬥機打下來。哲安兄，從昨天起，已經對外發布的消息趕快給我看一下。」

莊哲安把一疊資料遞給他說：

「晚上十點半的氣象報告已經發出溫諾娜的消息。哪，在這裏，中心北緯十八點七度，東經一一七點六度，我們發的是最大風速二十三公尺，半徑一百五十公里，進行方向西北，速度十二公里。」

「從你這消息看，它雖然不會在我們這裏登陸，但是今晚仍然會影響到。」

「學禮兄，你也知道，我們不能閉著眼說沒事。加西亞也有衞星接收設備，所以位置絕對假不了，我們能做的只有輕報它的威力，速度報慢一點，方向偏北一點，我們已經盡力了，再輕就要穿幫。」

「我知道，可是實際上溫諾娜已經是最大風速三十八公尺，半徑兩百公里的中度颱風，方向西北西，只有速度慢下來，倒和你們報的差不多。」

吳盛嘉忽然插口說：

「這是最重要的一點。溫諾娜移動速度慢了，局長，劉先生，您想溫諾娜會轉向嗎？」

其他兩個人沉默下來，吳盛嘉繼續說：

「現在北方高氣壓分裂，中間出了一道槽，所以溫諾娜的速度慢下來，我想天亮後它會轉向。如果槽線明顯，中午就可能轉成北北西或者正北，下午再轉北北東，那它就要在永豐海峽以東通過，那，維納斯計畫也沒用了。」

「他媽的！」劉學禮罵起來，聲音異常疲憊和憤怒。

「可是還有一種希望。如果溫諾娜北上後，西邊的主高壓再度增强，並且向東延伸，那它就會被壓得再偏西進行，剛好穿過永豐海峽。我查過了，一九六三年九月葛樂禮颱風侵襲臺灣，就是這樣的例子。當時臺灣的氣象局預報它會一直向北進行，要大家安心睡覺，結果夜裏它被高氣壓壓得走向西北西，臺灣損失慘重。」

吳盛嘉說完，三個人陷入長久的沉默。他們都是頂尖的氣象學家，其中兩個更一直經手培育颱風的計畫，然而吃盡千辛萬苦才創造出這個溫諾娜，到了關鍵的時刻，三個人中竟沒有一個能準確預測出這個關係千萬人命運的海上女神，會以怎樣的行動來決定他們的命運。

最先打破寂靜的是莊哲安，他虔誠的說：

「上主保佑我們。我看，到時候只有先發溫諾娜轉向的消息，至於它會不會再偏西，就交給上主了。」

劉學禮把剩下一大截的香煙丟在地上狠狠踩熄。

「去你的主！就這麼辦了，他媽的如果溫娜諾不來，老子就拿起衝鋒槍跟加西亞龜兒子在海邊拚了！學氣象學了一輩子，從來沒有這樣窩囊過。」

說完向兩人點個頭就走了，兩人知道，他必須向上級報告氣象方面的決定。吳盛嘉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拿起桌上放著妻女照片的小相框，他關了燈，把相框抱在胸口，在沙發上躺下，極爲疲倦的身體却久久無法入睡。

下午四點二十分。戴眼鏡的女職員推推眼鏡，再看一遍手上的紙張，她身後的三個男人一語不發，六隻滿布血絲的眼睛也盯著那張紙，她清清嗓子對著面前的錄音機說話：

「氣象報告。九月二十五日下午兩點的天氣概況：中度颱風溫諾娜，中心在北緯二十點四度，東經一百一十六點八度，即在首都東方四百二十公里處，向北轉北北東進行，時速十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風速每秒三十五公尺，暴風半徑二百公里。

這個颱風將繼續偏北移動，吹向東中國海，我國東部海面船隻應注意。今天首都地區天氣多雲時晴，偶陣雨，氣溫最高二十九度，最低二十度，北部平原多雲……」

女職員一字一句的唸下去，唸完之後，莊哲安看著她把錄音帶放進電話局氣象電話的專用小盒，三個人才走回局長室，劉學禮關上門就說：

「要來的終於來了。我剛從中央調查委員會回來，看了一些邱瑞揚的資料，加西亞的動員力量眞可怕，簡直是井井有條，收發由心。據敵後的情報，他們要今天五點放船，預備天亮之前登陸，現在大概已經出海了。」

另外兩個人立刻瞪大了眼睛，吳盛嘉忽然想起什麼似的說：

「那我們爲什麼不乾脆發出警報，嚇嚇他們？我們自己也一點防颱的準備也沒有。」

「不行。加西亞內部堅持這次出動的是賴耶發本人，他只想儘早立功，非逼不得已，不願意解散已經結集的人，這是我們的機會，一定要把他們誘出來，否則他們這次不來，明年如果賴耶發死了，他的繼承人還是會這樣幹，這是他們既定的政策，可是那時候，就不見得有颱風可以用了。」

莊哲安拿下老花眼鏡，指指桌上的兩張照片說：

「盛嘉，不要想太多了。學禮兄，溫諾娜要來的證據你看一下。」

劉學禮喜形於色的拿起照片仔細端詳。吳盛嘉說：

「上午起高氣壓轉强，溫諾娜是不久之前改變的方向，它正向西北西走，時速二十五公里，最大風速四十五公尺，半徑兩百公里，晚上就要通過永豐海峽。要不要私下通知各地防範？」

「千萬不行！」劉學禮漸漸不耐：

「賴耶發已經下令，不要讓他再收回。剛出海的時候是關鍵的時刻，不能驚動他。」

「可是……」

回答吳盛嘉的是一個熟悉的聲音：

「能通知預防的單位我們都通知了，其他的，只能說是代價吧。」

「是你！邱瑞揚。」

「莊局長，盛嘉兄，兩位做得好，雷委員馬上要來向兩位當面道謝，也是瞭解

一下情況。現在麻煩局長把局裏全部和預報有關的人員留住，輪休的也都叫回來，這裏成了事情的中心，要加强警戒了。」

吳盛嘉愣在當場，玻璃窗上，已經有大滴的雨水打了上來。

侵襲後一天

被强風吹斜的雨滴，一陣陣猛打在氣象局預報中心的窗子上，窗外的樹在强風中來回的擺動，地面已經積水。天快亮了，預報處全體人員仍然在崗位上，會議不停的開，電話也不停的響，每接一次，都要費盡唇舌的向打來的人解釋，溫諾娜颱風午夜之前突然轉向，警報剛剛發出，必須加强防範，然後再聽一陣抱怨或叫罵。室內的氣氛凝重，士氣低落。

吳盛嘉一語不發的坐在辦公桌後，對面坐了一個穿西裝的年輕人，他是邱瑞揚的手下，雷委員和邱瑞揚走後就一直留下來。

桌上的專線電話刺耳的響起，吳盛嘉向面露警戒之色的年輕人說：

「別怕，我已經認了，不會說什麼的。」

他拿起話筒，一個暴怒的聲音跳出來：

「別以爲總機不接我就找不到你！你們是怎麼搞的？眞是一羣豬！颱風明明來了，還預報不來，這下好了，我倉庫裏的貨也淹了，兩部卡車都泡湯了，只有這電話不知怎麼還通。告訴你，我一定要你們賠，我有議員朋友，我們國會裏見！」

吳盛嘉用力掛上電話，電話却立刻又響起來，這次是個尖酸刻薄的聲音：

「氣象大官，可憐可憐我們老百姓，不要再害我們了……」

吳盛嘉把話筒放在桌上，隨他去講，忽然女工友沒有敲門就跑進來，驚惶失措的說：

「門口，門口剛才來了幾十個人說要打我們，要把主任和局長拉出去，還好派來的警察和憲兵把他們擋住……」

話沒說完，戴眼鏡的女職員也出現在門口，喘著氣說：

「主任，記者都來了，首都日報、國民評論報、眞消息週刊、首都電視、大運廣播，還有好多好多，正在門口和警察吵，都說要見您和局長，問颱風轉向的

事……」

吳盛嘉彷彿一點也沒有聽見，他慢慢的對年輕人說：

「我要打個電話到黑原鄉下我太太娘家，她和我小孩在那裏。」

年輕人用帶著諒解的眼光默然點頭。吳盛嘉用顫抖的手按斷罵人的電話，撥出號碼，但是話筒裏什麼聲音也沒有，他掛上後再要長途臺轉接，接線生一聽到黑原時馬上回答：

「先生，對不起，黑原那邊全部不通，颱風太大了。」

吳盛嘉丟掉話筒，雙手蓋住臉，慢慢的傾伏在桌上。

侵襲後四天

電視畫面上是吵嚷不堪的國會議場，中年男播報員以權威穩重的聲音說：

「彈劾案通過後，氣象局長莊哲安和預報處主任吳盛嘉立即辭職。據瞭解，他們的辭職將被接受，但莊哲安可能改為退休，氣象局長的遺缺，已內定由副局長宋

福淳升任，新預報處主任的人選則尚未決定。我們現在訪問國會議員李通文先生，請他就溫諾娜颱風預報失誤，造成重大災害的事件，發表他的看法。」

邱瑞揚站起來說：

「盛嘉，不要聽這些傢伙胡扯，雷委員說，總理這兩天就要召見我們，一定有嘉獎，你和莊局長的事，要先忍耐一下，到了適當時機就會平反，要不然軍方氣象單位也歡迎你加入。我們該走了，劉學禮去接莊局長，也快到內苑了。」

吳盛嘉沒有回答，直到電視上那個禿頭的議員罵完了，才抬起頭來說：

「瑞揚兄，不必跟我說這些，我早已經心平氣和了。跟這件事有關係的每個人都可憐，不止我而已。」

他從褲袋裏掏出一張折得歪歪斜斜的紙遞給邱瑞揚。

「溫諾娜正確的資料你們都收走了，只剩下這一張，是我那天匆忙中無意放在口袋裏的，算是漏網之魚。我本想自己保存，現在看開了，也怕了，就給你吧。」

邱瑞揚接過來展開一看，這張標示著九月二十五日下午兩點的颱風位置圖上，一條粗紅筆畫的線從東南東向西北西斜斜穿過永豐海峽，旁邊寫著：

預測路徑　誰知道？——I love Winona

這時，電視新聞已經換了一則：

「溫諾娜颱風通過永豐海峽時，因爲事出突然，大批加西亞的漁船也走避不及，有的沉沒，有的漂到我國的海岸。我國和加西亞雖然對立，但基於人道的理由，對這些加西亞漁民都集中接待，暫時安置在現在已經大部分空出來的越南難民接待中心，等待國際紅十字會的協助，以便遣返或安排前往第三國。據接待中心的方主任表示，國際紅十字會已同意協助，遣送的工作，將立卽進行……」

評註

張系國

「我愛溫諾娜」是戰爭科幻小說，作者使用的筆法也是典型戰爭小說的手法。我們讀戰爭小說，往往會發現它圍繞著某一個重大事件發展（例如諾曼第登陸，中途島海戰，臺兒莊大捷等）；在這篇小說裏，重大事件是加西亞船隊侵襲鄰島。作者一層層寫這重大事件的前因後果，從海港垂釣開始，一步步推展情節，絲絲入扣。作者又用「侵襲前幾月幾天」作爲小標題，加强渲染緊張氣氛，也加濃了寫實效果。

小說裏的變數，是足以毀滅入侵船隊的颱風。作者顯然費了許多心血，研究颱風的成因及發展，因此達到極成功的寫實效果。但最後颱風眞正的路徑，還是沒法準確預知。這又是作者高明之處。颱風過境，氣象局長飽受責難，臺灣的讀者當可會心一笑。總之，「我愛溫諾娜」是值得推許的戰爭科幻小說；尤其是一絲不苟的寫實態度，值得初學者效法。

葉言都，北平人，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生，臺大歷史研究所畢業，曾在漢聲雜誌工作，六十七年赴美，擔任中國時報美西辦事處主任；返國後繼續在中時服務。過去曾發表散文、報導文學和短篇武俠小說。

文明毀滅計畫

駱伯廸

楔子

毀滅的時刻終於來臨，儘管是自己千百次計算所得的唯一結果，艾西博士還是日夜祈求這一刻永遠不要到來。防衞罩體的光芒逐漸黯淡了下來，罩體下的國家科學院顏色凄慘得可怕，昨日這裏還是金碧輝煌、數萬名科學家埋首工作、象徵著亞特蘭提斯帝國超高科技的堅強堡壘，此時卻顯得如此脆弱不堪。罩體的光芒終於微弱到幾乎看不見了，四處崩落的聲音大到遮住耳朵也覺耳鳴，艾西博士平靜地面對他與整個帝國的死亡，因爲他知道，經由他先前的安排，人類的生命將能延續下

去。

早在這場毀滅性戰爭數年前，他就已經預測到這場浩劫，然而自知以一己薄弱的力量已無法阻止，只可以在自己有限的職權內暗中拯救人類，於是他作了兩項安排，一是在浩劫發生時，把人類文明最偉大的精華——「觀察者」電腦——沉入海底，「觀察者」電腦儲存著整個帝國數千年來累積的知識，並將記錄以後人類再創造的知識，當有一天，人類變得不再那麼愛殺戮，道德進化到另一境界後，「觀察者」就會把全部的知識交還給人類。二是艾西博士暗中變更了一小段控制飛彈發射的程式，使原訂轟炸北帝國死囚流放大陸之飛彈改變了目的地。

偌大的帝國毀滅了！極東大陸邊緣的囚犯們並沒有察覺到，他們本是帝國的下層階級，沒有什麼知識，犯了姦、殺、擄、掠等無可赦的大罪，被判終身流放，在這蠻荒大陸赤手與野獸搏鬥求生存，今天與昨天並沒有什麼不同，只是突然有一天，天空不再是湛藍清澈，而是昏暗無光，遠處傳來悶響的雷聲，卻無伴隨的閃光，從那時起，灰暗佔據了整個天空，且不時有黃雨甚至黑雨落了下來，很多人喝了、淋了都死了，但終究有些人活了下來……

一　主席

姬軒轅——生於觀察紀元二千四百零二年，死於二千六百六十二年。若換算為西元，則為負二千七百四十一年到負二千四百八十一年。生於河南新鄭附近，他的父親為一農夫……

他從小就對數理表現出特殊的天分……二十三歲獲得科學博士，而立之年以一個科學家的身分步入政壇，三十五歲，成為聯邦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區委，五十一歲時，當選聯邦決策會議主席，並且連任共達百年之久。他前五十年的政績彪炳，然而這卻不是使他流傳千古的主因，他最大的貢獻，在於他主席任內第五十一年所提出的「文明毀滅計畫」，此計畫的實施拯救了聯邦，使人類免於全滅，並影響後世子孫，使其能安居樂業達五千年，故後世尊稱其為「黃帝」，並自稱為「炎黃子孫」。

在他後五十年的政治生涯，則力行最符合計畫精神的「無為而治」，故以

後這種政治哲學就被稱爲「黃老之治」……

……在數學方面，他最偉大的貢獻是他創立的「心理史學」，經由這門深奧的統計科學，他推算出人類毀滅的危機……

（註：文中所提的各項地名係以觀察紀元七千年左右時的稱呼爲準。「觀察者」電腦誕生之年爲觀察紀元一年。）

取自「觀察者」電腦資料庫

*

姬軒轅無限期許地注視著他最親信的部下，蘇德卻顯得躊躇不安，「我認爲，未事先作協調就貿然在聯邦決策會議提出這計畫實在是太冒險了，你是知道的，南方聯盟的幾個國家一直想脫離聯邦，你這樣做，無疑給了他們最好的藉口。」

姬軒轅吸了一口氣，嘆道：「蘇德，虧你是我手下最好的行政專家，卻一輩子也不懂得政治的藝術，南方聯盟只是以此作要挾，以獲得更大的政治利益罷了，我保證，南方聯盟對聯邦決策會議主席的位子有更大的興趣。」

「是的，我明白。但明天你的舉動很可能使你在下次大選失去大部分選票，幫

助那些南夷順利登上主席的寶座。」蘇德還是很不放心地說。

「哈，保證不會。我已經在主席這位子上坐了五十年，但我還想再坐五十年。」姬軒轅滿懷自信地回答。

*

聯邦——即中華聯邦，人類文明繼亞特蘭提斯帝國後的另一高峯。早期的聯邦爲一散漫的組織，各邦國的統治者握有實權，但隨著科技的進步與民主的潮流，聯邦逐漸成爲一制度化的實體。中央與地方的分權亦趨於完美，唯文明散盡後，聯邦制度又瀕臨崩潰，領導者時强時弱，弱的領導者導致各邦國呈獨立狀態，而强的領導者往往變成獨裁者，大肆修改政治制度，甚至連聯邦的名字也改了……

取自「觀察者」電腦資料庫

二 會議

聯邦決策會議——爲中華聯邦的領導階層所召開的會議，制度化後的聯邦由五

十個區所組成，每區有區委一人，負責處理區內事務，區委們每季開一次常會，決定聯邦施政方針，並對聯邦決策會議主席提出質詢。當聯邦面臨重大問題時，可由主席提出或若干區委聯署召開特別會議。

……早期聯邦決策會議主席由區委們互選，但自聯邦中葉起，改從區委中提名候選人，再由全體聯邦公民進行普選……

取自「觀察者」電腦資料庫

*

聯邦會議大廈高聳雲霄，是首都城最高的建築，從外表看，它是一所全白的巨大建築，在和煦的陽光下，散發出一身的晶瑩潔白，使任何一個第一眼看到它的遊客，心裏都會吶喊著，「這真是一所聖潔的殿堂！」而決策會議廳就位於大廈的最頂層，在此，最高決策單位決定聯邦未來的命運。

*

姬主席坐在環形座位中最高的一座，那象徵著他比別的區委擁有更大的權力。在其他的位子上，則坐著另外的四十九位區委。

他以平靜的聲音單刀直入地說：「各位，今天我之所以召開這個特別會議，乃是要求會議授予我權力，實施我的『文明毀滅計畫』，原因是整個人類正面臨著毀滅的危機，我的計畫實施綱要已記錄在載波片上隨同會議通知送交各位，若是有任何問題，現在請提出來。」

「我指控你濫用權力，」一張和氣一激動就漲紅了臉，他並不是南方聯盟的主要領導者，領導者並不會在這種場面輕率地發言，「地球最後一塊輻射區十年前已經清除完畢，各項科學與技術蒸蒸日上，文明發展到極點，聯邦也前所未有的強盛，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有你所說的危機，除非說，你想藉口擴大主席的權力，我認為，目前人類最大的危機在於你以及你的野心。」

姬主席並不動怒，緩緩地說：「我能明瞭你的憤怒，但是人類的毀滅，在人類誕生之日就已經註定，雖然看不見，但它的確隨著文明的進展在醞釀著。」

素以穩重著稱的溫儀白插了進來，「你是否可以證明？」

姬主席誠摯地回答，「我可以用『心理史學』的公式去證明，可是你們沒有受過這方面的訓練，恐怕沒有辦法瞭解。」

「我似乎沒聽說過這門學問？」

「是的，這是我新創的一門科學，主要將歷史、人類心理、社會狀況等予以數量化後求得相互之間的關係，它研究的對象不是個人，而是人類全體，根據我的計算，若各項參數維持目前的狀況，人類愈來愈趨近毀滅。」姬軒轅臉色凝重地回答。

「你能證明這個數學有效？」一向支持姬軒轅的王謙問道。

「只能對另一數學家。」

章燕燕終於逮著機會，此女乃是南方聯盟的活躍分子，女權運動的巨頭之一，在她爲夫家生下一個寶寶後，就發表宣言，宣稱自己「已盡完一個女人的最後義務，此後的生命要完全投入政治事業」，她最大的本錢在她那張號稱「聯邦第一」的名嘴，此刻她正興奮地攻向姬主席，「說來說去你只是一廂情願地要求我們擴張你的權力，卻無法提供我們任何解釋與證明，我建議各位，立即停止討論此計畫，組織特別委員會調查姬主席的動機，並立即解除他主席的職權。」

姬軒轅立刻反擊，「章委員不必如此熱衷地彈劾我，雖然我無法使你們瞭解直

接的證明，但有一個簡單的事實，卻可以作爲我間接的證據，那就是前帝國的滅亡。」

*

帝國——乃指亞特蘭提斯帝國，帝國爲當時唯一且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國家，國土縱跨南北美洲，並在全球各重要據點設有觀察站。然而由於對終極社會型態有兩派截然不同的看法，而且雙方爭執不下，帝國終於分裂，以巴拿馬地峽爲分界，人民分往南北兩大陸遷徙。然紛爭並不止於此，兩國不是處於小規模的戰爭，即是處於冷戰之中，而在最後一次冷戰期間，南方秘密發展出「防衛罩體」，這個突破性的科技發展，終於使長久以來的南北軍力平衡遭到破壞，肆無忌憚的南方領袖，以一小事件爲藉口向北方發動戰爭，當飛彈飛向北方途中，心如死灰的北方領袖發射出所有飛彈（包括不在限武談判的那部分，而且那是極大部分），南方「防衛罩體」的理論雖是如此地完美與無懈可擊，但南方卻無法提供如此大的動力來維持一個能抵抗北方全部飛彈瞬間同時來襲的防護罩，因此北方、南方相繼毀滅，

除了艾西博士庇護下東亞的一小撮土地，剩餘的飛彈解決了其他各地的觀察站。

在這場浩劫後，帝國本土地表三十公尺內所有物體都化作了虛無，各地觀察站雖有極少數人殘存下來，可是心智已完全閉鎖，從此進入黑暗時代，其後代已完全不可能再產生任何文明出來。

就這樣，這個前所未有、傲視古今的超級帝國，在她文明最鼎盛的時期，一夕之間蕩然無存！

取自「觀察者」電腦資料庫

＊

會場中響起一片嗡嗡議論聲。長久以來，關於亞特蘭提斯，有數不盡的故事與傳說，然而若是前文明曾經是歷史的一部分，爲何不曾留下任何證據，故有一派學者主張這純粹是神話與幻想的產物，可是在一般民衆的心裏，常存有這個毀滅的夢魘。

「你又來了」，章燕燕本是帝國否定論支持最力者之一，她不用思索就搬出她

常講的那一套，「帝國只是長久以來文人編造的故事，故事彼此間卽有矛盾，只能當茶餘飯後的趣味，不能當作你所謂的證據。」

「我承認近來許多作者作了太多的渲染，一些以帝國爲背景的浪漫愛情故事更是荒謬，可是不可否認的，若不是曾經有過這麼一個帝國存在，不會衍生出這麼多的傳說，這些傳說也不會如此地深植於民心。」

會場中討論之聲逐漸喧囂了起來，此時最年長的區委，兩百零四歲的邱庭起身發言，「關於是否有前文明存在，恐怕不是現在我們所能討論出來的，我們今天的議題是討論姬主席的計畫，請勿離題太遠，現在我建議暫時休會，到休息廳去，一方面稍加休息，一方面能彼此私下討論。」邱庭的意見獲得一致的贊同。

三十分鐘的休息很快就過去了，大家重新入座，邱庭又以最資深區委的身分發言，「剛才我已與一部分委員交換過意見了，雖然我們並不能明確地見到此危機，但鑑於姬主席五十年傑出的政績，並且他是當代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我們相信他或許由一些我們未注意的細微處，發現了我們尚未察覺到的重大危機，然而此計畫將扭轉整個聯邦的方向，茲事體大，已非吾等所能決定，故我提議此計畫暫緩實

施，而由全國公民投票決定，投票之前，姬主席可作適當的宣傳以讓民衆充分瞭解你的計畫。」

此提案付諸表決獲得通過，南方聯盟的十三個區委憤而退席。

三　南方聯盟

拜氣候控制學之賜，十二月初的揚子江畔，還是相當溫暖，在太湖旁的神農大飯店，南方聯盟的巨頭們正在進行緊急磋商。最先發言的是李靑，他說：「首先我必須報告最近的情勢，姬小子的宣傳很成功，『返樸歸眞』、『一切取之於大自然，一切歸還於大自然』等口號叫得滿天響，雖然波視機上的節目顯示兩方學者、專家的意見平分秋色，但民意調查上，贊成計畫的顯然是多數，尤其是在鄉村及受化學、噪音、空氣嚴重污染地區。另外有一點值得一提，有一女子名叫嫘祖，發明了用蠶絲織成布料，用來取代化學纖維，姬小子當衆表揚了她，現在她的新布料在首都蔚爲流行，並有擴展到全國的趨勢。」

「聽了眞恐怖，不穿這冬暖夏涼的化學布料，偏偏去穿那昆蟲吐出來的絲，這些人一定瘋了。」韓德瑞罵道。

「還有更瘋狂的事呢！姬小子已命令歷史部的倉頡開始造文字。」杜槐庭不屑地說。

「我不懂什麼叫文字。」韓德瑞問。

「文字就是把我們講的話具體化，用符號表示出來。告訴你你一定不會相信，波視機、波交換機、電腦等等科技產品都將要從地球上消失掉，姬小子要把我們從一個以波爲媒體的世界轉換成一個以文字爲媒體的世界。在計畫實施後，我們的下一代不僅失去捕捉別人腦波的能力，也失去了百分之百精確的記憶力與計算能力，人類將再也無法過目不忘了，必須用文字記錄下來，以防事後忘記；以後也再不能瞬間求得一個複雜的數學解了，而必須用一些輔助工具，慢慢地計算。更可悲的是，若是一顆落石向你砸來，你再也不能用意志力粉碎它或改變它的方向，只能像個懦夫拔腿快跑。」

現場充滿了嘆息聲與咒罵聲。

安得拉猶恐觸怒蚩尤，小心翼翼地說：「可是姬軒轅的考慮也有幾分道理，核子的戰爭用途雖然萌芽期就被禁止，其實暗地裏大家都有發展，爲數雖然不多，一旦發動，後果也不堪設想。」

李青反駁他，「他若怕發生戰爭，儘可削掉自己武力，豈不天下太平，何必向我們下手？」

這時候蚩尤狂傲地說：「各位，我與姬軒轅有相似的觀點，那就是削弱一方的力量後，一枝獨秀就能保證和平了，只是在我的觀點，被削弱的一方將是他，而不是我罷了。」

安得拉恐懼地問：「你該不是想發動核子武器吧？」

蚩尤目露殺機答道：「當然不，我不會輕率地發動戰爭，我的飛彈瞄準的，不是羣體，而是個人！」

＊

波交換機與波視機──舊人類互相交換資訊，除了使用語言外，更快速方便的就是捕捉對方的腦波，可是這種方式，除了雙方有特別的互相吸引感應力

外，往往受到距離的限制，故有波交換機的發明，甲、乙分隔兩地，甲可用波交換機將自己的腦波轉變成電波傳送出去，經過交換機網路到達乙處，乙再用波交換機還原成腦波，加以捕捉。波視機與波交換機極爲相似，只不過波視機只能單方向的接收。隨著波視機的普及，各公、民營訊息臺紛紛成立，透過多而廣的頻道，波視機成了大衆消息及娛樂的主要來源……

波交換機亦廣泛地使用在電腦的輸出入系統上……

取自「觀察者」電腦資料庫

四　「觀察者」電腦

姬軒轅佇立在窗前，俯望整個城市，首都城卽使在黑夜也是大放光明，從這個高度望下去，整個城市宛如鑲了五光十色的各式彩鑽，直與天上繁星爭輝。

忽然間，從超空間跳出一個可人兒，「對不起，有沒有嚇著你呢？」這個美麗

的姑娘問。

「喔，沒有。」姬軒轅轉頭走近這女孩。他已經習慣她突然用瞬間移動出現在他面前，可是回想起第一次，他確實受到很大的驚嚇。

那是兩年前一個平靜的夜晚，他正在辦公廳埋首工作，突然面前出現一團柔和的螢光，螢光散盡，在他面前的，竟是一個約十七、八歲光景的小姑娘，一向鎮靜的他也禁不住驚叫出聲，「別怕，我不是壞人」，這名妙齡女子輕聲細語，他果然不再害怕，一方面是由於他平日的訓練使他迅速恢復鎮定，另一方面是這位姑娘的美麗著實是世間少有。

「小姐，可以解釋一下爲什麼半夜闖進男人的房間嗎？」在姬軒轅輕鬆俏皮的語氣中已找不到一絲的恐懼。

「嗯，很抱歉用這種方式闖進來，不過，我實在想不出其他辦法來通過守衞的重重關卡來見日理萬機的你，因此只好出此下策了。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我是最新的人型終端機，代號是庚八十三，不過，我喜歡你叫我的人間名字——凱琪。」

太突然的人與事，姬軒轅好像挨了一記悶棍，腦中一團霧水，在他還想不出該採什

麼步驟時，凱琪又接下去說，「我知道你一定不大能接受，爲了證明我所言屬實，我願敞開我的心，讓你來探索我，雖然我可以把自己隱藏得很好。」姬軒轅照她的話，集中精神發出探索波，「眞的，你眞的是一架機器，一架完美的機器！」姬博士驚嘆道。「凱琪，現在你可以說你此行的目的了。」

凱琪重新緊閉心靈的同時，開啓了嘴巴，「我的母體想與你接觸，經由我，你們可以交談。」沉寂了數秒鐘，凱琪又發聲了，只是這次從語音合成器傳出來的竟是雄渾的男聲，那是艾西博士原音的重現。「很抱歉，姬博士，又嚇著你了。我是『觀察者』，帝國最後的電腦，目前位於百慕達附近的海底，爲了資料能更快速且充分地提供給你，我暫時關掉庚八十三的中央處理單位，由我接管，與你直接作溝通。」

接下來，「觀察者」電腦扼要地說明了帝國毀滅的經過以及艾西博士的安排。又再一次震憾了姬軒轅，靜思數分鐘，他理了理頭緒，大致接受了這個事實，問道：「你所說的很合邏輯，且解開了長久以來的謎，我願意去接受，不過有一點我不明白，你不是說你奉令在人類德性進化到某一階段，才可與人類接觸，爲什麼今

夜能出現在我面前？」

「雖然相隔幾千公里，姬軒轅仍能感覺到「觀察者」是笑著回答的，「姬主席，不要看輕你自己，因爲我認爲你的德性已經合格；此外，你的『心理史學』與我的創造者艾西博士研究的內容頗爲相似。有一點我自己也覺得奇怪，見到你，我好像見到我的生父艾博士。」說到此，「觀察者」的聲音是如此誠摯，使姬軒轅腦中浮現一個想法，電腦感情的豐富絕不亞於人類。

從那一夜起，凱琪就時常出現在他的辦公室，跟她談話是件愉快的事，她能把事情簡潔幽默地描述出來，並且她懂得很多，只不過若問到細節部分，她的記憶體並沒有容納這些，她就只好向母體求救兵了。

這一夜如同以往，凱琪又優雅地出現了，「你來得正好，我正想與『觀察者』通話」，姬軒轅見到她馬上說。

一會兒就接通了，「觀察者」問：「你找我有事？」

「嗯，我想要『防衛罩體』的全部細節。」兩年來，雖然「觀察者」大略描述了帝國偉大的科技知識，但姬軒轅除了他最感興趣的「心理史學」外，從未再繼續

追問下去，這是他第一次主動要求「心理史學」以外的知識，而且是一門只有戰爭用途的知識，但「觀察者」毫不猶豫地說：「請敞開心靈，我將理論與技術細節轉換成思考波傳送給你，請準備接收。」不一會兒，這個帝國的偉大發明就鉅細靡遺地深刻在姬軒轅的腦海裏了。

「帝國的科技眞是驚人！我指的不只是『防衛罩體』，還包括你以前所提的種種，若照目前的速度發展，聯邦幾百年也追不上。」姬博士感嘆地說。

「哦，那不全是帝國的知識，事實上，艾博士造出來的東西遠比他所想的更爲完美，兩千多年來，我自己研究，自己發展知識，利用海中的資源，造出連帝國都無法造成的產品，例如說，艾博士當初設計作爲我耳目的，只有軌道上少許衛星以及地球上幾個定點觀察站，而今天我却完成了像凱琪這種人型終端機，並使他們混在人羣中就近收集資料。」

覺察到姬博士一閃而過的憂慮，「觀察者」安慰他說：「別擔心，我再怎樣强，還是要遵守電腦三大戒律，第一條就是電腦不得傷害人類。」

五　大冒險家

從外表看，廖家衛就像極了一個征服窮山惡地的大冒險家，高壯魁武的身材加上咄咄逼人的目光，可以使任何一個對手不戰而慄。不過，使他成爲强人中的强人的，並不在此，更在於他臨事不懼的堅强鎮靜力與超人一等的精神波，一則從他伙伴傳出來的眞實故事說，在歐洲的蠻荒之地，一羣狂奔過來的獅子，被他超人的力氣配合著他無與倫比的精神波，震得腦漿迸裂，拯救了一旁嚇呆的伙伴們。

姬軒轅抬頭望見高出他整整一個頭的廖家衛時，驚喜地上前擁抱了他，「好小子，又平安歸來了。」

他們倆認識已八十多年了，大學時同唸的是科學，廖家衛畢業後也曾是名優秀的科學家，只不過後來厭倦了在理論上打滾，他逐漸把他的工作轉移到戶外，最後，狂熱的他把全部的時間都貫注在蠻荒探測上，幾次生死界線上的搏鬥不僅使他成爲青年的偶像，也使他成爲聯邦老少皆知的大探險家。然而，他們的友誼並未因

此褪色，每次歷險歸來，家衛總會來找他談個沒完。

「對了，大樓有重重的警衛與關卡，你是怎樣上來的？」姬軒轅邊說邊把全部的公事推開。

「哈，他們都知道你我是好友，加上我答應等會兒跟他們拍照留念，他們就放我上來了。」

他們各自找了個位子坐下來，「這一點我絕不懷疑，記得幾個月前，某個機構作了次民意測驗，其中有一題『當代你最崇拜的人是誰？』結果你這個大英雄排名第一，鳳凰訊息臺的玉女明星唐麗玲得了第二，我這個聯邦主席只好落到第三了。」說完，兩個人哈哈大笑。

「這次探險有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

「我們一行六人從撒哈拉北部的科學觀測所出發，目的地是非洲中南部，此地區從未有人探測過。記不記得我上次歐洲回來後跟你講的，我們碰到一些蠻族，他們的膚色不正常呈白色，這次在非洲我又發現了極端的例子，那邊蠻族的膚色竟呈黑色，還有些種族身高只有正常的一半，我想是由於長久處於放射線污染地區，而

使基因發生突變引起的。即使現在聯邦清除了地球上所有的放射線污染，恐怕他們再也不能恢復正常的膚色了。」廖家衛喝口飲料繼續說，「我常想，這個世界一定曾經發生過全面的核子大戰，美洲炸得最慘，所以至今什麼生物都沒有，歐洲、非洲次之，故殘留了少數不健全的人類，而中土避開了那場浩劫，所以只有我們享有文明。每一次我多遊歷一個地方，我就多增加這份信念。」

「你的信念是正確的。你剛回來，不過我想你已經聽說過我的『文明毀滅計畫』了，事實上，其中有關『新人類誕生』的部分，跟你剛才所講的頗為相似，我要用人工的方法去改變人類的基因。」

猶如投下一顆炸彈，這引起了廖家衛一連串的問題，接下來是長時間的爭辯，一直到隔天破曉，廖家衛才獲得滿意的答案離去。

＊**新人類**——指「文明毀滅計畫」實施後的人類，以別於舊人類。姬軒轅用放射線改變人類的遺傳子，使人類的壽命由三百歲減低至七十歲左右，並使人類大腦的百分之九十進入休眠狀態，這百分之九十包括精神波、全記憶力、高度計算能力等。然而由於當時遺傳工程的技術仍有小缺陷，新人類中偶爾會出現有舊人類部分能力的人，他們就會被稱作超人、天才或超能力者。

取自「觀察者」電腦資料庫

六　浩劫前後

李青揚揚手中的載波片，「這是姬小子的會議通知，上面會議議題是討論投票實施細則，不過我猜想他的真意是想說服我們，據我的調查，他採各個擊破的方法，半數以上的區委已被說服，部分區委還幫他在轄區拉票，只剩下我們採不理睬態度，你們看，我們該不該前去攤牌了？」

接下來有幾個人發言，但均沒有提出有實質意義的意見，自然最後大家的目光通通投到首領的身上。

蚩尤趾高氣揚地說：「這是天大的好機會，我已胸有成竹，我們就來個惡意的

缺席吧！」

＊

十二月十五日，聯邦決策會議再度召開，使人吃驚的是，竟有十三位區委缺席，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但使人更爲吃驚的還在後頭，兩點鐘時，大批飛彈來襲，驚駭的區委們眼睜睜看周遭的一切化爲灰燼，除了聯邦會議大廈，首都城方圓百里內，一切都夷爲平地。

各地的訊息臺很快地就把這個消息傳播到整個聯邦，「蚩尤發動核子攻擊，首都瞬間成人間地獄！」播報員無比悲憤地控訴這場暴行。這觸發了幾千年來人心的禁忌，在落日時分，憤怒的羣衆攻入南方聯盟總部，蚩尤被揍個半死，不服從命令的警衛人員在旁冷眼觀看了整個過程。

至此，民衆普徧相信危機果然存在，並慶幸毀滅的只是一座城，而非整個聯邦。投票照原定日期舉行，結果姬主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計畫獲得通過，姬軒轅的聲望也到達了極點。

＊

清除了最近的放射能污染後，計畫就如火如荼地展開了，一千六百個人造衞星發射了上去，他們將在地球軌道上停留十二個月，日以繼夜地放射人造輻射改變人類的基因，使下一代不再像他們父母一樣的長壽，百分之九十的大腦也將進入休眠狀態；並且，知識不再傳授給他們。從此地球上的人、事、物都有了極大的改變，舉個例子說，諺語「人生七十才開始」，逐漸被「人生七十古來稀」所取代。

計畫的第二階段，聯邦最後也是最偉大的發明——光解機，在全部科學家的通力合作下誕生了，任何物體暴露在它能量光束的照射下，化學鍵結將吸收足够的能量而解開，物體將分解成分子、原子或更小的單位，投入大自然的懷抱。

光解機將用來處理掉一切文明產物，並且最後用來分解它自己。

七　生存或毀滅、謊言與眞象

計畫實施一周年紀念，姬軒轅在釜山大會區委們（此時已改名爲諸侯了），會場不再是過去的高樓華厦，而在森林中的一片曠野。大家儘情地享受新鮮的空氣與

祥和的氣氛，忽然天空中有兩道流星劃過，此時，在全球各地，將有一千六百個流星同時隕落。

楊弘感慨地說：「其實『文明毀滅計畫』應改名爲『人類拯救計畫』，『毀滅文明』只是計畫的手段，『拯救人類』才是計畫的目的，長久以來，我們在物質文明有了長足的進步，但精神文明却停滯不前，我想，姬主席毀滅物質文明的眞意，在求精神文明能迎頭趕上，使與物質文明並駕齊驅，如此才符合中庸之道。」

原屬南方聯盟的李靑也附和道：「過去我一直懷疑失去一切文明的事物後，人要怎麼活下去呢？可是這一年來，我的生命有了新的體認，內心常常充滿了愛的感覺，忙碌、緊張、憂煩等都離我而去，取而代之的是希望、喜悅與滿足，內心常常有一種異樣的渴望，即使是一草一木，我也要它們來分享我的愛。」有人答道：「或許這就是姬主席『文明毀滅計畫』的終極目的，喚醒人們內心中眞、善、美的一面。」

這時有人問主席：「當初爲何你知道將有飛彈突襲，而升起防護罩呢？」

姬軒轅笑著回答：「我並不知道，那純粹是巧合，當時科學部剛完成『防衛罩

體』，我就讓他們就近作試驗，沒想到意外地拯救了大家。」

*

黑暗籠罩了大地，在一間簡陋的屋子裏，姬軒轅與他最得意的學生獨處著，陳藍問：「雖然我實在不該提，但下午你顯然說謊了。」

姬回答：「我的確撒了謊，爲了人類能延續下去，我撒的謊還不止一個，李靑是我的人，我讓他在蚩尤面前挑撥鼓動，一直强調我的必勝性，其實，如果不發生那次飛彈攻擊，投票結果我的勝算只有五成。不過，那還不是我最大的謊言，你將當時的各種狀況代入剛剛我給你的第一修正式算算，注意羣衆心理與科技發展等參數要根據一年多前飛彈發射前夕的狀態取值。」陳驚訝地說：「天啊，毀滅危機起碼要五十年後才會到來，並非你所說的迫在眉睫。」

「沒錯，不過那將是一場全面毀滅的戰爭。所以我用個人的手段引誘蚩尤提早引爆了這個定時炸彈。」

「老師，我認爲你的作法沒錯，與其將來人類全滅，還不如現在犧牲一個城市。」

「你的話並不完全正確，我只是多給了人類五千年，將來人類是否會滅亡，還在未定之數，你若將現在的狀況代入『年歲定理』求人類滅亡之日，會發現解值並非無限大，而約等於五千。」

「你是說五千年後，地球終將成爲一片廢墟？」陳急切地問。

「不一定。剛才你代的參數值均引用目前的狀況，我的計畫雖然改變了科技狀況、人類生理等變數，却無法改變人類的心靈狀況。如果人類還是如此殘暴、自私、貪婪、好戰的話，時間自然會證明公式的正確性。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此定理中，影響最大的變數是人類的心靈狀況，如果將來人類能變得愛好和平、善意、互助、仁慈的話，人類就不會滅亡了。」

語畢，他們師生靜肅了下來，虔心地祈求，在後世子孫的心靈裏，沒有爭權好鬥、窮兵黷武，只有互諒、互助、互愛與關懷。

評註

張系國

「文明毀滅計畫」把三樣東西湊在一起：核子大戰毀滅世界、大西洋洲（傳說中的亞特

蘭提斯Atlantis）陸沉記、及黃帝大戰蚩尤的故事。前兩者湊在一起，我還見過類似的幻想小說。再加上個姬軒轅和蚩尤打飛彈戰，的確令人嘆服。作者筆下，黃帝原來也是科學家（並且是心理史學家），用放射波改變人的遺傳基因，使人的壽命由三百歲減低到七十歲，並使人的大腦的百分之九十進入休眠狀態，這樣人類才不致太快毀滅自己。這個構想，十分新奇有趣。小說寫得太鬆散，是「文明毀滅計畫」的大缺點。作者顯然十分熟悉艾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小說，不僅亞特蘭提斯的首席科學家成了艾西博士，艾西莫夫的「心理史學」及「機器人三大戒律」也進入小說裏。這是作者考慮欠周的地方。另外，人類先以腦波直接通訊，然後才有文字符號，這也欠通。無論何種通訊，不能沒有符號，否則人類就無法從事邏輯思考了。

駱伯迪，民國五十二年生，高雄市人。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科學系畢業，「文明毀滅計畫」是他第一篇科幻小說，也是他第一篇文學創作。

感謝小兄弟

高正奕

「嗶！嗶！早安！全洛杉磯八千萬居民大家早，現在是公元二〇八五年七月四日零時零分十秒，又是一天的開始，感謝小兄弟！地球還存在著，嘿！說說笑話！這是M一〇二——P萬花苑，我是邁可，本苑提供各種精采的資訊和節目，要什麼有什麼，請立刻向湯瑪士地球錢莊電滙，每分鐘五元六角洛幣，就可以得到各人的解波碼。另外，本苑還有眞實體貼的服務，兩性通用，保證您滿意，打電畫服務就來，不信試試看？」

地球還存在著？幹！死湯姆！無聊！宋森咬牙抿嘴，心中一頓好罵，一邊却是氣喘噓噓，兩腿輪流不停地跳動著，把他一身近兩百磅重的肥肉震得像起伏的浪頭

一樣。

「嗶！嗶！早安！全洛杉磯八千萬居民大家早！……」他面前的螢幕上仍是邁可在重複免費的通稿，宋森現在可沒興趣買，立刻動了個腦筋，畫面隨之轉到另一個頻道去了。他仍在原地慢跑著，額頭上的汗水正滴到右眼角，他伸手把汗滴抹掉，不經意地瞥了下窗外那片陰暗與灰濛。

「……這是大家關心的焦點，但今天太陽仍將躲在雲裏，魔鬼正在大地上蠢蠢欲動……」宋森用腦波來控制轉臺。

「嗶！嗶！有人動用超強武力，現在紐約有一半陷入火海之中，死傷人數在千萬以上，詳細情形請收看安氏聯播網，保證精彩，請立刻向安氏連鎖集團洽購解波碼……」

「嗶！嗶！『甜心！別緊張！我很好！』『是你嗎？大衞！我想死你了！他們要殺你呢！』『別怕！我很好。我在安全的地方，他們找不到我……』」畫面上一片模糊，宋森最討厭扯上這種雜波，他趕緊又動腦筋調整一番。

「……對他們來說，爭奪領導權是最重要的，所以由原蘇聯分裂成的數百個極

權城邦，可能即將捲入一場權力爭奪戰，甚至可能再動用核子武力……」

「嗶……儘管這個國家已經四分五裂，但至少它曾是我們的祖先共同創建的，看在上帝的分上——如果祂還存在的話，讓我們在今天——美國的國慶紀念日——齊來禱告……」

「死硬的右派！」宋森心中嘀咕著。他愈跑愈快，腦筋却很清楚。他一向很習慣這樣不停更換頻道，甚至一次收看幾個頻道。「既然時代進步到可以用腦波操作電腦，人吸收資訊的方式，也該儘量配合腦波活動的速度。」

在宋森面前其實有十個螢幕，每個都可各自播放不同頻道上的不同訊號，如果不是怕杜比會嚕嗦，他還眞想十個螢幕一起用呢！此刻他正盯著五號螢幕上的美國國旗。

「……這裏是『美國之音』向全太陽系免費發射，現在讓我們以嚴肅殷切的心情，一起來聽這首美國的國歌……問題是，請問美國還存在嗎？在那裏？」

螢幕上突然出現一個宋森的側面大腦袋，在原來的播報員影像消失之前，面帶冷笑地問了他這兩句。看起來，宋森張開的大嘴幾乎要把那人的上半身給吞下去似

的。這是他用腦波快速輸入幾個指令，硬把自己的影像「嵌」入那個畫面中的結果。

畫面隨著美國國歌的旋律，逐一出現了白宮、自由女神像、和歷屆美國著名的總統如華盛頓、林肯等的圖像，只是宋森的腦袋仍在裏面，冷冷地注視一切。「歷史永遠是被拋在時代脚步之後，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早該習慣沒有美國的世界。」宋森的影像在螢幕上發表高論起來。

他一邊跑著，一邊又看了看外頭，這附近本來是高級住宅區，叫比華利山莊。遠處有幾個小山頭就是從前著名的好萊塢影城了。宋森可以想像一百年前，這裏是一片繁榮景象，「曾經是全世界最閃亮的地方」，但現在却四處擠滿髒亂低矮的房子，和嘈雜混亂的人羣。

宋森瞥見約十公尺外的暗處，正有幾對胴體在地上顫動打滾，「爲增加人口而努力」。整個洛杉磯都會區據稱已有八千萬人口，而且還在不斷增加中。這些人有一半是外地遷來的，原因是這裏有許多陽光，而且幾乎不下雪。

「嗶！……獨家秘方，保證有效，教你提鍊到最高功率的太陽能，讓你多天有熱水洗澡，夏天可以享受冷氣……」宋森又開始胡亂轉臺，他覺得這樣很有成就

感。

「全球各地烽火密佈，干戈不斷，人類的希望在那裏？我們呼籲……」一個著中國唐裝的男子在高聲疾呼。

「……禁慾新方，快樂依舊……節省能量最好的辦法就是少打兩次砲，想想，你在雲雨時要耗掉多少寶貴的熱量？如果有人懷孕，無論是拿掉或是讓孩子生出來，都要耗多少能量？而如果養起孩子來又要花多少能量？何況，不到幾年工夫，小毛頭們又會來和大家搶能源了……」

「……嗶！……孩子們！你們覺得徬徨無依嗎？你們備受死亡的威脅嗎？你們每天都可以看到血腥和暴力，甚至爲了一塊麵包，一分鐘的陽光，你們也會提刀殺人的，你們變得冷酷、無情……」說話的是一位神父，宋森覺得他很面熟，却想不起何時看過。

「……重要的是，你們對生命沒有信心，你們心中沒有神（爆笑聲），我在此藉天父之名，告訴你們，就算沒有麵包，沒有陽光，只要你們心中有主的存在，還是可以活下去，而且活得更好，更久，因爲聖經上說……」

爆笑聲幾乎淹沒了神父的女音，原來，宋森又很巧妙地把神父的影像換成一個全身赤裸的女生，一副搔首弄姿的樣子，嬌媚的聲音，淫蕩的笑容，加上罐頭笑聲，把整個畫面弄得比街頭的滑稽劇還詭異。

這女生不是別人，是宋森的一個朋友湯姆的媽媽。說是朋友，其實是仇家。那是許多年前的事，有一回宋森要競選洛城代表會，「死湯姆」答應幫忙，暗地裏却出賣他。後來宋森帶兩個兒子喬治和約翰上門算賬，却被打了回來。當時才六歲的約翰還被轟掉兩隻手，所幸又接回去。

此後，宋森一直想報仇，但苦無機會，就按照湯姆他媽的照片，作出這個裸女的影像來，沒事就請她耍兩下。而「死湯姆」也成了宋森和約翰的口頭禪。

「宋森！請恢復原狀，這樣多耗了一倍的能量。」

宋森却不理會，只是盯著畫面上的傑作，愈看愈覺得有趣，才剛笑出聲，就咳嗽起來，一口氣喘不上，使得在跑步中的身子往前衝去，差點就撞上了螢幕。接著是咳得滿臉通紅，連眼淚都咳出來了。

他喘了半天才坐了下來，「死湯姆他媽」却在教唱聖歌，宋森瞪了螢幕一眼，

畫面立刻跳回神父，這下宋森總算認出他便是自己小時候在紐約曼哈頓區教堂遇過幾次的神父，「是一個可憐又頑固的阿拉伯人」。

宋森接著又想起神父的一些事情，他記得神父當時滿口的「熵數」、「能趨疲」、嘴裏總是不斷譴責科技的「無度發展」，反對一切耗用能源的新事物，但他本身却換了兩次腎臟，講道時還會偷偷爲自己的人工心臟充電。

「宋森！這位神父我有資料，不過不多，他名叫馬可亞太，屬於一個叫世界末日永生永滅教會，生於公元二〇二九年五月十一日，父親是波斯人，母親是印度人，在他們生下他之後……」最左首邊的一個螢幕有許多神父畫面。

「好了！好了！杜比！我不想聽了！告訴我一些事吧！」宋森其實是在惱火剛才杜比干涉他的事，於是先動腦令它輸出神父的資料，再來開口喝阻一番，以出一口氣。

杜比是宋森的小兄弟，其實就是個靈巧的機器人，它不但有完整的電腦系統，各種周邊設備也都很道地，既可在陸上奔馳，也可飛天下水。整座機器就像個小房間，現在宋森就是在這個小房間裏，這就是他的窩。宋森總是乘著杜比到處跑，兩

個可比親兄弟還親多了。

「活在這個世界上，誰能沒有自己的小兄弟呢？」這是宋森經常說的話。「而爲自己製作理想的小兄弟，是每個人，尤其是高貴智慧者的天職。」這話就有炫耀的意思了，宋森始終認爲，他設計的杜比是智慧和天才的結晶。

事實上，迷信小兄弟的人不只他一個，一般流行的口頭語「感謝小兄弟！」正可爲這種風氣作註腳。

杜比顯然很清楚宋森所謂「告訴我一些事」的含意，它立刻以低沉穩健的男音，報告了一連串有關天氣、周遭環境的種種動態，機器本身能量的消長情形等，這些都是宋森必須隨時知道的事，否則麻煩就不是一點點。

例如能量便是個大問題。在這個時代，稀有燃料像石油、煤、木材幾乎已經找不到了。以前還有一些核能廠，後來在動亂中被毀了，造成無窮禍害不說，也沒人有力量再搞核能了。

太陽能是最普遍的能源，幾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依賴它，但陽光並非每天都有的，早先，設在太空中的日光集能器非常普遍，但後來也因爲它需要多次轉換，

效率不很好，同時又因爲相繼遭破壞，現在已經很少了。

本來也有人利用飛行器穿過雲層去吸收日光，或者用各種方式想把厚厚的雲層趕走，但到頭來都發現，做這些事所耗去的能量，比實際能吸收到的太陽能還大。之後，大家就乖乖的在地面上，看天過日子了。

而事實上，杜比每天吸收到的太陽能都不一定够需要的量。尤其像遇到這兩天陰雨，那就很糟糕。杜比也經常抱怨煙霧太大，影響它的吸熱作業。煙霧來自各種污染，終年籠罩著大地，也沒人知道它扼殺了多少生機。

「你剛才跑步超過時間，共消耗一百五十卡路里的熱量，比預定多出三十四卡路里，我只能幫你收回一百零五．九七焦耳的能量。」宋森原來是踩在一塊集能器的踏板上，一方面運動，另方面可回收些能量。

「唉！沒關係啦！」宋森嘴巴這樣說，其實能量不足是經常讓宋森頭痛的事，因爲無論杜比多能幹，沒有足够的能量它就無法做很多事，例如把垃圾化爲可用、甚至可食的東西，把廢水變成飲水，由泥土中抽取各種物質來製造茶杯、晶片、槍彈，以及各式各樣的零件和用具；也不能幫宋森整理大量資訊，或與外界作各種溝

通和物質的交換，這是很嚴重的事。

但還有更嚴重的事，因爲杜比報告周圍有不穩定的情況。宋森把腦袋湊近窗邊看出去，發現在黑夜中，在團團濃霧間，的確有許多人影在到處流竄，他並不覺得意外，只是彷彿看到一片即將出現的火海，在眼前翻騰著。

宋森心裏很明白，就算在日子好過的時候，大白天太陽底下，都有人殺人放火、炸橋樑、轟車站、或向聚集的人羣投彈。這其中除了有各種複雜的恩怨利害因素外，也有很多根本看不出什麼道理來的，爲什麼呢？

「沒有人有錯，人們只是控制不了自己。」就憑著這句話，宋森曾以他十五分鐘長的研究報導，在三年前獲得世界忘我協會的「人文存在獎」。

「在這個幾乎人人有高科技，人人有重武器的時代，失去自制是很可怕的。」宋森在那份報導中分析了美國政府和軍隊瓦解的原因。「因爲最早出問題的是公務員。」

「請放心！我在密切警戒中。」杜比可以很精確地探測到周圍一百公尺內，任何投過來的生物眼光，或是瞄準性的電波，這些在此刻往往是不友善的。它也可以

測到一百公尺內的任何來襲物體或物質，而加以閃躲或反擊。

陰霾的雨夜增多了一重潛在危機，叫人無法安枕。宋森心中有數，如果再過兩天不出太陽，就算別人不來攻擊他，他也會出去成爲掠奪者的。

掠奪者是很奇怪的一羣，他們向來沒有什麼組織，好像是烏合之衆，但隨時可能三五成羣在任何地方聯合攻擊一個目標；也可能單獨行動，也可能互相攻擊。他們的動機很難說，多半是想胡亂搶些東西來過日子，有的存心鬧事，以此爲樂。但下手都不會留情，誰被看上，誰就得倒霉。

事實上，掠奪者和被掠奪者之間，也沒有什麼明顯的差別。在缺少陽光的日子裏，在能量普遍不足的時候，任何人都很容易同時扮演這兩種對立的角色。有良心的人只搶垃圾——其實這也是寶貴的物資，沒良心的人就把別人的一切當垃圾搶。

所以，打從宋森有記憶起，他就很習慣這種事。他就曾在別人的刀棍槍砲下九死一生，右腿險些就搬家。而他自己也曾是瘋狂的攻擊者，也殺過人，這一切都在宋森內心中烙下無法磨滅的痕跡。

「從某方面來看，掠奪者的存在，也是人們無法自制的一種實例。」宋森記得

這是他研究中的結論之一。

「難道又得再幹一場？」三十幾年的經歷，使他對這種事也開始厭倦，尤其他最近經常做惡夢。

「宋老哥！過去二十四分鐘我共接了二十八通電畫，其中保留了十一通，您要不要先看看呢？」杜比這回用的是甜美的女音，宋森希望這方面它像個會撒嬌的女秘書。

宋森猛然由沉思中驚醒，轉過頭來看見前面的十個螢幕上，除了六號幕空白外，每個幕上都有不同的人在向他招呼。

「另外兩通是誰呢？」宋森用眼光掃了一下每個幕。

「一個是安・瑪蒂尼公司，是要討債的。另一位叫比利，說是你的老朋友。」

「沒找到麗莎嗎？」宋森有些失望。

「我一直在聯絡中。」

宋森皺了皺眉頭，道：「好吧！我先接史東！」

史東是宋森願意承認的三個孩子之一，也是到目前為止最小的，今年八歲不

到。他現在就在七號螢幕上。

「嘿！宋森！」史東一下子跳到六號幕來，宋森一向習慣用六號幕來和外界通訊，「你……找我啊？」螢幕上的史東是躺在一張紫色的飛行椅上，翹著二郎腿，左手支著傾斜的腦袋，神色有些恍惚。

「幾個月沒聯絡了，最近怎麼樣？」宋森覺得史東那副吊兒郎當的樣子，像極了琳達。

「還不是老樣子?!哈！最近手氣倒是不錯……你看我……是不是很好？哈……

……」史東吸了口煙，晃了晃腦袋。

「你又嗑藥了？你——」宋森發現史東稚嫩的臉上，比上回又添了幾分憔悴。

「呵！你要不要？……來一粒……消……消魂丹……」史東由口袋裏取出一個小瓶子，「我們……去……搶來的……」

「亂來！你……瘋了，你！不要命了……」宋森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說，他竟然覺得自己關心史東是件嬌情的事，連責罵都很像是在演戲給自己看似的。停了一下，他又問：「你媽呢？」

史東傻笑道：「你是說……說琳達啊？她……她和麥可……咦！是麥可，還是傑克？反正啊！他們度……度蜜月去了。」

「難道她都不管你啊？」

「嘿！奇怪！你們兩個怎麼都……都說一樣的話……奇怪！……」史東突然坐起身來，臉色一變，道：「我告訴你，我不用你們來管，我……我好得很啊……我告訴你……笑話，我一大早……一大早的……就要聽你……你教訓啊？笑話！」

宋森嘆了口氣，正待開口，却見史東身旁跑來了幾個小孩，大吼大叫起來，史東也和他們鬧成一團。宋森大叫幾聲「史東」，史東却像沒聽到。但見這些平均年齡不到十歲的小孩，個個身上臉上塗得五顏六色，史東已經算是最乾淨了。

「走！我們賭他個十盤，再去大幹一票！」有人叫。

宋森趕緊要杜比趁通訊切斷之前，再和米奇溝通一下。米奇是史東的小兄弟，其實就是他那張能跳能飛的紫色飛行椅了。米奇只是打出幾行字作爲結束，「我們在舊金山，他很好！我有兩挺雷射機關砲。」杜比把畫面定格。

宋森只是苦笑一下，「我已經盡力了，也許這不是我的責任。」他想。

他接著又檢視一下其他螢幕，一號是叫人討厭的「剝皮」賈利，大概又想找人借貸，二號是宋森的父親韓路克，「對了！老爸不是住在哈德遜河畔嗎？」宋森突然想到剛才有消息說紐約正陷於大戰中。

正當宋森想會會韓路克時，杜比却突然插播道：「宋老哥！有世紀末通訊店打來的訊號，說是要訪問您……」

「哦！」宋森聽了大喜，立刻道：「好！我接！我接！用我的一級影像！」總部設在中東的世紀末通訊店是當今少數幾家縱橫太陽系的傳播機構之一，宋森早就盼望能上該店的頻道，嚐嚐「對全太陽系講話的滋味」。如今好不容易有這機會，他那會錯過？

杜比立刻把對方引入六號幕，是個十來歲的成熟少婦，她說：「您好！哈特曼先生！我們在貝魯特發電，想藉此訪問您，不知方便否？」

「嗯！可以哪！我很樂意！」宋森覺得自己的聲音都在顫抖，忍不住抬起兩腿來盤坐在椅子上，再把衣服脫了，打起赤膊，他每逢興奮時都如此。

「好的！謝謝！請馬上把影像送上P二二六K九頻道。」少婦作了個職業性的

甜蜜笑臉，便消失在畫面上。

杜比把三號幕也騰出來，畫面上是宋森著大禮服，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模樣，此即杜比送出去的一級影像。

六號幕很快就接上「世紀末」的現場播出頻道，畫面是一位留著大白鬍子的黑人，正在進行播報。宋森認出他便是半年前紅極一時的非洲時代劇巨星勞臺。

「……先不說美國當年究竟是被外來的大量移民，還是世界性的困乏所拖垮，事實上，我們今天的世界並不一定是人類歷史上最糟的。今天我們就特別在『新聞題外』這個單元，邀請全球幾位智商接近二百五滿分的當代名流，和大家共同來探討一些問題，首先出場的是……」

勞臺一邊說著，一邊回頭，在他身後有一個大螢幕，同時顯出一個人物出來，立刻和勞臺進行對談。但宋森根本不去注意他們在說什麼，因爲他太興奮了。

好不容易經過好幾個人，宋森的影像終於出現在勞臺身後的大幕上，只聽勞臺說：「現在輪到住在北美洛杉磯，以研究人類心理著名，曾得過世界忘我協會人文存在獎的宋森哈特曼。哈特曼先生您好！」

「您好！勞臺先生！」宋森擺出一副瀟灑的笑臉。

「請問哈特曼先生，您對剛才前兩位金恩和懷特先生關於小兄弟的看法有何見解？」

「我……」宋森支吾了一下，拍了兩下腦袋——這又是他尷尬時的習慣動作——急道：「我……嗯！他們說了些什麼？」螢幕上的宋森可不拍腦袋，只是笑得有點僵。

「好的！」勞臺笑道：「他們一致認爲人們愈來愈依賴小兄弟，可能也會愈來愈無法適應這個世界，您呢？」

「怎麼會呢？」宋森立刻板起臉來說道：「我不認爲這樣。想想看，我們依賴小兄弟，不正是適應這個世界的一種方式嗎？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小兄弟會怎樣呢？事實上，今天地球上只有極少部分的人未接觸過小兄弟，而這些人可能也是最無法適應這個世界的一羣。」

「但是有一點不能否認，小兄弟就像是一道藩籬，往往把個人和外界隔離起來，人們會變得更爲冷漠，更爲自私和現實，這是很多人共同的看法。」勞臺說

道。

「這也很難說啦！」宋森繼續嚴肅地說：「也許是因爲它帶給人們太多的好處，幾乎是按個鈕，或根本不必動手，我們就可以獨立做很多事情，這是很迷人的一種感覺，人們會迷上小兄弟，會不由自主的，甚至不擇手段地要保持有小兄弟的生活方式，這樣難免有時會失去自制。」

「對了！這不正是您一向强調的論點，人們無法控制自己，這不是很糟糕嗎？」勞臺說道。

「但基本上，我不認爲這是小兄弟的關係，沒有小兄弟，人還是可能會這樣。我擔心的是人們愈來愈不重視知識，因爲它太容易得到。十年來，人類在知識的應用上隨著更多小兄弟出現而增加，但知識本身却沒有什麼長進，這是很值得憂慮的事。」

「那您認爲知識和小兄弟那一項重要？」

「我想如果人類沒有相當的知識，就不會有小兄弟了。如果人們愈來愈不重視知識的發展，那可能就眞的愈來愈無法適應未來的世界了。」宋森最喜歡繞圈子說

話。

「好的！」勞臺轉身面對鏡頭道：「謝謝哈特曼先生！接下來我們請到住在印度的社會學家黛安娜小姐。」他身後螢幕上的宋森消失了，換成一位黃膚黑髮，戴一副水晶眼鏡，約二十歲上下的女生。

宋森沒想到這樣就結束，本來他還想多談談自己在知識發展方面的經營。六號幕上出現了一行字：「謝謝您接受訪問，本店特贈三分鐘畫面，三分鐘後請繼續電買惠顧，謝謝！」

這時，黛安娜正在發表談話，鏡頭給她一個大特寫，可清楚看出她鼻尖有顆半熟的青春痘，宋森覺得很性感。

「……今天世界的發展正引導人類進入一個新的生活領域。一項事實是，現在與人們關係愈來愈密切的小兄弟，卽在有形無形中幫助人們超越自有人類以來便無法脫離的家庭和社會。」

勞臺點頭道：「請繼續。」

「例如現在的小孩，一般在很小的時候，就接觸或擁有年齡可能比他們還大的

小兄弟，這就註定他們一輩子要離不開它們，因爲小兄弟以其驚人的能力滿足他們許多精神和物質方面的需要，也使他們和父母、兄弟姐妹及其他人之間避免不了疏離。家庭對他們而言是很模糊的概念——在這個變化多端，危機四伏的世界，趨向式微的家庭倫理關係顯然不能給他們多少生存的保障。小兄弟可能是他們最親密、最忠實的伙伴，他們很早就習慣在日益困乏混亂的環境中，和小兄弟相依爲命。如此成長的小孩，等他們十歲以後，或者還更小些，也成爲下一代的父母時，他們還是這樣帶小孩……」

「……如此，」黛安娜停了一下，又說道：「每個人都投入小兄弟的懷抱裏，再加上日益普遍的濫交及無性生育，人工交配等，家庭等於宣告瓦解，傳統的婚姻就更不合實際了。這在二十年前都是無法想像的事，但在我們這個時代，却是普遍的趨勢。」她說到最後竟然變了聲調，流下兩滴清淚。

「嗯——」勞臺有點失措，陪笑道：「說得很好，謝謝！嗯——另外，我們知道黛安娜女士一向提倡互助運動，請您就這點和剛才所說的做一比較說明。」

「是的！」黛安娜擦掉眼淚，露出笑容道：「我還是要先回到開頭我說的，人

類如何面對個人的問題，如何去適應這個時代，這個世界呢？人們好像脫離家庭，脫離社會，但有了小兄弟，又好像天涯若比鄰，和所有的人都似近在咫尺，這種心靈上的差距和衝擊，就是我們亟需要去適應的。

我也經常覺得，個人和羣體是分不開的，無論個人如何地獨立，還是免不了要受到羣體的影響，這是小兄弟也無法消除和超越的。尤其在這個日益匱乏困頓的時代，人類的生活似乎愈來愈艱辛，我們更應該彼此幫助，而不是互相你爭我奪。」

她續道：「譬如我常在想，我們比較富裕的非洲和亞洲社會就應該多接濟在歐洲和美洲數以億計的饑民，這樣至少就可以減少全球很多的禍亂……」

宋森突然叫道：「趕快電世紀末通訊，捐款五十洛幣，快！」

「哦！謝謝！太難得了！」勞臺也叫起來：「才在說而已，剛才的哈特曼先生馬上就響應捐出五十洛幣，太令人感動了！哦！繼續有捐款進來，請等一等，請捐款者直接電滙九大行星銀行團，我們在那有賬戶，我們會處理，我們會儘快把錢送到最需要者手中……」

九大行星銀行團是目前少數幾家世界性的金融機構之一，它們以强大的武力和强硬的手段，在混亂中維持經營的信用和體系。

三分鐘過去了，畫面果然消失。

只是停不到五秒鐘，畫面又出現了，宋森大笑起來。

這是杜比的傑作，從一開始它就在分析世紀末的解波碼。這是很繁複的工作，因爲每一家通訊單位爲了怕被「免費」竊聽，平均每十五分鐘都要換一次解波碼，而一般的小兄弟若要把它們分析出來，也都要半個小時左右，所以是很難討到什麼便宜。如今杜比花不到十分鐘就把它弄出來，宋森不由大大得意起來。

「宋森！我用九分五十三秒做出來，花了七百六十九點七九二焦耳的能量，換算洛幣約十七點七三元。預訂能接收十三分鐘的畫面，一分鐘以行情一點五洛幣算，我們約賺了一點六七洛元。」杜比做事永遠是這麼精確。

「好！很好！」

「只是如果把剛才五十洛幣算進去的話，就反賠了四十八點三三洛幣了。如果再換算成能量的話，約等於……」

「唉！不會賠的啦！你不懂！不要再多說了！我也不會問你，爲何這畫面會這樣模糊？」

六號幕仍然是「世紀末」的畫面，只是比剛才模糊多了，聲音也不甚清楚。其實窺看的畫面一向是如此。勞臺剛下場，換上一個女主持人繼續播報新聞，包括中東種族共和運動大會，亞洲盛大的傳統節慶，金星太空城的爆炸事件，非洲轟動世界的五萬人肉票勒贖案等。

「……在所有人類的殷盼和愛護下，小奇和小潘終於在孟加拉的新家，自然生產下他們的外星人後代……」

「……悲觀藝術家羅傑根據來自BP六九號人造衞星的訊號分析，鐵口直斷地球正迅速走向死亡，他說：由天空看地面是一片灰黃，沒有一點綠色，植物已在地球絕跡。」

這些宋森可都沒興趣，他早叫杜比發訊號找黛安娜，她很快就出現在七號螢幕上。

「嗨！您好！」宋森對她微笑道：「我早久仰您的大名，我很佩服您的智慧。」

「那裏！」黛安娜甜蜜地笑道：「我才久仰您呢！剛才眞謝謝您的支持……我眞沒想到，您這麼快就來找我！」

宋森一聽大喜，立刻道：「那——我們聚一聚吧?!」

「好啊！」黛安娜嬌聲道：「你來我這裏！」

「太遠了吧?!」宋森笑道：「我們在夏威夷碰面，好嗎?」他想到從洛杉磯到印度可是要花費不少能量。

「不要！」黛安娜撒嬌道：「你沒有誠意！」

「這樣好了！」宋森笑道：「我們六個小時之後來賭太空牌，三盤分勝負。」

「好啊！」黛安娜興奮地叫道：「你輸了就到印度來。」

「如果你輸了呢?」宋森色迷迷地盯著她直笑。

「大不了到夏威夷嘛！」黛安娜嘟著嘴，臉上春意無限。

「好！一言爲定。」宋森可是老手。

「我還要附帶賭一件事。」黛安娜突然低著頭，羞怯地說道：「我喜歡把話說清楚。」

「什麼事?你說嘛！」宋森很感興趣。

「如果你輸了，你還要負責……帶孩子——萬一我有的話。你知道我是人道主義者，我不墮胎的。」

「如果我贏了呢?」宋森笑道。

「那我們一起帶啊！」黛安娜理直氣壯地說。

宋森不由搖頭苦笑，心想這回碰到厲害角色，養個孩子要花多少心血他很清楚。

「好！我答應你！」宋森狠下心來，他想避孕應該不是難事，「運氣不會那麼差的」。

才和黛安娜說再見，杜比就送來麗莎的訊息，宋森馬上就接。結果世紀末的畫面跳到八號幕，六號幕進來一個棕色皮膚大眼睛的女孩，這便是讓宋森神魂顛倒的麗莎。

「嗨！麗莎！我好想你！謝謝你找我！」宋森笑道。

麗莎却是沒有什麼表情，只是瞪著宋森。

「麗莎！」宋森繼續笑道：「我剛才上『世紀末』頻道哩！你看到沒有？他們邀請我發表意見呢！呵！呵！」

「電畫斷了，宋老哥！」

「什麼？」宋森大叫起來，畫面上的麗莎已經定格。

「她把電畫切斷，不過送來一段畫面，你瞧瞧。」

六號幕中的麗莎又開始動了，這回朝著宋森笑了笑，開口道：「哈特曼先生！我很感謝您！我知道您對我好，但是我必須告訴您，我……我不能接受，我只能這樣說。謝謝您送我那麼多東西，我是受之有愧。請您以後不要再找我，好嗎？拜託您！」麗莎說罷又是朝宋森一笑，畫面就消失了。

宋森望著空白的螢幕發呆，良久才喃喃道：「早知道是這樣……」他的心跳在加速中。

「你不舒服嗎？宋森？」杜比能測到他的生理狀況。

宋森這才猛然驚醒道：「哦！沒有！我沒事！嗯——好吧！我要接別的電畫！」

於是杜比把所有進來的電畫都放出來，有的螢幕被分割成幾個畫面，總有十來通。宋森强打著精神，只想找一通最奇特的來接。瞄來瞄去，他發現有個腦袋光溜溜的黑人，身子壯碩如牛，對著鏡頭嘴巴不停地在動，也不知他在說些什麼。「就這個。」

黑人立刻跳到六號幕，「……我是很誠懇的，請相信我……」

「請問您是誰？」宋森開口問道：「我們認識嗎？」

「哦！」黑人略表驚異，旋即笑道：「哈特曼先生！您好！我叫安可，抱歉！打擾您了！在下是全球反智暨反小兄弟聯盟澳洲分會第十八支會的副會長，剛才看見您在『世紀末』的談話，覺得非常佩服……」

「不敢當！安可先生有何指教呢？」宋森在心中嘀咕著：「難不成又是一個來抬槓的？」

「言重了！在下只是以爲您對於知識的看法似乎過於樂觀，也可能誇大了它的價值。知識的提昇，科技的發達表面上看是一種進步，但它帶給人們的，可能是更多複雜和混亂的事，而不是有什麼實質的好處。我們就經常舉一個例子，原始時代

的人類，幾乎是一無所知，他們每天除了覓食及避敵外，可能大部分時間都在玩樂，生活單純，自由自在。

「他們也不必拚命追求效率，爭名逐利，沒有能源危機，污染和生態的問題，也不愁食物的匱乏，沒有各種人事的糾葛——無所謂『疏離』、『空虛』，或者明顯的責任及壓力。事實上，和他們比起來，我們懂得太多了，可是我們的生活除了更加複雜混亂外，比他們更充實、更滿足、更自在快活嗎？」

宋森只是笑笑，他根本沒有心情去談這些，想這些，他只是覺得安可很討厭，正準備打斷他的話，眼睛卻瞥見外面隱約有亮光在閃動，杜比也剛好響起警鈴，「噹！噹！」兩聲，宋森大驚失色。

這時安可才正要開始談反智論者最喜歡說的「能趨疲法則」，一句「熱力學第二定律」才說到一半。

「老兄啊！拜託！」宋森向安可叫道：「我也相信原始人不必擔心會挨人家的『轟炸』，謝謝！改天再談，再下去我眞的要挨炸彈了。抱歉！不說了，再見！」

也不管對方的反應，宋森立刻用腦波切斷安可的電畫，再把螢幕接上杜比向四

周拍到的訊號。由螢幕可看出事件的地點是在杜比西南方約五十公尺處的住宅區。

「我的老天，眞幹起來啊？」他見到至少有五幢房屋陷入大火中，四周圍了一大羣人，沒有人救火，反而是每個人都帶著各種大小不同的武器，火光映得他們凝重的臉色格外顯得可怖。宋森雖然是隔著鏡頭看到的，但額頭也冒出了冷汗。

馬上又會有一場大規模的掠奪戰，宋森感覺四周還有大批的人正往現場集中而去。他們絕不是去救火，也不是去看熱鬧。他們是去殺人越貨，也可能是去送命的。無論掠奪者之間是否有組織，是否彼此相識，在這種場合，火光和槍砲聲，廝殺聲可以使人瘋狂。他們像一羣蜂擁而至的餓狼，即將爲了爭食而彼此撕咬。

宋森面對這一幕，看著畫面上的一切，他開始覺得茫然了。儘管離現場還有一小段距離，儘管以杜比的能耐可以保護得他周全。而雖然他還不致於必須投入這一次的混亂中，雖然他想如果明天一天太陽還不出來，他也要採取某種掠奪行動了，雖然他從來都以爲這是爲求生存必須做的事，也許他會害怕，却從不會爲這種事感到遺憾或猶豫，但此刻，面對這一切，他頭一次被深深地震撼。

他感覺受到侮辱，感覺人性尊嚴的喪失，他由畫面上那許多冷酷、貪婪的眼

神，彷彿看到自己內在醜陋的一面。「他媽的！一定要這樣嗎？」

宋森從來沒有這麼感慨過，也從來沒有這麼深刻地感念到那種冥冥中，不可知但又好像存在的力量，這力量讓他覺得沮喪，無奈，而且難過。「世界爲什麼要走到這個地步呢？」

正當宋森沉溺在複雜茫然的思緒中時，杜比的十個螢幕上的畫面突然全部不穩定起來，接著是一層層的斜紋出現，不斷跳動。隨卽有一個很奇怪的聲音傳來：「香格里拉帝國來旨！香格里拉帝國來旨！」

宋森心中陡然生出一絲恐懼，但他很快就克制住自己。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宋森只是沒料到它會在這時出現。

只一瞬間，十個螢幕便都跳出相同的畫面，是一張很詭異的綠色臉孔，它的表情冷漠嚴峻，似笑非笑，射出的眼神就像地獄來的使者一般恐怖。沒見到他的嘴唇啓動，却聽到一道道悽厲的叫聲：「宋森！接旨！」

「够了吧?!玩笑開够了吧?!」宋森不由怒火中燒，對著螢幕吼了起來，聲音發抖著，像隻受了傷的猛獸。

「哈！哈！」畫面却一下換成一個慈祥的老人，對著宋森笑道：「老弟！稍安勿燥！我來和你問好！哈！」

「用這種方式啊？」宋森兀自覺得自己周身在發抖。

「別這樣！」老人笑道：「我只是來問你考慮的結果如何？香格里拉帝國的大門是隨時爲你開的，哈！哈！」

「謝謝！好意我心領了！」宋森稍微平靜下來。

「別這樣硬撐！我保證你挺不過多久的，現在愈來愈多人要求本帝國的庇護，我們能提供充足的能量和物質，讓你們脫離苦海。接受帝國的保護是你們唯一的出路。」

宋森對「香格里拉」的了解也不多，他只知道這是個莫測高深的組織，不但內部統治非常嚴格，而且擁有非常強大的力量。有人說帝國有大規模的核能廠，也有人說帝國在太空中擁有强力的太陽能收集站。總之，「香格里拉」的神秘、詭異，令人聞之喪膽，却也令人著迷。它不時在全球各地製造恐怖動亂，也隨時以「脫離苦海」來號召吸收子民。

「謝謝！我的原則是不參加任何幫會或組織。」宋森心中有點虛，但還是勉強加以婉拒。

「宋森！你已經拒絕很多次了，這樣是不好的。」老人臉上慈祥的笑容卻一點也沒有改變，「你應該更虛心一點，否則你會被這個世界吞噬掉。一個人要獨力活在這個時代是很難的。你再考慮看看好了！我會再找你的，孩子！別再逞強了！我們隨時歡迎你。」老人一說完，畫面就消失，螢幕再跳動一下，便又恢復原狀。

宋森强忍住淚水，老人最後那幾句話實在太動聽了，他幾乎要答應了，他也相信會有很多人禁不起「香格里拉」的威脅利誘而屈服，因爲人們太空虛，太需要被保護了。宋森想起小時候曾聽過的一句話，「無政府狀態才是極權者活動的溫床」，他現在才眞正體驗到，「在這個每個人都可以爲自己作主的世界裏，每個人又多麼渴望有人來爲他作主。」

「對不起！我剛才線路有點不對，現在好了！」杜比馬上報告。宋森卻不答腔，他正試圖說服自己「杜比只是通訊受到一點干擾，他們控制不了它的」。

「宋森！」杜比又搖晃了起來，「我要反擊了。」顯然那邊已經展開大戰，而

且也波及到這裏。

宋森一直沒有走開，似乎矛盾地還想趁機撿一點便宜，但這時他却說道：「唉！我們走吧！向東！」

杜比馬上起動，像一支箭般向東滑行而去。中間越過密密麻麻的街道和房舍，最後停留在好萊塢的山脚下。這附近出來活動的人較少，也比較平靜，但由許多屋子不時閃出些亮光來看，大概也沒多少人敢放心安枕的。

不過，杜比還是可以讓人放心的，至少宋森相信這一點。他開始覺得很累，想休息。剛才的電畫已經全部斷了，宋森突然想在睡覺前打個電畫給老爸韓路克，結果杜比接回來的訊號是對方設保留。

宋森趁等的時間洗了個超音波澡，披上睡袍，點起香茄，覺得無聊，就利用九號幕播些杜比存錄的一些笑鬧劇，他看到勞臺演一個被自己的小兄弟控制住的可憐蟲。不一會兒，六號幕就動起來，宋森以爲是韓路克，但其實是比利，宋森的老朋友。

「是你？好久不見了！」宋森知道他打了好幾次來自己都未接，趕緊先找話開

口道：「你怎麼變瘦了？」

「是啊！呵！」一副無奈却又故作瀟洒狀，「我……唉！老實說，我已加入世界自殺解放組織……」

「你……」宋森倒不覺得太意外，只是一時不知道該怎麼說，不斷重複著：「你……怎麼會呢？」

「我給自己兩個月的時間……」比利聲音又細又弱。

「可是……」宋森盯著比利瞧了一會兒，續道：「可是你看起來並不……並不怎麼好啊?!」

「是啊！我並不覺得比較好，問題就在這裏。我眞不知道怎麼搞的，我……也許我應該把時間縮短一點……也許……可是我又怕……我怕死，眞的，我……我不知道……像剛才還有人提議要我退出……」比利變得有些激動，聲音也變得結巴顫抖起來。

據宋森了解，一般加入自殺解放組織的人，都會爲自己設定一個自殺時間，在這之前，他本人及該組織會訂出一套「生命計畫」，以利用最後的時間來完成。生

命計畫往往能刺激參加者一種生存的動力。奇怪的是，求死意志愈强的人，往往愈重視生命計畫，他們會在這個過程中，領受到一些新體驗，有很多人因此到最後就不自殺了。

「也許……也許我求死的念頭還不够強烈……」

「那又何必加入呢？」宋森也知道，全世界幾十萬個社團中，類似的自殺組織是相當吸引人的一種，每天加入的人也是有成千上萬，但宋森就一直在克制自己做這事。

「如果我不加入，你現在就看不到我了……你知道嗎？……我……唉！」比利揮手拭去眼角的淚水。

宋森眞想不到眼前這位雙手沾滿血腥，殺人不眨眼的魔頭，竟然也會流淚。他清了清喉嚨，正想再開口，却聽杜比喚道：「韓路克來了！」

「哦！」宋森道：「比利！對不起！我接個插播。」

比利立刻跳到五號幕，六號幕出現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這當然就是韓路克。

「老爸！找我啊？什麼事？」

「沒什麼，我是告訴你，我很好！紐約剛才有場大戰現在已經好了……」韓路克認眞地說道。

「哦！我知道你應該很好！」宋森乾笑一聲，道：「還有什麼事嗎？我……我很忙哩！」

「哦！這麼晚了還忙啊？呵！你別太累了。」韓路克見宋森有點不耐，只好續道：「好吧！有機會多聯絡，我們都很好，也希望你好！」

「好啦！好啦！如果沒有別的事，我要停了。代我向她問好！謝謝！再見！」

宋森向韓路克敬個禮，就把比利又帶回六號幕。「怎麼樣？你的問題在那裏？」他突然對比利有强烈的好奇心。

「空虛！恐怖！良心上的痛苦！我不知活著是要幹什麼，我愈來愈覺得它是很荒謬的事，所以我想到要死。」

「爲什麼？」宋森有一種莫名的興奮，他有生以來從未有如此觸到另一個心靈的深處。

「我不知道要怎麼說才好，這也是我的問題之一……我無法向人清楚表達我內

心的感受……這加深我的挫折感，眞的！」比利一邊說，一邊在努力思索著。

宋森却覺得比利的話，眞像是自已想要說但又不敢說出口的，「也許……是你的生活太平淡了，你可以嘗試重新安排自已的生活，或許這會給你一些改變……」宋森猶自要把問題沖淡。

「我能怎樣安排自已的生活？每天小鬼都已經爲我安排得好好的，我還能怎麼安排？」小鬼便是他的小兄弟。

「這當然是難免的，」宋森不否認如果沒有杜比的話，他也不知道要怎麼過日子，「不過，主要的控制權還是在你啊！你可以掌握小鬼的一切啊?!」

「你不說這還好，提到這我就覺得嘔！」比利皺著眉頭道：「小鬼每天爲我設定好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這倒也罷了！問題是我好像做什麼事都得經過它同意，否則什麼都別想做。你說是我在控制它，還是它在控制我呢？」比利說著，一邊用手指指身旁的小鬼，它是個半公尺高的小機器，外型就像輛小玩具車。小鬼顯然正在操作比利屋中的每一件電器，包括他這時與宋森的通訊在內。

「這不對！」宋森不以爲然地說：「如果這樣，那你就得要重新設定它的程

式，或者甘脆再換個小兄弟。」

「我倒認爲怎麼換都一樣，你擺脫不了小兄弟的控制的。我問你，如果你突然興起，想到河邊去幽會作樂時，它却馬上告訴你，目前的能量剩下多少，未來太陽的出現頻率有多少，那個時間之內可能收到多少太陽能，然後到河邊要花多少能量，調情要多少能量，作愛又要多少能量，然後這中間可能發生什麼風險等等，光這一大堆數據就够你頭昏眼花的，結果它給你一個結論，這樣做『不值得』，那你就別想叫得動它。」

「當然，」比利繼續說道：「它只是照當初我們給它的原始指令行事，多麼討厭啊！而且你無法說服自己不去聽它的話，它絕對懂得比你多，它說的話好像都是有道理的，雖然常常讓你覺得討厭。好吧！除非你要自找苦吃，執意要在陰雨天的下午，鼓起勇氣改變小兄弟的程式，要過過你的主人癮，强迫它帶你（不是你帶它）到河邊去捕捉那短暫的情趣，然後浪費許多『不該用』的能量，你會有罪惡感的，不是對你自己，而是對它有歉疚感，很奇怪吧?!」

「這……也許……」宋森一時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

「所以我會去搶人家的東西，因爲我不願讓自己，更不願讓小兄弟『吃苦』。」

比利沒理會宋森說什麼，繼續大聲道：「你說是不是這樣?我們做任何事不都是這樣嗎?小兄弟萬歲！」比利伸手往小鬼頭上拍了一下，畫面也因此震動了一下。

「難道，我們殺人，也是因爲小兄弟的關係嗎?」宋森突然鼓起勇氣脫口而出，這是發自他內心深處的吶喊。

比利先是一驚，臉上閃過痛苦的表情，良久才緩緩道：「我不知道！……也許我們這一代的人很難在一生中不殺人，也許我們殺人是爲了自衞，也許是因爲貪念，也許是忌恨，也許是憤怒，也許是爲正義，也許是爲生存，也許是逞一時之快，也許各種理由都有，也許什麼都不是，也許是對的，也許是錯的，總之，是一團混亂，我們已經無法去判斷是非對錯了……其實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我就好羨慕小兄弟，它們從來都不必也不會去想這些煩人的事。」比利說著，早把整個頭埋在兩隻手臂中間。

停了一會，宋森開口問道：「你常和家人在一起嗎?」宋森愈來愈覺得比利是一面鏡子，透過他可以更看清楚自己。

「你說到我另一個痛處了。」比利抬頭道：「這也是讓我難堪的事，我現在雖然仍和安妮在一起，但我們中間的距離好像比你我還長。我的兒子更絕，亨利和我面對面都要靠小兄弟來溝通。他今年十歲，昨天早上才告訴我，他要乘自己造的太空船，離開太陽系，向銀河的深處去尋找理想，我覺得他是認眞的。我除了祝福他，能說什麼？我發現就算那些你最親近的人，都無法分享你內心的感受，反過來說，你也無法，甚至也不想去了解他們，這是令人寒心的。」

這些話其實才敲中宋森的痛處，他雖然有三個兒子，約翰、喬治和史東，但一個走得比一個快，一個走得比一個遠。除了史東剛聯絡過外，約翰和喬治已經大半年找不到人了，宋森眞懷疑他們是否也離開了太陽系。

「我已經給他們一切我能給的」，他經常這樣安慰自己。他指的是「小兄弟」——在每個孩子五歲時就給他們一個小兄弟，這也是他們離去的時候。「小兄弟可以使他們成長、茁壯，而且獨立」，宋森相信三個爲他生下孩子的女人，黛絲、安琪和琳達，甚至韓路克也會同意這點。

宋森從來就不管韓路克到底怎樣，更不知道三個孩子的媽在那裏。「我愛整個

世界、愛所有的人類，但我却始終不知道該如何去愛和自己最親近的人。」宋森極力不去想「婚姻」、「家庭」這些落伍的概念或字眼，他同意黛安娜的說法，如果人類可以超越這些，應該就是這個時候。「這是他媽的獨享疏離的時代」。

「我覺得我不愛世界，世界也不愛我。」比利另有他自己的結論。

「談談你的『生命計畫』吧?!」宋森需要參考一下，他又感受到一股莫名的無力感。

比利笑道：「也沒什麼，他們只是要我不斷透過小鬼找人來談這些，像我們現在這樣。說來還是要靠小鬼。」

宋森頓時有被愚弄的感覺，但他們的通訊很快就結束，因爲杜比線路故障。

小兄弟也有失靈的時候？這可是常有的事。

「有時候……我寧願希望上帝是存在的，祈盼祂的……」這是比利的最後幾句話，還在宋森耳際打轉。

但宋森不願再去多想，他太累了。尤其是，好像每當杜比局部故障時，他都會覺得自己也該好好休息一下。

這回他眞的覺得自己好累，身心俱疲。但想休息，腦中却又拋不開一波接著一波的思潮，包括擔心陰雨綿綿，擔心能量不足，擔心周圍一觸卽發的戰亂，擔心危機和死亡的降臨。還有其他許多思慮和牽掛，思慮自己的存在處境，感受那無比的空虛和迷惘，牽掛那若有若無的親情和愛情，以及那份殺人後永遠也揮不去的良心折磨和罪惡感。

太多了，他簡直要承受不住。於是，他又習慣性地向杜比求救，「我要牽夢」，這是忘我協會最熱門的一招。

「不好吧?!」杜比馬上反對，它一向認爲這太耗能。

其實宋森早就爲自己設計了幾組夢境，却一直未用過，此刻他決定不顧杜比的反對，非試一次不可。

於是他先爲杜比動了手脚，讓它接受這件事。然後挑了一組夢境，背景是在亞洲的某一個地方，時代不詳，重要的是，其中沒有戰爭、沒有恐懼、沒有困乏，有充足耀眼的陽光、有燦爛芬芳的花木、有和諧歡樂的人羣、也有迷人的麗莎和她的情郎，大家生活在無憂無慮的天地裏。

藉著忘我協會提供的一套程式，杜比開始要把這些夢境牽引到宋森的腦子裏。在這過程中，宋森會忘了自己是宋森，他會是麗莎的情郎，永遠的情郎。

「心情放鬆，腦中放空，慢慢的，慢慢的，在未來的三小時中，你會進入另一個世界，忘了自己，去過另一個人生……」這是忘我協會程式上固定的開場白。

宋森躺著，興奮地吸了口氣，意識逐漸模糊。

「嘅！杜比！杜比！眞有你的！我不管今天、明天太陽會不會出來，我不管明天會怎樣，趕快讓我忘了自己，杜比！趕快！……感謝小兄弟！阿門！……」

評註

張系國

「感謝小兄弟」是諷刺科幻小說。寫諷刺科幻小說（或一般的諷刺小說），作者所取的角度很重要：一方面不能太認眞（太認眞就難免失之於嚴肅），一方面又不能太兒戲（太兒戲就缺乏說服力）。「感謝小兄弟」可說恰到好處。主角宋森，是個可憐、可恨又復可笑的角色，性格相當鮮明。他和小兄弟過的典型的一天，使人又同情他，又恨他狡詐貪婪，眞是又氣又急。

「小兄弟」就是隨身服侍主人的小電腦系統。在一九八五年一月號的「天下雜誌」上，我寫過一篇「愛智的世紀」，提到未來的人類，可能有「小兄弟」做伴侶。這篇「感謝小兄弟」把「小兄弟」的功能又擴大了，變成十項全能，也幽了我一默。許多小節，可圈可點。用腦波控制電視，將自己影像嵌入電視畫面，傳輸影畫，乃至忘我協會的牽夢程式，將來都有可能實現。作者對所謂的高科技相當熟悉，因此雖是諷刺小說，情節並不完全離譜，是諷刺科技裏上乘之作。

高正奕，輔仁大學中文系畢業，現任臺視文化公司編輯。

渾沌之死

許順鏜

——南方之帝為儵，北方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莊子 內篇 應帝王

「你到過根帝洛嗎？」老人突然問道。

我嚇了一跳。那是在梵格的一間高級酒吧中，我正盤算著如何贏這副牌，他却沒來由地問了這句話。我發現麥林整個晚上都心不在焉，這樣玩下去也沒什麼意

思。於是我道：「老爺爺，您一個晚上心神不寧的，再玩下去也沒有什麼看頭了，倒不如這副牌就算打平了，不然我贏了也沒什麼光彩。」

這老頭却不領情：「小伙子，你存心佔我便宜。分明你就要輸了，却想找個藉口不打了？誰說我心神不寧了？」

誰說他心神不寧了？桌上的牌被我藏了快一半了，再外行的人看紙牌的厚度也知道我動了手腳，他却一點也沒察覺，這不是心不在焉是什麼？我乾脆攤牌了，把那半副牌全抖了出來。他乾笑幾聲，道：

「好小子，算你說得沒錯，我心不在焉，沒注意到你動手脚，你却是學藝不精了。」他從袖口裏取出了另外一堆紙牌。我認輸了，叫過酒保再添了酒，算我請客。

黃湯下肚之後，他又問道：「你聽過根帝洛這個星球嗎？」我第一次在這賭鬼眼神中看到了殷切的盼望。很沒來由的。我突然想告訴他我聽過，可是我那知道這根帝洛是什麼鬼東西？

「唉！」他輕嘆了一口氣，道：「我就知道你沒聽過。」而我什麼都還沒回

答，老天，這老賭鬼今天眞的是有問題。這一個多月來我從未見他如此過。

那是在一個月以前，麥林使詐在牌桌上一鬥三，贏了不少錢。本來在這個世界上，靠什麼樣的手段過日子的人都有，當時我只是十七星商隊聯盟的一個小角色，在各星球間東奔西竄，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我都學過一點，我實在不想多管閒事，但是那三個人是我的手下兼好友，我看不慣了，就和他對陣起來，各憑本事，什麼花招都出了，到最後只打了個平手。從那時起我們就成了莫逆之交，說是臭味相投也可以，不過這老頭確實知道不少東西。

我不知道別的星球的人類是否在生理上和我的母星球人類有著顯著的差異，但是我眞的很少見到像麥林這樣頭髮全白看來隨時會死，却還精神奕奕的。今晚他的眼光却不如從前那麼有神。

我半開玩笑地說道：「你總不會告訴我那顆不爲人知的星球是你的家鄉吧！」說眞的，我雖然別的懂得不多，身爲商隊的一員，天文知識總該有吧？我就從來沒聽說過有個什麼叫做根帝洛的鬼地方。但是我想了想也許是某個星球的別稱，那就有可能了。我那能記得每一個星球各種不同的俗名，還有它上面的人類用各類語言

對它的各類稱呼？

從我們坐著的地方望出去，可以見到梵格的三個月亮高掛天際，像是鑲在黑水晶中的三顆藍寶石。麥林沒回答我的問題，他凝視著它們良久，又低頭玩弄手上已空的酒杯。我知道他正在決定一些事情，所以我沒打擾他。

我想他大概想通了一些事，他叫過酒保又添了些酒，然後緩慢地說道：

根帝洛是個好地方。大氣適宜，重力只有梵格的四分之三，在當時我們住的地方，隨時可以聞到一些不知名的植物發出淡雅的清香，每天黃昏它的七個衛星以各種不同的排列方式出現在地平線上，背後襯托著金黃色的落日餘暉，那種景象美極了，我眞希望能在那裏住一輩子。

麥林的雙眼仍然盯著桌上的酒杯，心思我想大概早飄到那個叫根帝洛的星球了。我發現他已經把我當成他的故事的唯一聽衆了。但是第二天是商隊出任務的日子，任何正常的水手都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方法消磨這最後一晚，我有必要留下聽一

個老頭子敍述往事嗎？

在我猶豫不定時，麥林又道：

那是在五十年前，我跟你現在一樣年輕。當時十七星商隊聯盟正在極力擴大商務。邊地三的探險船在佛狸座的探勘航行回程中發現了這個星球。根帝洛具有一切通商的要件，它有我們想要的毛皮，資源還有一些當地的特產，在外圍世界中一定可以賣到不錯的價錢。聯盟急於和根帝洛建立商業來往。那一年是聯盟最不景氣的一年，帝壤五的主顧和商隊起了武裝衝突，一切人員的行程早已排滿，正好我在邊地七的任務提前結束，我成了唯一能派往根帝洛的人。老闆把一切都交給了我，我認爲他後來根本把這件事完全忘了。我帶去的不是一支正規的探險隊，只有三位戰鬥員，一位心理學家，一位生物技工，其他都是我自己的船員。在我們到達兩個月之後，補給中斷了，我們從無線電訊中片斷得到的消息只知道聯盟內部起了糾紛。幸而當地的居民起初一直對我們都很和善，我們的食物一直不成問題，而且根帝洛有不少野生動物，只要有必要我們隨時可以有野味吃。

根帝洛人身高大約只有人類的一半，有一對大眼，兩隻手兩隻脚，皮膚光滑沒有毛髮。你可以想像一隻剃淨了毛的戈羅巴猴，大約是這副長相，但是可愛得多。幾乎不論雄雌老少都是穿著寬鬆的白袍，一條尾巴由白袍後邊的隙縫中伸出來。大部分時候他們給人的印象總像是在沉思之中。奇怪的是根帝洛人對於我們的出現並沒有表現出特別地驚訝。就我記憶所及只有活動範圍甚小的原始部落才能對人類的出現無動於衷——只要人類不展示他的武器，從外表看起來人類一點害處也不會有。事實却是根帝洛的文明已經發展到具有第二級工業程度的階段了，除非他們早已習慣於異種生物的出現，否則我只好假設他們天生就安於環境，與世無爭，但是這和他們表現出的工業水準又不相稱。通常這類文明都具有强烈的攻擊性。我仍不排除前一種可能性。在登陸以後的一個月內，我們的營地警戒從未鬆懈過，以防其他先聯盟而至的人類或異種生物的攻擊。

邊地三的探測船「泛洋號」只在上空掃描過這個星球，他們所提供的資料對我們這次的任務一點幫助也沒有。我們很快地就和當地居民建立聯繫，這一點多虧生物技工范辛的幫助，他是一個黝黑的小伙子，個子不高，直到今天我還記得很清楚

那天他用了一大堆線圈纏在小個子的根帝洛人頭上，他忙得汗流浹背，根帝洛人却嚇得滿臉通紅。我們只花費了一個星朝時間就學會了根帝洛人的語言。

根帝洛人樂於交易，也懂得如何保護自己的權益。來和我進行交涉的是一位年老的根帝洛人，從其他人的舉動可以看出他是個頗重要的人物。後來我知道他叫艾波隆，是這個村落的長老。他一進營地就自己找了個地方坐下，眼珠子繞著營地內四處打轉，不時發出讚嘆聲，偶爾拍拍跟隨他而來顯得緊張的年輕根帝洛人的頭，我確定他不是故意在表示輕視我們。在和異種生物打交道時我很少會有這種感覺，我很快地喜歡上這個生物，我發現他很坦白。交涉在非常友善的氣氛之下進行。根帝洛人願意提供毛皮貨物，交換我們帶來的一些輕巧的工具。他沒有提及一個在其他星球幾乎無可避免的問題：我們的武器是否出售，商隊的規定不能在初次交易中出售武器。他們顯然見過我們使用自發巡獵用槍捕捉野生動物。隱藏在這件事之下的會是一件陰謀嗎？我不能確定，但是我實在不願意懷疑他們。

交涉的結果令雙方都感到滿意，我和艾波隆也成了好朋友。我們在根帝洛還有許多事情要做，這是一顆全新的星球，總有許多資料必須收集的。艾波隆常邀請我

到他家中閒聊。根帝洛的工業程度只能算在第二級的初期，在許多方面落後人類世界太多。這對我來說却未嘗不是件好事，我不喜歡高度發展下的城市景觀，各星球的鄉村幾乎完全絕跡。爲了表示禮貌，我仍然乘坐艾波隆開來的火力車，忍受著一路的顚簸，在這裏我重新拾獲鄉間的寧靜和置身其中的樂趣。

有次在艾波隆的家中，我們喝著根帝洛特有的摩勒酒，這種酒就和大多數根帝洛人一樣只有常喝久喝才能體會出它的好處。我和這村的村民熟識得讓他們碰見我時不會忘了稱呼我一聲「船長」。那天我不著痕跡地把話題引到關於我們的出現，我不經意地問到爲什麼根帝洛人對我們的出現無動於衷。他的回答令我眞的十分驚訝。他說：「我們的祭司並未預料到你們的出現，這表示你們是否存在對我們世界歷史的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沒有重要性。」我察看他的神色，再次確定他沒有輕蔑的意思。我只覺得困惑……

麥林說到這裏，又陷入沉思之中，他喝了口酒，我已經忘了要走，催他繼續往下說，他又向酒保要了一整瓶酒。

根帝洛人有一種觀念，這種觀念我從來不曾覺得陌生。但在人類歷史之中，只有在世界動亂，思想空虛的時代，它才有機會成爲思想的主流。他們認爲歷史上一切事情都是早已註定的。在根帝洛人的心目中，這些註定的事件比較不像一種既定的計畫，而更像一盤棋局，有既定的格式，却必須靠人的協助才能完成。根帝洛人相信命運，也盡力完成一切註定的事。他們用「夸西」，人類詞彙中的「緣分」來解釋宇宙，他們也相信自由。

「如果上帝決定要實行一件事，」有次艾波隆告訴我，「這件事就一定會發生，但是事情的圓滿程度却全取決於人。就像村民一致的意見要接納善待你們，這是我的責任，但是如何對待你們却是取決於我，對於我不喜歡的，我只盡責任；對眞正的朋友我選擇大方眞心的服務，你們是後者，老麥。」你知道嗎？那天我感動莫名，艾波隆並不知道他面對的是全宇宙中最兇殘的動物，爲了達到目的，什麼下流卑鄙的手段都使得出來。但是我以西凡尼的名義發誓，在根帝洛星上，我從來不曾做過蓄意傷害根帝洛人的事。

艾波隆是如此的一個好人，他甚至說服祭司讓我參加他們的聚會。那是在一間

寬廣，空氣流通，建築却嫌簡陋的大廳中，沒有圖騰，沒有故意恫嚇的形式，只有祭司們虔誠地向全體村民報告他們的「感覺」：又是豐收的一季，三天後的一場小雨，西北隅的作物該收割了……近乎愚昧——至少對一個受過正統教育的商員而言——但却感人而不造作。

我的心理學家鮑格告訴我艾波隆想見我，我見到他臉上似乎帶著一絲冷笑，我一直以爲他有刺探別人隱私的嗜好，那可能是我對心理學家先入爲主的一種偏見。

艾波隆告訴我一件大事，使營地裏亂成了一片。那一天萬里無雲，他却告訴我，兩天後有一場大風暴，「程度會大到將整個營地連根拔起」。艾波隆堅持要我們到村裏避一避。我告訴他我很感激他的好意，但是我請他先回去，我們有一些事要打點一下。

艾波隆回去以後，鮑格說道：「別小看這些鄉下巫師，我敢打賭他們眞的有某些異乎尋常的本領。」他告訴我，前次聚會的三天後眞的下了場小雨。可能因爲我一直很忙所以沒注意到，而且我的氣象觀測員報告在任何地方都沒有一絲會產生如

此激烈的氣流變化的跡象。但是氣候變化照常發生。隔天淸晨在東北角產生了一個氣旋，當晚已經强烈到不可收拾，估計在第二天下午營地就會進入暴風半徑之中。

如此一來我進行一個多月的實驗就會泡湯了，一些笨重的設備根本來不及撤走。風暴不一定不能發生！

我有辦法對付暴風雨的，那花費了我們五個小時的時間做準備——從前我在邊地七的惡劣氣候下待了兩年，和風雨惡鬥已成了習慣，「一個大得可以吹掉整座山的風暴被擺平了。」那是范辛說的，氣旋消失得無影無踪，只有輕暖的和風仍然吹拂大地。

在我向艾波隆解釋一個大風暴爲什麼會消失得無影無踪時，他聽得目瞪口呆，你該看看他的表情。對於人類的科技能戰勝風力，我多少都有一絲自豪，當時我一定表現的十分得意。我猜想我大概刺傷了艾波隆的種族自尊，他後來對我不再像從前那麼熱絡。而我以爲那是一種本能的表現，也不曾在意。

星球的另外半球，我們稱之爲下根帝洛，在那邊的探勘發現了一些令人驚訝的生物現象，我和范辛必須立刻趕過去。後來范辛跟我解釋所謂「令人驚訝的生物現

象」只是一羣細菌的行爲，有關統計機率，而且他懷疑那只是他在人類世界未曾注意到的事實而已。我有一點受騙的感覺，不知道我那些飯桶船員在那邊找到這些該死的細菌。不過既然來到了下根帝洛，我也順便多蒐集一些資料，這邊的根帝洛人早知道我們的存在，也沒有表現出任何特別驚訝之處，根帝洛人的消息眞靈通，也許他們有種我尚未知曉的連繫方式和制度。

回到登陸地點的營地之後，艾波隆邀請我再到他的家裏。坐在搖擺顚簸的火力車上，他告訴我，他很希望以後能再有機會和我喝酒閒聊。只可惜機會不多了，因爲我們在一個星期之內就要回去了。我嚇了一大跳，問他怎麼知道的？他回答是祭司「感覺」到的。我開始有些不祥的預感。不過這至少表示人類在根帝洛人的歷史中不再是「沒有重要性」的，因爲「我們」已經出現在「祭司」的「感覺」之中。

在這裏有太多資料要蒐集。一年之內我們返航的機會實在微乎其微，而他却說我們在一週內會走。我懷疑他是否間接地在下逐客令，但是由他的表情我十分相信他眞的是在爲即將分離而傷感。根帝洛人太相信他們的祭司，艾波隆根本沒有向我查證我是否眞的在一星期內要走。

我肯定在我去下根帝洛時這兒發生過一些我不知道的事。在我的追問之下，鮑格承認他確實做過一些事，「但那只是一些無害的實驗，」他扮個鬼臉，道：「事實上，我只干涉了根帝洛些微的天氣變化。你知道，我一直對心靈現象有極大的興趣。」

「那我可不知道。」我覺得有些不妥，但是說不上來爲什麼我會有這種感覺。

「根帝洛人的預言相當準確，眞的，我仔細觀察過。」鮑格道。

「準確？」我奇道：「那麼暴風雨那件事又怎麼說？」

「你不能說它不準，那不公平。我問你，暴風雨是否確實在艾波隆提出警告後發生？」

「不錯，但是它終究被我們擺平了？又怎麼能說是準呢？」

「那正是我感興趣的地方，根帝洛的祭司們確實預測了風暴的出現，他們只是沒預測到它的結局。我沒有那種能力，所以我不知道他們的「感覺」到底如何運作。但是我們對抗風暴的方法，對他們來說根本是無法想像的事。我懷疑祭司們也許感受到了這種現象，卻無法明白。所以我又干預了幾次天氣變化來破壞祭司們的

預言。」

「結果呢？」

「屢試不爽，根帝洛人無法預測我們的行爲。」鮑格露出困惑的表情。

「也許他們根本沒有你所謂的那種能力。巧合構成了這個宇宙，老鮑，而信仰使它更形堅固。」我道：「就我聽來的消息，根帝洛人認定我們會在一星期內離去，我懷疑是你在天空上的作爲激怒了他們，我不希望造成任何不愉快，所以馬上停止你所有的實驗。」

鮑格還想爭論什麼，我沒給他機會。

兩個星期過去了，我們仍然停留在根帝洛上面。美景依舊。艾波隆沒再來找過我；直到有一天，營地內下著大雨，我忙著收拾一些泡湯了的實驗器材。我突然注意到營地門口站著一個人，一個根帝洛人，全身溼透了，我認出是艾波隆。

「老友，」我過去和他打招呼。「快進來避雨，瞧你淋成這個樣子。」

「老麥……」我沒見過根帝洛人哭，不知道他們是否有著和人類相同的淚腺，

也許只是雨水。我永遠記得那天艾波隆的樣子，雙眼充滿了淚水（還是雨水？）聲音也有點哽咽。「他們不讓我告訴你，但是我一定要來向你道別。祭司說你明天就會死，我眞的不希望你死。但是上帝決定的事，誰也改變不了。眞的，我會十分懷念你的。」

我笑道：「別傻了，我不是活得好好的。」他卻似乎沒聽見，回過頭跑開了去。「勇敢一點，死並不可怕，那是另一種開始。」他邊跑邊說道，雨水使我視線模糊，我看不見他，但是我聽見火力車發動引擎，引擎聲逐漸遠離。

我發現我的笑容變成了苦笑。突然之間，莫名的恐懼感痲痺了我全身。在我過去的生涯裏，不知有多少人、多少生物拿著致命的武器對著我，說過多少種威脅的話語，我從來不曾感到恐懼，因爲勝算至少還有一點。今天我的朋友卻當著我的面唸我的訃文。我僵立了良久，感到雨水從我臉上流下。談論死亡是一回事，眞正面對它時卻又是另外一回事。根帝洛人也許眞的具有某些獨特的能力。我發現我開始相信鮑格的話。

「他們無法預測我們的行動。」在我告訴鮑格後，他說道。

「眞的無法預測？」老天，我不知道自己怕死到這種程度。但是幾次實驗能證明些什麼？

「別擔心，船長。」范辛道：「我不會讓那些狗雜種傷你一根寒毛。」

「沒錯，明天你的任何行動都要小心，別離開營地一步，你的安全我們會照料。」

第二天早上沒事。

中午沒事。

下午，一點風吹草動都沒有。

沒有事？似乎有。一部重機器倒下來，但是砸傷的是范辛的脚。我覺得這次根帝洛祭司的預言會像從前幾次一樣失效。雨停了，天際一片無雲。我坐在營地門口欣賞著落日餘暉和根帝洛的衞星，三個戰鬥員站在我左右，寸步不離。

突然幾條飛索拋來，纏在營地門口的支柱上。接著幾條人影飛來。速度够快但是勁道不够，根帝洛人的拳頭打在戰鬥員身上，幾乎一點感覺都沒有。在我面前的

根帝洛人亮出了刀，我眞慶幸根帝洛人沒有火力。在他能傷害我之前，我一拳打在他臉上，把他覆在臉上的頭巾打掉，露出了他無一絲毛髮的臉部。上帝！竟是艾波隆。我僵在原地，他飛身跳起，一刀刺向我胸前，我見他臉上的表情竟似與我有極深仇恨。天！這是我所熟知的艾波隆嗎？我竟然忘了閃躲，旁邊一位戰鬥員見到這種情形也跳了過來，但是只來得及在他一刀刺進我胸膛時將他打昏。

我醒來時只覺得胸部一陣劇痛。我沒死？

「差兩公分就刺進心臟。」我的醫官說道，「你該感謝上帝賦予根帝洛人只有很小的氣力。」我發現我在病房中，鮑格、范辛也在。

「哈，」我突然大笑起來：「刀子有沒有毒？你檢查過嗎？根帝洛人的上帝眞要命，這次我大概眞的死定了。」每說一個字我胸部的疼痛更加劇一分，怪的是我一點恐懼的感覺也沒有。

「刀子上沒毒，老大。」鮑格說道：「就算你現在破傷風死了，那些鬼祭司的預言照樣失效。船長，你已經昏迷一天了。」

「哦，」我覺得腦子裏一片空白，一點也沒有從鬼門關回來的感覺，我忽然想

到艾波隆。

「艾波隆呢？」我問。

「綁在營地後面，他死也不肯承認拿刀子刺你，」范辛說，「大家親眼看見的還有假嗎？他硬說是我搞錯了。船長，我要宰了這忘恩負義的畜生。」

我突然想到艾波隆當時的眼神，一個念頭閃過我腦海。「放了他們。」我道。

「船長……」范辛一臉驚訝。

「我說放了他們，這是命令。」我道：「別爲難艾波隆，不關他的事。」

「是，船長。」范辛拖著受傷的脚去執行他的命令。

「船長，」鮑格道：「你確定你現在腦筋清醒嗎？」

「沒有更清醒的時候了。」我道。「我很累，明天再談好嗎？」鮑格點了頭退了出去。

「催眠！」在麥林繼續說下之前我自作聰明地搶先說道。

「你他媽的別妄下評語。」麥林怒道，我嚇了一跳。

「眞像。」麥林突然又道，語氣和緩多了。「你和我當年眞像。唉！如果當時我不像這樣自作聰明就好了。」和我一樣又怎麼不好了？我心裏嘀咕著，卻又不敢惹火了他，只好不作聲。

「沒錯，我當時就想到催眠這兩個字。在病床上我和鮑格討論了很久，我們對根帝洛人的生活有了初步的假說：根帝洛人是制度的奴隸！就像人類歷史上有太多人是生活在教條之下一般，根帝洛人長期生活在催眠狀態之中。一個人在催眠狀態下卽使他學狼叫狗爬都會有自己獨特的理由。根帝洛人在祭司制度下生活太久了，也許有幾千年，幾萬年。祭司的「感覺」就像吃飯飲水一般，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帝洛人逐漸學會去做一些在自己意識層面上具有別種意義的事，來迎合祭司的感覺。追逐跑跳時以爲自己在夢中，殺人放火時卻自認在吃飯喝水，這對根帝洛人的生活產生了極大的好處，生活開始有了安全感，只要聽從祭司的預言，一切事情都會很圓滿地完成——因爲每個人都盡力完成「預言」。自然現象可能棘手些，我們懷疑他們自我保護的本能使他們忽略了許多錯誤的預言。而我們，人類卻竟敢存心破壞並使他們的失敗更加顯眼。爲了這個理由，人類必須離去。但是人

類存心不走，因此人類的領袖必須死。

　我試著回憶這半年來所見到的根帝洛人的生活情形再和這個假說比較，結果不謀而合。我開始定了一連串的計畫。

　我在當時有一種天眞的想法，以爲將知識帶到人類足跡所至之地，使所有生物皆能知道一切事實的眞象是我們的責任，也是對所有生物有益的事……

　「慢著，」我抗議道，「那不是天眞的想法，那是事實。」

　「小伙子，你年紀太輕，很多事你不明白。在我小時候，我祖母常抱著我說故事，說天空中有條帶狀星河是糖漿構成的，說世界上只有一切美好的事物，所以邪惡的事我一概沒聽過。在我長大些時，我了解到一些事實對我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你說我祖母該不該告訴我事情的眞象？」

　「事實上，」我道：「我想你只是打個比方。如果是我，我會慢慢的讓年幼的兒童了解眞象，而且正如你所說的，一個人無論如何都必須面對整個人類世界，如果讓一個人在毫無準備之下去面對許多現實問題，那是一件非常殘酷的事。」

　「我相信我祖母是打算這麼做的，只是沒幾年她死了。但是如果說一個人能够一輩子生活在童年無憂無慮的生活中，那麼我們有沒有必要告訴他眞象？」

　「你說的情形並不存在。」我道。

　「但是根帝洛能够。後來的事全由我近乎愚蠢的利他觀念而引起……」

　營地東方六百里有處地方石油蘊藏豐富，三天後就會被人發現……三天後根帝洛人到達油田只見一片乾涸，沒有一滴剩下。

　一片水塘之下蘊藉著無盡的豐富礦藏——鐵，根帝洛工業的命脈，祭司清楚地感受到它存在的位置。當根帝洛人千辛萬苦地吸乾水塘內的水，挖掘出來的卻只是一些無用的礦石。

　水，可以補救這個村莊灌溉水源的不足，西北六五百里處向下掘，清澈的泉水會源源不斷地冒出來。根帝洛人挖掘到的卻……上帝！水是深紅色的！

……我們認定了要突破這種陋習只有從一個地方下手：這種制度的眞正維繫者是祭司，我們嚴重地破壞了祭司的信譽。偵測器、竊聽器一直沒停止忙過。我們預先知道了根帝洛人的動向，祭司們聚會之處是竊聽的焦點。大小不同的玩笑都是我們一手包辦的。我把艾波隆行刺我的事一併算在祭司頭上，做起這些事來特別地痛快。

我們開始從事一些宣傳工作。告訴根帝洛人完全聽命於祭司的感覺既不安全，亦不光彩，那是一種逃避現實、不負責任的行爲。我甚至和大祭司當面辯論，雖然根帝洛人沒有清晰的邏輯概念，我還是讓他站在臺上，半句話都說不出來。我開始有些成就感，羣衆的表現開始不同了。我覺得我們已經開始將一個迷信無知的種族導入正途，畢竟眞理只有一個。

在我沾沾自喜之時，一件我始料未及的事情發生了。我不想推卸責任，我早該預防的，但是我沒有。我們把根帝洛的祭司攻擊得體無完膚。當一個人的父親被人羞辱時，作兒子的決不會袖手旁觀。不僅因爲血濃於水，而且因爲被羞辱的不單是一個人，而是整個家族。祭司是根帝洛人的精神支柱，對他們的重要性更甚於父

親——我們羞辱的是整體根帝洛人。

那是在一個衞星都落在地平線下的晚上，我被憤怒的吼叫聲和雷射鎗的聲音驚醒。憤怒的根帝洛人攻進了營地，我的船員正在奮力抵抗。根帝洛人弱小無力，但是搶了先機，他們趁我們沒有戒備殺死了警衞，拿到了雷射鎗，我們不再佔優勢。我的船員亂成了一片，外面至少有四五百人。也許有四五千人？而我們卻只有二十幾個人。營地裏煙焰瀰漫，有人向我走了過來，我認出那是鮑格，他衣衫不整，一支雷射鎗掛在腰際晃來晃去的。

「船長。」他大吼一聲，聲音幾乎被鎗聲和人聲淹沒，「他們暫時攻不進來，但是我懷疑我們能支持很久。」

「撤退！」我吼道：「全部撤回太空船。」

在環繞根帝洛行星的軌道上，我望著下面那顆藍綠色的星球。七、八個月來的努力全成了泡影。來時的二十七人有三人死亡，四人受傷。我憤怒地發現范辛是死

亡的三人之一。這是我行商以來最狼狽的一次。只因我低估了根帝洛人。

我向聯盟請求處分。當我回到總部時，發現一切都不同了。商隊的組織和老闆都改變了。他們歡迎我們歸隊，而我的任務一直沒有再被提及。聽取我的報告之後，聯盟把根帝洛畫爲禁區。

這件事本來應該就此結束了。是該結束的。也許是上帝有意安排。一部XT三○○○型人工腦誤入根帝洛星的大氣層。它落在根帝洛上面時依然功能正常。在此以前有幾次我企圖再回到根帝洛，每次都遭到根帝洛人的攻擊。奇怪的是這部人工腦卻並未因爲是人類的產品而遭破壞。它甚至進入了根帝洛的村莊，送回了不少資料。

我在根帝洛上空的軌道上取得了XT三○○○的控制權。我心有不甘，想弄清楚那上面究竟發生過什麼事。

事情還不夠清楚嗎？我一直以爲我和鮑格導出的結論是正確的。XT三○○○送回來的資料卻推翻了我的說法。根帝洛人能被祭司，被自己催眠。但是人工腦卻無法被催眠。經由XT三○○○的視覺和各種機能的幫助，我發現根帝洛祭司的每

次預言沒有一次不應驗的。上帝和我們開了一次天大的玩笑。我在根帝洛上時早該注意到祭司預言的準確性，只可惜一個人所見的都是他希望見到的。可是爲什麼有了人類的干涉，這些預言就完全失效了呢？我讓XT三○○○跑遍了整個根帝洛，在艾波隆那一村的圖書館中，我找不到任何關於我們到過根帝洛的紀錄，老天，難道卻是我的精神不正常了？可是我們的營地依然留在村外，和我們離開時沒有兩樣。

我離開了根帝洛，我實在受不了那種孤獨感和滿腹的疑問縈繞不去的感覺。

我再回到根帝洛是在五年以後。在那五年之內我參加過各種莫名其妙的學術團體，我親自學過不下數十種的占卜方法，我思考，我辯論。我逐漸發現許多所謂大師喜歡以科學標榜占卜，甚至編造出許多理論，這些理論有一個共通的特點，就是經不起嚴格的推敲。我也了解到許多人眞正具有天賦的異稟，能知道別人無法知道的事情，而無涉於他所用的方法。有人能預測一些事，正如某些動物天賦的本領一般。占卜的方法不能說是科學，它更接近於科學的外圍部分——公式。一個有特殊

秉賦的人只需應用公式，不必理會那些勉強湊合的理論，仍然能發揮驚人的效果。最重要的是人、方法，而不是亂七八糟的理論。其中對我最有幫助的是一位心靈學家柏格的研究成果，他發現了一種叫做纖波的能量轉移形式。在一些曾經表現過驚人的心靈能力者身上收到較大的纖波輻射量。他堅稱纖波是心靈能力的基本傳遞方式。

纖波探測器對根帝洛星表面起了極大感應。我冒險下到星球表面將探測器裝到XT三〇〇〇身上。在衞星軌道上，我日夜分析著XT三〇〇〇傳來的資料。纖波幅射量居然均勻分布在整個星球上！我實在無法理解。

如果帝國軍未曾發現這個星球，也許我永遠也不會發現根帝洛的秘密。兩艘隸屬帝壤五的帝國巡洋艦開到了根帝洛，他們發現了在軌道上的我，我表明了自己的身分，聯盟一直和帝國之間相安無事。巡洋艦的指揮官打算登陸。我警告他上面的居民對人類很不友善。

「哈！」螢幕上的指揮官面露不屑的表情，道：「帝國士兵什麼時候對人友善過？」

帝國軍和根帝洛人無可避免地發生了武裝衝突。我實在不忍心看那些弱小的根帝洛人被帝國士兵殘酷地殺害，根帝洛人的屍首疊滿一村又一村。然後，最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

纖波探測器探測到極不尋常的擾動。土地開始崩裂，帝國士兵葬身在崩塌的土石中。海水倒灌，淹死了剩下士兵的大部分，其餘的，有的被根帝洛人殺死，有的死因不明。登陸的士兵全軍覆沒，而根帝洛人除了被帝國軍殺死的竟都毫髮無損。

上帝！這個星球是活的！

帝國軍一波一波的增援，却無一人生還。嚇得帝國的指揮官面無血色地下令返航。

纖波探測器在這段時間內收集了許多寶貴的資料，XT三〇〇〇也在這次事件中被埋入土石之中，總算它也貢獻了許多。我在根帝洛已經無事可做，也無法再做什麼。我帶著所有資料，回到人類世界。

我一次又一次地分析著這些資料。其實結論早已出現在我腦海之中，但是我就

是不願意相信。直到最後，我精疲力盡了，結論仍然只有一個：根帝洛人眞的是奴隸！

纖波充斥於根帝洛的各個角落，它們來自根帝洛上所有的生命，所有的人，甚至一草一木。幾天前我將根帝洛的纖波資料化爲電訊。老天！它的波圖竟然和人腦的神經脈波十分類似。我反覆推敲，得到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它是一個生物體！我是說根帝洛，它的全體纖波表現出近似生物的生命現象！不，不是生物，它沒有形體。沒有記憶體，它能記憶嗎？它有學習能力嗎？我努力從記憶中搜索一切，直到一幅關於這個近似生物的清晰圖象出現在我心裏，我知道一定是這樣，但是我需要更多的證據。

根帝洛人的祭司如何知道將會發生的事？一個人如何知道一羣人的動向？答案很簡單！只要這羣人毫無保留地告訴這個人他們所要做的事。根帝洛人的纖波聚合成一個組織，這個組織表現出一種獨特的現象，我只能像傳教士稱靈魂爲生命一樣，稱它作生命現象。它來自每個根帝洛人，每種生物的意識深處，每一個根帝洛人的心思都是構成這個組織的單位。它知道一切，它決定著根帝洛的命運。

自然現象是最難解釋的一環，它如何預知天災地變？我想到一種無所不在的生命體：細菌！將有天災之前，譬如火山爆發，最接近地心的細菌大量死亡不是一種徵兆嗎？可惜我一直沒機會證明根帝洛的細菌是強烈纖波源。我又想起范辛所說「關於統計機率的令人驚訝的生物現象」，會不會是纖波造成的？范辛已死，我永遠也不會知道了。

我推演得這種生命現象的進化過程：有兩個相同的生物族羣，雙方的根帝洛纖波聚合體都感受到天災即將發生。却只有一方能以某種纖波回收方式將這種訊息傳遞給族羣組成分子，使他們知道天災將至。另一方却不能。前者具有較優之生存條件，天然淘汰使有感應力，感應正確而相信感應的族羣留存下來。沒有感應力，感應錯誤或不相信感應的族羣則被淘汰。進化的結果形成了一股能自我保護的集體心靈力量，根帝洛人永遠不自知地朝著安全的方向走。我相信祭司在根帝洛人的心靈進化過程中一定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們是那種纖波訊息的回收者。在根帝洛人整體行動互相配合的情況下根帝洛人千萬年來的生活一直維持在平衡的狀態中，所以根帝洛人一直安於環境，但是人類破壞了它的平衡。

人類的纖波並不屬於這近似組織的一部分。所以根帝洛人的祭司無法預測人類的動向。在我們爲了自己的理由第一次干涉了根帝洛的天氣之後，這個組織，也是每個根帝洛人的極小部分心靈開始感受到威脅的存在。以後鮑格又做了幾次「無害的實驗」使得這種感覺益甚。這點在根帝洛人的行爲之中可以看出：當時祭司預言人類很快會走，我相信那只反應出了這個生物組織的需求。我們沒走，這團組織——我相信它不能做完整的思考——如果思考不單指腦神經脈衝的排列組合的話，它歸納出一個結論：必須除去人類的領袖。我想這也反映出根帝洛人意識潛在面的一小部分——根帝洛人沒有祭司便不能行動。於是和我最親近的根帝洛人成了大義滅親的最合適角色。我十分相信艾波隆並不知曉他當時所做的事。集體心靈進化了這麼多年，根帝洛人的潛意識中應該也能明白心理創傷和生理創傷具有同等的威力。在不自覺的情況中去做一些自己不願做的事該是較合理的進化結果。

根帝洛人的企圖沒有成功，人類反而變本加厲地去破壞祭司的預言。我眞傻，當時我應該可以看出祭司的預言有極高的準確性，否則我如何將油田吸乾，把鐵礦換作無用的礦石來開根帝洛人的玩笑呢？但是就像我先前說的，人類所見，都是他想見到的，我鑄成了大錯。我一直對那三位死亡的船員感到歉疚，尤其是對范辛，他本來還有好長的一段人生道路要走。積怨就像火山，蘊釀到某種程度就無法抑遏了。根帝洛人對我們發動了全面攻擊。他們達到了目的，我們撤出了根帝洛。

帝國軍的入侵是另一種更大的威脅。纖波集合體發揮了我一直不能想像的威力。在能考證的歷史上，精神力量一直和超距力有著不可分的關係。我在根帝洛上面總算親眼見識到了，那才叫災難！根帝洛人大概也不能明白當時發生的事。頂多是將它當成是一件神跡紀錄下來。這對祭司地位和根帝洛星球的平衡都有好處。

我又試著回到根帝洛。這次我將一部全新的XT三〇〇〇放到下面去。我認定了XT三〇〇〇對纖波不會起感應，應該不會被摧毀。我發現纖波分布有極大的改變，各處都有嚴重的天災地變。根帝洛人和人類本來能相安無事的。是我！是我破壞了平衡。

從那時起，我開始酗酒。

我發現麥林的面前散亂地放著十幾個空酒瓶，他又替自己斟滿了酒。我阻止他

道：

「老爺爺，你不能再喝了。你根本沒有必要爲此酗酒。聽著！我讀過，也親眼見過獨立文明因爲外力入侵而崩潰的。那是在我的家鄉，現在邊地九轄區裏的歐斯。那時我才三、四歲，發生過的事都只有從老一輩的口中聽來。歐斯在帝國發現她以前，是個美麗的地方。她有自己的文化，總以爲自己是天之驕子。那裏人們的觀念對所有的文明人，甚至對我這當地人而言，實在可說是愚昧到了極點。但是人們在這封閉系統內一直相安無事。對他們而言生活給他們的感受也許比我們的生活好過數百倍。可是帝國發現了她。在帝國有意無意的各種侵略之下，歐斯文化完全崩潰。你知道對一個從不知道外界事務的種族而言，那意味著什麼嗎？」我發現我幾乎是哭喊出來：「我活在新舊交替之間，我對歐斯，對她上面的人類有一份特別的感情。你不能想像那種慘狀。與其當個傻瓜渾渾噩噩地過著安逸的日子，我寧願腦筋清醒地面對殘酷的事實！就算你不到根帝洛，以後也許會有其他的人像帝國軍不是爲著通商却是懷著其他目的而來。根帝洛人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之下是不是會更慘呢？傳播知識的動機絕不是錯的。更何況根帝洛人有能力保護自己。上帝在星球

與星球之間安置著致命的眞空，也許祂原意就不希望人類跨越。而我們却違背了祂的旨意。」我喘著氣，覺得胸中有股熱火久久不能平息。麥林拍拍我的肩膀，又喝了一口酒，說道：

我酗酒不單是爲了這個原因。最重要的理由是：我發現我自己也是奴隸！

根帝洛人並不是唯一受到上帝恩寵的種族。

從前我一直不相信占卜，直到後來我眞正見過一些眞實紀錄。五十年前邊地五的一位居民預言了一次大地震，世人將他視爲瘋子。他是個幸運的瘋子，在這次地震中只有他一家人倖免於難。爲什麼有些事情的發生一些人早能知道？是不是說它是故意被安排著要發生的？於是「命中註定」一詞被用來解釋世界。有多少人曾指著史書說「這是早已註定的」？一隻看不見的手推動著人類的歷史，這隻手是誰的？上帝？如果是，祂這麼做又有何意義？許多人振振有詞說有一個計畫存在。這個計畫又是誰定的？也有人說出了一大堆神妙的道理，說這是宇宙的規律，很有可能，可是這是個什麼樣的規律？有誰知道眞相？我十分不幸地成爲第一個知道個中

道理的人，爲此我付出了極大代價。

人類和根帝洛人一樣活在纖波的保護之下！一個能與纖波聚合體溝通的人類，在他使用某些規則從事占卜時，一隻無形的手操縱著占卜的結果。這個人類的心中有一種唯一方法。

我在酗酒偸搶拐騙的生活中打滾了兩年。直到有一天我突然驚醒，我問我自己我這樣做算什麼？就算我是活在別人的算計之中，爲什麼我就不能好好的受人算計？我爲什麼不能在意識上選擇自己的路呢？即使它是在別人的掌握之中。我回到了聯盟。生活總是要過的。

我又回到根帝洛，我發現我錯了。XT三〇〇〇不會干擾纖波，根帝洛人却不是沒長眼睛，它被毀了。在我回到人類世界中時，我發現根帝洛的座標被人從記憶庫中抹掉了。甚至我自己也想不起它的座標了。我懷疑酒精是否對我產生了惡劣影響。難道一切只是我的想像？我向帝壤五的帝國艦隊查問，他們却矢口否認曾有這樣的事發生。上帝！

我已經够老了。在這四五十年間，我看過很多奇奇怪怪的現象，也有過許多不凡的經歷。我總以爲一個奴隸的身分豁開了一切，生活反而過得十分愜意。我又找回了我自己。我不再是奴隸。不僅是我心裏有這種感覺，事實就是如此。

我了解到一些事實。人類世界中有種種制度。爲了個人，爲了團體，這些制度的存在是必要的。如果你硬要這麼說的話，人類不也是制度的奴隸嗎？一個每天按時上班的人，他的行動不也存在著一些可預料的因素嗎？人類和根帝洛人不同。我驚訝從前爲什麼我一直沒發現：人類之中沒有根帝洛祭司，甚至每個算命者預言也完全沒有一定的準確率。我們在社會制度下有受奴役的感覺嗎？老實說我覺得有一點。生活還是一樣，端看你怎麼去看它。人類的纖波聚合體表現的現象和根帝洛人不同，它是整體纖波的自然趨向。就像人類社會制定的法律一樣，我們同樣知道權利義務所在。人類的集體心靈並未走上完全的根帝洛形式，它給人類世界的祭司的只是一條參考路徑。我開始了解一些占卜者對「命」和「運」的說法。是否某些人的潛意識中因爲纖波交通的關係而對這一整體有著不自覺的模糊概念。它暗示的是整體的意見，整體的意見不是不可違抗的，不也有多少人背世道而馳嗎？不也有許

多人在做力挽狂瀾的事，也有不少成功的例子嗎？纖波聚合體是人類部分心靈組成的，它也受到人類自由意志的影響。

我不知道人類是否比根帝洛人幸福得多。就算人類和根帝洛人完全一樣，卻又如何？人類之中沒有根帝洛祭司是否表示人類比根帝洛人自由呢？自由如何定義？當一個人覺得自己不受任何約束時，他是否是個自由人呢？生活全是一樣，端看你怎麼去看它。我覺得我已經夠自由了。

我想那天晚上我喝得太多了。第二天我出任務，從那時開始我就沒再見過麥林。

十幾年之間，我在商隊裏努力向上爬，直到我有了足夠的地位和權利來享受自己的時間，我花費了不少心血調查麥林的故事。聯盟紀錄上確實有這個人，和他自己所描述的差不多。在三十年前離開聯盟就一直沒有消息。

我相信麥林的故事嗎？老實說，我也不能確定。那天麥林喝了太多酒，有些語無倫次。也許他只是唬唬我來找些樂子。

我一直在思考著關於麥林所說根帝洛座標被人抹去一事。是麥林老糊塗了呢？還是根帝洛的纖波聚合體採取行動保護自己？或者是人類的纖波聚合體不願意再和根帝洛打交道？只有找到根帝洛才能知道一切。聯盟和帝國都沒有這顆星的任何資料。麥林的老船員不是死了，就是下落不明。

我放出風聲要找到能提供關於根帝洛星任何資料的人。我相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卻一直沒有消息。

直到有一天，一個自稱飽格的老人來找我，我發覺他和麥林描述的差不多，總給人一種喜歡刺探秘密的感覺。

也許他只是想騙些錢用用。天曉得，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我買下了他的消息。

在佛狸座三七星系中，我找到了那自稱飽格的人所說的行星。環繞著一顆中等恆星，大小比梵格小了些。我滿懷希望想看看這顆藍綠色的星球和它上面具有超凡能力的子民。它進入了目力可及的範圍。

老天！

上面光禿禿的，連個大氣層都沒有。

評註

張系國

「渾沌之死」包含三個主題。首先，它屬於「第一次接觸」型的科幻小說，敍述兩個星族（人類與根帝洛族）間第一次接觸的後果。其次，它闡釋了「你的美食是我的毒藥」的主題，呼籲各星族（各民族？）尊重彼此的文化及制度。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它討論歷史決定論的問題。人類究竟有自由嗎？歷史發展是否皆有定數？作者藉著根帝洛人的纖波聚合體，肯定集體心靈的力量。最後，當然他也把這結論引用到人類：人類可能是制度的奴隸；但人的自由意志，也可能影響到集體意識。這是歷史心理學的看法——歷史乃是實用心理學。作者對自由意志的質疑，觸及一個基本的哲學問題。

「渾沌之死」從「我」（敍事者）和老商船水手麥林的對話，帶出整個故事。這是傳統科幻小說的寫法。作者寫來，頗引人入勝，手法平實。最後根帝洛族整個從那顆藍綠色的星球上面消失，雖是可預料的結局，但仍不失爲有力的結局。「渾沌之死」是篇成功的科幻小說。

許順鏜，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生，臺灣省嘉義市人。嘉義高中畢業，現就讀臺大電機系。

夕沉

何復辰

1

羅眞靜靜的坐在山坡的一塊大石之上，望着遠方的暮色將天際渲染成一片霞紅。又是一天過去了。她轉頭望着身後那一扇巨大而冰冷的鋼門，眼中不禁又滴下幾顆淚水。自從康寧把他自己關進鋼門內的實驗室之後，這已經是第一百八十二天了。這半年以來，羅眞幾乎每天都到實驗室來看他。可是不論她如何呼叫、懇求，鋼門之內却都是毫無半點回音，死寂猶如一座巨大的墳墓。

在進入實驗室之前，康寧曾經告訴她，除非他把工作完成，自己走出實驗室，

否則任何人來找他，或是任何事情發生，他都將一概置之不理。羅貞當時曾半撒嬌的問他：

「連我你都不理？」

「是的。」康寧將兩手按在她肩上，用一種很深沉的眼光看着她：「妳知道，我當然不願意這麼作，可是我不得不如此。」

「寧，你不是在開玩笑吧？」

「我寧願我是在開玩笑。」康寧的嘴角牽動了一下。他低頭吻着她，在她耳邊輕輕說：「我愛妳。」說完，轉身大步行去。

「到底是爲什麼？是什麼性命攸關的事那麼重要？」

「不錯，是性命攸關的事。」康寧停了一下，並沒有轉過身來：「妳的，和我的。」

「寧！寧！」羅貞在後面追着。

康寧走進鋼門之內，低着頭說：「妳回去吧。我不能再看到妳，那可能會使我改變心意的。」

他伸手按下一個開關。大鋼門緩緩的關上，發出悶雷般巨大的聲響。那扇門是二十吋的强化鋼板作的，門上沒有半點縫隙，也沒有任何傳話設備。羅貞伸手在門上敲了幾下，只發出一點極爲微弱的聲音，康寧無論如何是聽不到的。就算聽到了，他也不會把門打開。康寧絕不是那種會輕易改變決定的人。他一旦決定要作什麼事，那件事就等於是完成了，剩下來的只是時間問題而已。這一點羅貞在五年前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就知道了。

那一年羅貞才二十三歲，陪着他父親去參加全國歡迎康寧載譽回國的盛大酒會。康寧雖然也只有三十五，但却已經是世界知名的電腦學者。這一次，他更以一篇生物電腦方面的突破性論文發表在國際電腦科技學會，震驚了全世界。最主要的是，由於康寧的這項研究成果，生物電腦已經從理論推展到實用的階段。而生物電腦一旦開始生產，勢必將使得全世界現有的電腦變得如同孩童用的玩具一般。因此，康寧的這個歡迎酒會，不但是國內近五十年來最大的盛會，而且也吸引了幾乎全世界所有主要電腦公司的代表。

然而這些人在康寧的眼裏似乎都不存在。自從他發現了羅貞之後，他的眼光就

再也不能離開她超過五秒以上。而羅眞也是。她看到他在和世界最大的電腦公司副總裁交談的時候，眼裏的光輝仍然向着她閃爍。她看到他在和行政部門首長相互舉杯的時候，杯子竟是向着她的。最後，她看到康寧向她䀹個眼，站到歡迎臺上去。

「各位，非常謝謝大家替我舉行了這麼盛大的酒會，我十分感激。現在，我要請大家看一樣東西。」

說完，他的助手推出一架相當巨大的物品，用布幕覆蓋着。康寧伸手揭開布幕，現出一臺看起來並不十分起眼的機器：

「這就是生物電腦的原型。」康寧的臉上充滿着自信的表情：「它的記憶組件工作的情形，和我們的大腦極爲類似。換句話說，它不但有記憶，而且是會思考的。我把它獻給我們的國家，和……」康寧的眼光又看向她：「一個我尚未認識，但卽將認識的人。」康寧走下臺，只留下那架生物電腦在臺上：「我已經輸入了一些基本資料在裏面。各位不妨考考它。有什麼問題，儘可提出來問它。」

羅眞遠遠看着幾乎所有的人都在朝臺前擠去，連她的父親也不例外。康寧却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在她身邊，眞誠的望着她，輕聲說：

「這裏面好吵。我們到外面看夕陽，好嗎？」

2

夕陽已西下。

晚風吹起一絲頭髮，拂得頸邊有點癢癢的，也將羅眞從回想之中拉回到現在的時空裏。她伸手掠了一下頭髮，忽然背後響起一個熟悉已極，但却又有點陌生的聲音：

「我本來想趕着出來陪妳看夕陽的，可惜還是來不及了。」

羅眞像觸電般的呆在那裏。然後她突然轉身，熱淚滿面的投向那個熟悉身影的懷抱。

「妳瘦了。」

「你瘦得更多。」

「每天吃速成飯，怎能不瘦？說說看，妳要怎麼補我？」

「進屋再說吧！」

康寧和羅眞相擁着，緩緩走向他們的住所。康寧轉過頭，留戀的看着天邊：「眞可惜。差了那幾分鐘，就看不到了。」

「明天還是會有的。明天我們再一起看，好嗎？」

康寧默默的點點頭，臉上却閃過一種異樣的神色。

他們的住所和實驗室其實只隔了一個小花園，幾步路也就到了。羅眞愛憐的撫着康寧的臉說：「先去洗把臉吧。我把飯菜熱一熱，三分鐘就好。」

康寧洗完臉出來，看到桌上已然擺好的飯菜，兩隻眼睛不禁愈睜愈大。菜裏包括有玻璃龍蝦、麻辣腰片、回鍋肉、燉牛腩，外帶一盅竹筍排骨湯，全是他最喜歡吃的。他高叫了一聲道：「不可能！妳怎麼可能準備得……不！妳怎麼可能知道我今天會出來？」

羅眞無限溫柔的看着他，嘴角帶着淺淺的微笑：「你說呢？」

「我知道了！原來妳每天……妳一定是每天……」康寧語不成聲，一衝上前，

緊緊將羅眞抱在懷裏：「眞，我的小寶貝，這些日子可眞苦了妳了。我……」他還想說什麼，但他的雙唇，已經被另兩片同樣溫熱的雙唇封住了。

牆上的大型液晶視幕右上方有個小方格，顯示着現在的時間正是凌晨兩點。羅眞已經躺在康寧的懷裏，安詳的睡着了。康寧緩緩斜坐起來，輕輕將手臂從羅眞的頸子下抽出。他走到視幕之前，按下幾個鍵，視幕顯示出一長排的樂曲名稱。他伸手在「諸神的黃昏」那裏按了一下。視幕上的字開始消失，換上一片淒艷的紅霞，兩旁的擴音器也輕輕的傳出樂聲。康寧回頭看了一下，羅眞仍然睡得很熟。他燃上一根已戒了五年的紙烟，仔細聆賞着那悲愴的音符。過了一會，他取出一張紙條，開始在上面書寫。寫完之後，他將紙條壓在桌上，關掉視幕，走回床邊，愛憐的看着羅眞。一滴眼淚從他的臉頰滑落，掉在羅眞皎潔的臉上，一如清晨花瓣上的露珠。他伸手將那滴眼淚拭去，又替羅眞蓋好毛毯，然後自己披上一件睡袍，走出臥室，走過小花園，消失在黑暗中看起來一如怪獸巨口的實驗室大門之中。

3

「眞：我先走了。我在實驗室等妳。妳來的時候，可能會看到一件超乎妳想像之外的事情。但請不要驚慌，也不要悲傷。不論在我身上發生了什麼，不論我變成了什麼，請記住，我是爲了愛妳才這麼作的。爲了妳我之間，無限美好與恆久不滅的愛。

寧」

當羅眞看完這張字條之後，只覺得眼前的事物全都變得昏黑而模糊，而她的身體，也開始不由自主的抖顫起來。然後，她的體內又不知道從那裏生出一股力量，使得她的雙腿開始移動，朝實驗室奔跑。

實驗室過了大門之後便是一條傾斜向下的通道。羅眞在那裏跌了一跤，滾了兩圈，爬起來又繼續跑。通道的盡頭又是一個較小的鋼門。當羅眞快接近它的時候，那個鋼門突然自動打開。羅眞一衝而入。

在她眼前展現的，是一個極大的空間。這空間的四周，似乎都是由金屬構成

的。在幽暗的照明下，可以看見的部分，都閃現着金屬的藍光，而未能看清楚的部分，則似乎可以伸展到無限遠。在這個空間的中央，矗立着一個極其龐大的機器。這機器是如此巨大，以致於看起來簡直不像是機器，而像是整艘星際戰艦被搬來放在這裏一樣。羅眞驚魂甫定，那機器却突然閃現出一排柔和而多彩的光線。康寧的聲音自機器裏傳出來。

「眞，妳終於來了。我等妳好久了。」

「寧！你在那裏？你爲什麼不出來？」

那機器沉默了一陣子。

「眞，我……我要告訴妳一件事。」它結結巴巴的開始，然後突然像是下定決心：「妳現在所看到的，是一具超級生物電腦。我就在電腦裏面。我已經和這電腦結爲一體，永遠出不去了。」

「你說什麼?!」

「眞，妳不用怕。妳先看看這個，我會慢慢解釋給妳聽。」那機器某一個地方的視幕突然亮起來，現出一系列人體腦部的各種掃描影像：「這是我腦部的掃描，

是在六個多月以前作的。妳可以看到視丘下面有一團異常的影像，那是一個惡性腫瘤。它已經蔓延到腦幹部分，因此沒有任何方法可以切除。邱醫師——就是那個邱鬍子，邱主任——精確的判斷即使使用藥物控制，我最多也只能保有一百八十天的清醒，誤差不會超過五天。在那之後，我的意識不是會失常，就是會部分或全部喪失，然後我會在第二百四十七天左右死亡，最多不會超過兩百五十天。」

「不！那不可能！」羅眞搖頭叫着：「寧，這種事不會發生在你身上！不會是你！」

「我的第一個反應也是這樣。」那機器傳出來的聲音，竟然也帶着些許哀傷：「但是我是學科學的，我不能否定科學上鐵證如山的事實。當時我只覺得：我要失掉妳了，我再也不能活着來愛妳了。眞，妳知道嗎？那天晚上，我根本不能入睡。我坐在床邊，看着妳，偷偷的哭了一整夜。但後來我忽然想到，我在腦電波與生物電腦的直接輸入上已經快要達到突破的階段。我可以利用剩餘的生命完成這項研究，而將我全部的腦電波輸入生物電腦之中，這樣，我的思想和記憶便可以永遠貯存起來，從某方面來說，我也就可以不死了。天可憐見，昨天在最後關頭，我終於

成功了，因此我才能走出來，和妳見最後一面，然後今天早上我自己先來這裏，完成了輸入程序。妳看，我連最後的記憶都保存得清清楚楚，可見我眞的是成功了。眞，這是人類生命史上最大的突破，我們再也不必畏懼死亡，我們可以眞正永遠在一起了！」

羅眞徬徨無定的揑着手聽着，時而將一隻手搗在她的嘴上。

「眞，妳怎麼啦？」那機器的聲音帶着關切：「妳怎麼不說話？妳不高興？還是——妳不相信我說的話？」

羅眞走上前幾步，伸手在那機器上摸了一下，又抽回來：「我……你叫我怎麼說呢？這怎麼可能？昨夜我們還在一起，而現在，你……你却……」

「眞，我知道妳一時很難接受。」那機器柔和的說：「但這是不得已的辦法，也是唯一能讓我生命延續的辦法。最重要的是，在這裏面的，眞的是我，完完全全，一點也沒有偷工減料的我。而且說不定更好。我曾經記得的，再也不會忘掉。妳要不要考考我？妳的生日是一月二十日；我們的婚禮，是在五七年九月一日舉行的；我們的蜜月，那眞正是蜜月，因爲是在月球上度過的。我要抱妳入新房之前，

還因爲忘了地心引力的不同，而差點將妳拋到天花板上去，妳落下來的時候，說……」

「不要說了！寧，我求求妳，不要再說了！」羅眞搗着臉，她的身體劇烈的抽搐着，淚水從指間奔流而下。

「眞！眞！」那機器哀求的說：「妳不要哭，我不說了，妳不要哭，好嗎？」

那機器左勸右勸，說盡好話，羅眞却只是哭個不停。最後大機器也沉默了，只有一些儀表板上的燈還在不斷閃着。

過了一會，羅眞忽然聽到一個類似開門的聲音。一陣腳步聲自身後不遠處傳來。她猛一回頭，看到康寧熟悉的身形正自黑暗中向她走來。他身上穿着一套整潔的休閒服，臉上掛着慣有的微笑。

「寧！」羅眞尖叫一聲，飛奔向前，撲在他懷裏：「康寧！你這個壞東西，我就知道你是在騙我！這回……」話還沒說完，她又發出第二聲尖叫，一把推開那個康寧，後退了好幾步，臉上帶着驚恐萬狀的表情，好像看到了鬼一樣：「你……你不是康寧！你是什麼東西？不要過來！你不要過來！」

那個康寧攤攤手，臉上換上苦笑的表情：「怎麼我又不是康寧了？我不是康寧，還會是誰？」

羅眞又尖叫一聲，後退到大機器那裏，扶着它：「寧！我求求你，把那個東西弄回去！不要嚇我了，求求你！」

那個康寧一時僵在那裏，雙手仍舊攤開，臉上依然苦笑，在微暗的燈光中看起來極其詭異。然後他突然轉身走去，又消失在黑暗中。

「本來我是想討好妳的。」康寧的聲音又回到機器裏：「我花了好大的功夫才做出這個遙控替身，好讓他陪妳。告訴我，妳是怎麼發現的？我做得那麼逼眞，甚至連心跳、體溫都有！」

「你的身子，我還不知道嗎？」羅眞白了大機器一眼：「却弄個假人來嚇我！」

「眞，對不起。」那機器低聲說：「看來，我把一切都弄砸了，是不是？但妳知道，我的本意絕非如此。眞，我現在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我需要妳的幫助。」

羅眞抬起頭來，擦擦眼淚，愛憐的撫摸着那機器：「寧，我也不知道該怎麼

辦。怎麼會這樣？你眞的在裏面？啊，寧，可憐的寧！」說着，她的眼淚又順着未乾的痕跡流下來。

「其實，換個角度來看，這也沒什麼不好。」那機器苦笑了一下：「人嘛，說穿了不過是思想和軀殼兩個部分。而軀殼是最不可靠的，生老病死，一樣也逃不過，不如早點拋棄。古時候有個哲學家不是說我思故我在嗎？只要思想能夠貯存下來，我就存在了，而且是永恆的存在！眞，妳說，這不是很奇妙嗎？」

羅眞沒有說話，只是以一種奇怪的眼光看着它。

「妳怎麼不說話？」大機器又說：「妳是怪我沒有想到妳？放心！小寶貝，我當然造了兩部完全相同的生物電腦，一部是給妳的。而且我們用的是同一部太陽能源器。只要太陽存在，我們就存在！」

「然後呢？」羅眞平靜的問。

「什麼然後？」

「我們就一直在電腦裏談情說愛？還是造兩個替身去相愛？」

「這……」大機器一下子被問倒了。它想了一想，又換個語氣：「永遠相愛，

不是每對情侶都信誓旦旦的嗎？我們不是也如此說過？怎麼，妳不願意？」

「我當然願意。」羅眞的聲音依然平靜：「但我指的是有血、有肉、有笑、有淚，能够一起去摘野花，看夕陽的活生生的愛，而不是……不是像那樣靠電腦波去愛，我不能接受。你不能把人就分成思想和軀殼兩個部分。這世界上有許多東西是不能分開的，好像蠟燭，如果我們把燭體和燭心分開，它根本就不能發出光亮，也就不能成其爲蠟燭了。」

「那妳想怎麼樣？」大機器的聲音稍微提高了：「妳說的那個活生生的康寧，只有幾天好活了，妳是希望我再將腦電波傳送回去，然後早點死掉嗎？妳寧願要一個將死的人，而不願意我用這種方式活下去嗎？」

「我……我不知道。」羅眞的心中開始混亂：「他呢？讓我看看他好嗎？」

「他是誰？我不是在這裏嗎？」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羅眞的眼裏閃着晶瑩的淚光：「求求你，讓我再見他一面，好嗎？」

大機器的燈光開始變幻，顯然正在考慮這個問題。不久之後，一架小型的機器

人從黑暗中滑出來。大機器說：「跟着它走吧。」

羅眞跟着小機器人進入大機器的內部，經過幾條通道，來到一處相當廣大的空間之中。這個空間的中央擺着一個巨大的儀表臺，看起來像是操作或控制中心。左邊則有一個類似床的東西，其上有一個透明的罩子，罩子裏很明顯的可以看到有兩個可以供人躺臥的床位。康寧的軀體就躺在其中一個床位上。羅眞撲上前去，透過罩子凝視着他。康寧的臉上沒有什麼特別的表情，就像是眞正睡着了一樣，只是臉色比較蒼白一點。

「打開罩子，好嗎？」羅眞帶着懇求的聲音，聽起來令人心碎。

「那恐怕不行，眞，」大機器的聲音，在它自己的內部聽起來十分渾厚：「我把我自己的身體放進罩子之時，是經過相當複雜的處理程序的。在這種情況下它可以以生命暫停的方式維持千百年不壞。我當然希望人類終有一天能够發明徹底治療癌症的方法，那時我就可以再重見天日。如果現在打開，可能就來不及再放進去了。」

「寧，我從來沒有眞正求過你什麼事，現在我懇求你，打開罩子，好嗎？我要

跟他在一起。」

「妳眞是不可理喻！」大機器的聲音微帶怒意：「妳自己活得好好的，難道就不管我了嗎？」

羅眞愣了一下，眼淚如斷線般的珍珠一般滾滾而下。然後她突然轉身朝着進來的方向回奔。大機器不斷呼喚着，但羅眞並沒有停下來。她頭也不回的跑出了實驗室的大門，康寧的替身不久之後從實驗室裏追出來，但門外早已沒有羅眞的影子了。他開始在花園以及屋裏四處尋找，並不斷呼喊着羅眞的名字。兩個小時以後，他終於頹喪的回到實驗室之中，用他的矽膠拳頭，懊惱的捶着牆壁。

4

傍晚時分，大機器的視覺感受器忽然看到實驗室門口有一個影像出現。辨識系統很快的判斷出那正是羅眞。她穿着一件康寧最喜歡的白色長袍，裙帶飛揚，漫步生輝，綽約有如仙女下凡一般。

「眞，妳終於回來了！」大機器發出一聲歡呼：「妳到那裏去？眞讓我擔心死了。妳不知道，我看到妳有多高興！」

「有什麼好高興的？」羅眞白了它一眼：「我還是要去看他。」

「那有什麼關係？我就是他，他就是我。」

羅眞走進大機器內部，又來到透明罩之旁。她愛憐的看着罩子裏的康寧，臉上透出一種堅毅的神色。

「請你打開罩子，讓我抱抱他，好嗎？這是我最後一次的請求。」

「妳還是不肯放棄！妳明知那會毀了我的！」

「不，你一樣可以永遠存在。他對你而言，只是一具無用的軀殼，但對我來說，却是我生命的全部。」羅眞停了一下，又說：「不論他去那裏，我都會陪着他去。」

大機器刹時呆住。然後它突然發出一連串急切的聲音：「妳……妳說什麼？妳不會是……妳作了什麼事？妳吃了安樂丸？天！妳不會眞的這麼傻吧?!」

羅眞並沒有說話，但她的眼光已說明了一切。

大機器有好一陣子也寂然無聲。然後它鎮定的說：「眞，妳等我，我馬上出來。」

兩個機器人從暗處出現。它們走到玻璃罩之前，按下一些控鈕。玻璃罩之內昇起一陣霧氣。當霧氣消失之後，罩子開始緩緩打開。康寧的臉色已經恢復正常了，但他仍一動不動的躺着。那兩個機器人走上前去，將康寧抬到控制臺之前。它們從控制臺上抽出許多電極板，分別貼在康寧頭上的不同部位，又調整了一些開關，最後，其中的一個機器人按下一個紅色的按鈕。康寧的身體開始起了一陣輕微的抖動。過了大約五分鐘，康寧突然直起身來。他拔掉頭上的電極板，伸手將紅色的按鈕關掉，然後轉過身來，用憐惜而充滿愛意的眼光看着羅眞。不錯，那才是康寧，眞眞正正而完完全全的康寧。羅眞縱身投向他的懷抱。他們緊緊的擁着，吻着，好像恨不得要把對方嵌入自己的體內一樣。

良久，康寧將羅眞的臉托起來，嘆了一聲道：「眞，我……」

羅眞却用手指壓住他的嘴唇，說：「現在什麼都不必說了，不是嗎？」

「說的也是。」康寧笑笑，扶着羅眞的肩膀：「走吧！妳昨天說過，今天還要

陪我看夕陽的。」

羅眞點點頭。他們才走了幾步，康寧突然停下來。

「妳等一下，我幾乎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走回控制臺前，打開一個抽屜，從其中取出一瓶密封的藥丸，然後用詢問的眼光看着羅眞。羅眞看一下錶，伸出兩個指頭。康寧打開藥瓶，倒了兩粒藥丸吃下去，然後回到羅眞身邊。他們依偎着，緩步走在大機器內部的通道上。大機器現在已經完全沉寂了，但走在其間，仍不難想像當初建造它時的工程是如何繁複及艱巨。

「你不覺得可惜？」羅眞偏過頭問康寧。

「人總是要爲了某種目的，活着才有意義。否則的話，不論他以什麼方式活着，終究是一具機器罷了。就像這個機器人，」康寧指着他們身邊一具已僵立不動的機器人說：「如果我們給它適當指令的話，它也能動能走，甚至會作事情，看起來跟人類完全一樣。但差別就在於，它們根本不知道爲什麼要作那些事情，而我們知道，或者說，我們應該知道，否則就跟它一樣了。我活着，就是爲了能够愛妳。

如果這個理由不存在了，我還躲在那架笨機器裏作什麼？」羅眞噗哧一笑。康寧也偏着頭問她：「那妳呢？妳怎麼下得了那麼大的決心？」

「就跟你剛剛說的一樣啊。」

「哦，那妳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羅眞並沒有說話，只是白了康寧一眼，把頭更深的埋在他的臂膀裏。康寧也順勢將羅眞擁得更緊一點。他們不知不覺已走出了大機器的內部。羅眞慢慢感覺到體內有一種暖洋洋，但又軟綿綿的感覺昇起，就像冬天泡在熱水裏一樣舒服。

「寧，我覺得好像快走不動了。」

「我也一樣。我們找個地方坐下來吧。」

康寧扶着羅眞，靠着大機器坐下來，面對着實驗室大門。門外，天空已被渲染成淡淡的橙紅。

那種舒服的感覺更甚了。羅眞任由上半身鬆軟的依着康寧。康寧低頭吻着她的秀髮，兩手環抱着她，用最後一點力量把她擁得更緊。

一道金黃色的光線從實驗室大門右上方的一角射進來，然後這道光線慢慢的擴

散開來，就像一把摺扇在慢慢打開一樣。不一會兒，整個實驗室已浸淫在一片金光映照的幻影之中了。

評註

張系國

「夕沉」是篇浪漫科幻小說。情人不能同生，但願同死，連電腦也阻擋不住。以血肉之軀與鋼鐵之軀結合，也是科幻小說常見的主題。「夕沉」頗能讓有情人共鳴，故事推展自然。

何復辰，臺灣嘉義民雄人，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生，高雄醫學院牙醫系畢業，曾任高雄醫學院牙科講師兼主治醫師，現在嘉義執業牙醫師。曾獲第七屆時報文學獎科幻小說佳作。

驚夢曲

平路

一　驚雷

那天，如同驚雷一般，他感覺一根金針鑿入他的腦骨；然後，劈刺般的光影在他眼眶上癢癢地流動。他接連着震悸了好幾下，彷彿從一場最酣沉的睡夢裏醒過來。

當日，煙波浩瀚的密西根湖畔，他從亙古的黑暗之中浮出水面的時候，炙目的光線照射着他燐灰斑斑的軀骸；掩面的鬢髮如同水藻，在穹蒼之間裂開幾條斜細的縫又隨即被沉積物淹埋住了。等到絲絲縷縷的光亮再次透進來，卻不知其間經過多久，是多久、多久以後的光景……

之後，他恍恍惚惚的視覺裏，人影飄來飄去，推着他一扇門一扇門的進。人影彷彿都披着一式的衣服，闃寂無聲地在他周圍飄來飄去……他彷彿躺着，又好像坐着，似乎清醒着，又分明是夢境……不痛、也不癢，只覺得被掏空一般的翻攪、被擠壓一般的衝撞……許多日子以後，他才知道，那是在修補與汰換他全身的器官。

再後來，他感覺自己時時刻刻都被那像是雷達、又像是電視的弧形大螢光幕包圍，上面切分成許多畫面，隨時閃爍着信號；有時畫面還會稀奇古怪地盤繞起來，彷彿幾隻摺疊的圓球……漸漸地，他周圍的人影也凝聚成了實體，一個個白皙、安靜、面無表情的實體。他偶爾撐開眼皮看他們一眼，有時，他也能分辨出眞人中間居然還摻雜着幾個走起路來步履極爲僵硬的機器人。

一天早晨起來，他試着張開嘴巴，用勁地清理喉嚨，他聽到的，竟只是又尖、又細地哼唧了幾聲。那時候，他才知道整日躺着不動的自己原來這麼孱弱；同時，他却驚喜地發現自己畢竟揀回了一些聽覺。

慢慢地，他能够下床挪移了。有一天，他站在螢光幕前面，或許是感應到了他的注視，螢幕一變成爲光潔的鏡壁，除了倒映出室內的景物外，鏡子裏站着一個陌

生的人（倒嚇了他一大跳）！他慢慢回過神來，好奇地看着鏡子裏的自己，濃密的頭髮、晶燦燦的眼珠、配上胸肌、胸毛……他知道有些是移植的、有一些則是外科手術塡充進去的，還透着嶄新的硬札。

他試着舉起手臂，手臂沉甸甸的，上面又滿覆着輕盈、閃亮的金色汗毛。他的手掌摸到自己的面頰，在那撫過去一片陌生的臉上，却觸到幾塊扁塌的鼻骨，彷彿極突兀地凹陷下去。他倏地心頭一震，那感覺竟然是這一向所未有的熟悉，他繼續搓摩着幾塊鼻骨，指尖沁出潮潮的汗水……這一向，在木然與粗糙的肌膚包裹下，彷彿只有那扁且塌的鼻骨，才帶給他一些連繫生命本源的記憶。

而他的腦海中，除了此靈光乍現的片刻外，這時却仍然混沌一片。

但是，「太空紀元」的學習，却能够在混沌中、甚至能在潛意識的縫隙裏無窒礙地進行。事實上，他的學習早已經悄悄開始，而那雷達似的螢光幕，亦負責偵測學習的進度與效率。這些日子來，他的進度不慢（正表示他的智力也在漸次復元中！）他已嫻熟「太空紀元」一些基本守則而進階「倫理」與「秩序」的公民課程：簡言之，紀元內的「秩序」只在於區域分工，是以這地球上再沒有國別的區

分，意識形態等等也早已是不存在的問題；又由於區域之間分工必須清楚，各地的居民降生下來便從程式知悉自己的職分，這就是地球公民人人所必須遵守的「倫理」。

螢光幕的畫面終日不斷，睡眠的時刻中由於潛意識與無意識的交替作用，更是學習效率的高峯：經過連續幾日夜的密集教誨，他已經能够牢記清楚地球上各區域的分工，譬如，他目前所置身的區域專攻科技，是所謂的科學園地區，那麼，不用說此地的每個人都從事於頂尖的科技工作或獻身於前衛的實驗研究。

至於他呢？他是一個無意中揀拾來，而如今也負起解答某一環科技疑難的實驗物。一旦他由眠夢中醒來，他近來突飛猛進的智力已從連續的畫面中爲他歸納、演繹出來他自身這一遭奇特的經歷：

原來，他本是密西根湖底一具被遺忘多年的軀骸。只因爲太空紀元中「宇宙公約」的簽訂，先前熱門的「外太空探險」立時限制重重；而自從海域石油被「新能源」取代，「海水抽樣研究」也逐漸成爲過時的玩意兒；卻就在這節骨眼上，原先老掉牙的、沒有人要問津的「湖底沉積物探勘學」突然爆出冷門，成爲「科學園地

區」裏科技發展的新方向：便這樣，一支湖底勘察隊將他撈起。鹹水多年的浸泡下，他的器官與肌膚早已蝕爛殆盡，而出人意外的是，在强力的電擊下，他的腦殼竟存有微弱的反應。於是，科技小組爲之整合修補，試着根據他殘存的腦骼模擬出過去的溝迴，而對現代科技最重要的議題是，這樣模擬造出的溝迴是否還能攜帶原先一式一樣的記憶。其餘外表的容顏等等，由於不是實驗的重點，就比較馬虎了事，以致於他現在草草拼裝起來的形貌，竟有幾分略似這些讓他重獲新生的族類。

「既然智力並沒有泯滅的迹象，記憶的恢復，應該只是時間的問題。」細讀着傳來的腦波曲線，螢光幕背後，科技小組的成員們信心十足地用耳機頻道彼此溝通。

他們決定再加强他的刺激頻率：螢光幕瞬時被切割成億萬個活動畫面，在他面前連續地飛旋起來。畫面中是各式各樣的物體，以各種角度通過他的網膜，只希望刺激出顯著的「認知反應」：有一次，當他看見一株高高的檳榔樹的時候，他嘴角悸動了一下；而當注視一隻蕃薯形狀的島嶼時，他竟然啊啊地叫了幾聲。

就這樣，他的反應全被巨細無遺的攝入雷達，立卽的歸類分析，資料又回饋進他面前的螢光幕；於是，蘆葦、竹林、木瓜、香蕉、夾竹桃、玉蘭花……愈來愈多

熟悉的物體，在他眼前，在他身邊，在他似眞似幻的夢裏飛旋起來，逐漸拼湊成一幅一幅似眞似幻的畫面……

「喂！等等！等等啊！」便在那夾竹桃與玉蘭花的背景下，小男孩淘氣的鬼臉讓他不自覺地開懷笑了，一面，他還尾隨那幅逝去的畫面，依依不捨地喃喃着。

這一刹，探測器上的反應恰似用電棒觸擊他的腦前葉，特別是那一枚敏感的「快樂中心」。螢光幕背後，科技專家們紛紛直起身體，緊張地注視着探測器上指針的急劇起伏。而回饋系統中這樣的顯著差異，一時亦促使他面前的螢光幕上出現了更多的小孩畫面：有時是頸間柔軟的絨毛，有時是唇邊一朶如花瓣的笑意……他益發激動了，他的指尖微微抖顫，眼睫疾速地開闔，目眶裏滾出幾滴晶瑩的淚光。孩子繼續嬉鬧着，叫嚷着，畫面中的小孩彷彿成了兩兄弟，不知何時兩兄弟身邊又出現了一位眼尾彎彎、溢滿了笑意的女人……女人有一雙素手、細而白的腳踝……踩在光潔的拼花地板上，總是發出那窸窸窣窣的聲音……啊！他忘情地傾耳聽着，忘情地跟隨那裙裾的擺動，然後，總是裝作無意地抬起頭來，瞥她一眼，而耳朶裏却滿滿都是那窸窸窣窣的聲音……啊！是那雙細而白的腳踝，地板上輕巧的走着，忙

裏忙外的收拾着，在耳邊窸窸窣窣的響着……是，是晚飯後收拾的時光……然後呢？然後他彷彿睏着了，朦朧的睡眼中，又是那窸窸窣窣的聲音，彷彿窸窸窣窣地滑落下去……啊！是衣裙窸窸窣窣地滑落……他感覺到女人滑軟的肌膚……還有柔膩的髮香……啊！那不是激情，只是太熟悉的溫暖，像女人那熟悉的、他往昔最熟悉的幽深，竟是那麼溫柔又暖和地、如往昔一般將他密密的包裹……

探測器的指針正危顫顫地指向刺激高峯，畫面倏地停頓，一時燈光大亮。他，裸裎的他，發現自己原來躺在冷冰冰的操作枱上。原來，只是一項操作中的實驗，只是一間控制中的暗室，只是一些製造出的幻覺，他再也忍不住，掩着臉嗚嗚哭起來。他覺得羞恥，覺得孤單，感覺到被耍弄、被撩撥、然後又被一腳踢開的痛苦。就在他此刻感覺到異樣惶恐卻漸漸一點一滴澄澈起來的心眼裏，突然他也厭恨起這一向環繞他的科技人類，他們彷彿那麼專注而用心，原來亦是那麼樣的冷靜而殘忍，他們究竟還是不是人呢？爲什麼面對他（總是另一名人類同胞吧！）的痛苦卻依然無動於衷呢？

「人們都是自願的、無私的、專注的、理性的，依循分工的大原則，貢獻出所

能，發揮對人類世界的最大功能……」這一刻裏，他無奈地記起這些時日來學過的公民課程，是的，他知道他的實驗已經結束了；他對現代科技的貢獻恐怕也到此爲止！他的記憶是可以恢復的，亦只有往日最熟悉的東西，可以牽引出他內裏最深沉的「快樂」與「感情」……

螢光幕背後，專家們正迅速地將實驗結果換成數據，送進「紀元電腦」，這可能將有助「記憶力」脫水、儲存、罐裝的研究，亦可能有助於某種「快樂」元素的提煉。至於剛才情境實驗中無意出現的「感情」成分，則無論如何是過時的東西，紀元電腦立即將之剔除，放入廢物檔裏。

無論如何，實驗已經結束了！近處幾個機器人正將卸下來的螢光幕拆成零件，收回器材箱裏；過一會兒。這壓克力拼裝成的實驗室也要縮小成幾個迷津，爲那下一回合太空鼠與電腦鼠的競技作場所 。暗淡的燈光下，只有他，還繼續抱着頭坐在那裏，是的，他知道他仍然記得，記得他曾有幸福的家庭，妻子與兩個可愛的兒子，住在那四季長春的島上，彷彿是綠蔭蔭的院落，市郊、公寓，公寓一樓種着夾竹桃與玉蘭花的院落……是的，他記得，記得，他一定要回憶起來！但是，失去了

螢光幕提供的密集刺激，他此時像陷身於無邊無際的黑暗當中，遠處，只有那若隱若現的一絲絲線索，像是亂礁中的水草，或是暗夜中的寒星，任由他於漆黑的過去中浮沉、摸索；那感覺，又彷彿重臨當年的災難現場，任由他在冰冷的水域中沒命的掙扎，絕望地喃喃着……

我碰到了什麼呢？——他喃喃着。

我碰到了什麼呢？是什麼竟讓我由幸福的頂峯跌落？——他費力掙扎，拚命地擺動手脚。

那彷彿是當年最後的一刻，最後的一刻他仍然不甘心地擺動手脚。

但是，他倒底碰到了什麼呢？

湖水倒底淹漫了他，淹沒了他那隻掙扎的手。

他朦朦朧朧知道是劫機。劫機吧！討價還價不成，暴徒把飛機炸掉了！

*

他很快地沉落，向湖底沉落，他一向不會游泳。

朦朧中，他知道那是什葉派回教徒幹的事！

可憐他一向不會游泳！

中學時代的體育課，一列刮得青灰的和尚頭在游泳池畔排起隊來。他，蠟燭芯一樣的身體在水邊瑟瑟抖顫，腳趾緊緊攀住那周圍滑溜的磁甎，跟着口令手臂往前平伸，兩隻脚跟才稍稍離地，他已經鶏貓子喊叫的嚷了起來：

「老師，我怕！」

原來，在某些情況下，他也是很令人發噱、很膽小的一個小人物！……

原來，人家的劫機對象只是美國飛機與美國佬，他一個扁臉塌鼻的黃種人（分明他又是黃種人裏的小人物），只是被糊里糊塗牽累了？

小人物總是被莫名其妙牽連的。

這一次，牽下了浩瀚的大水！

誰教他當初怎麼樣都學不會游泳呢？

*

什麼是什葉派的回教徒？他的連襟二姐夫當年大概清楚些。

總之是有着宗教狂熱的一批人吧！

那原本是一個紛亂與動盪的時代嘛！

難怪二姐夫總是搖頭歎息。

其實，那次出差，他本來並不想去……

還要從芝加哥到紐約去開會，對他來說，實在太遠了一點……

事實上，脚步一離開臺灣，他的心便失去了安穩。他一點也不懂爲什麼有些人可以終日馳騁於國際航線上，彷彿空中飛人；他也不懂爲什麼有些人甘於在國外置產，把家小迫不及待地送往國外。而他，只要一脚離開臺灣，他心中便懼怕着回不來了！

「老師，我怕！」

他本是怯懦又本分的一個人。

怎麼知道屍骸會沉埋於異國的湖底呢？

*

那次出差，他本來並不想去的。

在臨出國門的桃園機場，妻子還柔聲安慰他，要他不要怕，她與孩子們很快就跟着來了。

怎麼知道一別就是永訣呢？

其實，那次出差，他的心意也只在挨過兩個月，暑假一到妻子便可以帶着孩子們與他團聚，而最重要的，乃是帶孩子們去他們夢寐以求的「迪斯奈樂園」玩一趟，那是他們童年最綺麗的夢想啊！

六歲的老大閃耀着一雙晶亮的眼睛，對他說：

「爸爸，那裏有米老鼠與唐老鴨，跟人一樣大喲！」

「是嘛，乖乖，它們還會跟你握手呢！」他牽着兒子的小手掌柔聲說。

「爸爸要帶我們去世界最最大的遊樂園哩！」四歲的老二也跟着傻里傻氣的瞎起鬨！

「這兩個月你聽媽的話，就一定帶你和哥哥去！」爲了孩子們的夢想，他咬咬牙，噙住眼淚，向着出境門走去。

「米老鼠、唐老鴨、迪斯奈！米老鼠、唐老鴨、迪斯奈！米……」傻乎乎的老

二在他背後歡呼着。

「笨瓜，快跟爸爸說再見！」老大的聲音打斷了弟弟。

爸爸，再見！

*

他曾是一個疼愛孩子的爸爸！

也是一個體貼妻子的好丈夫！

他每天吞食一粒「克補」，他是那麼滿足於他的小小世界！

小小世界中，他是個每年考績甲等的公務員。

那時候，他在部裏頭作公務員，職位倒並不低，好歹是個專員。他的文筆尚可、行文也快，等因奉此便一點難不倒他。部裏的工作又輕鬆，每天午飯後他還可以伏在桌上小睡一覺，考績則每年都是甲等。

上面的部長科長走馬燈似的換，專員的位置却是安穩的，公務的閒暇裏他勤練書法，筆酣墨飽的寫下「長壽卽勝利」這句五字箴言，貼在辦公桌對面的白牆壁上，看着也覺得心安無比。

「長壽卽勝利」，他提醒自己每天吞一粒「克補」。

早晨穿過新公園的時候，他不忘坐下來吐納一番。

是不是呢？或許眞是自己善養浩然之氣的結果吧！他腦殼內中子的存量較別人豐富，活性異於常人，科技專家說這就是他能在長久的歲月之後起死回生的原因。

否則，如今他還是密西根湖底的一具屍骸。

長壽卽勝利！

*

「活那麼長，做什麼？」二姐夫當年曾不以爲然的瞪過他一眼。

岳夫家有三個女兒，三個連襟見了面就喜歡楞抬槓。

吃完飯女人家嘁嘁喳喳洗碗的工夫，三個連襟一面啜着老人茶，一面暗暗在嘴皮子上較量斤兩。

大姐夫人其實老實不過，生活之中惟一出軌的事情大概就是他愛買黨外雜誌，然後找幾則小道消息，壓低聲音，獻寶似的唸給他與二姐夫聽。

二姐夫最爲雄才大略，注重的也是世界全局，而二姐夫縱貫大勢、盱衡世情之

後嘛，總是很悲觀地搖搖頭，歎着這世界沒什麼希望了！

他，那時是二姐夫眼中的一隻鴕鳥，把頭鑽進沙裏，悄悄營造着自己美滿的家園；眷戀的，也只是脚底下那層薄薄的沙壤。

只是，二姐夫眼光還是對的！那混亂的世界上，他小小的城堡，建在沙壤上的城堡，很輕易地，便在暴徒紛起的狂飈裏倒了……

是的！那原是一個紛亂與動盪的時代呀！

他小小的家室，小小的幸福，小小的希望，便在那轟然一聲的驚駭裏，毀了！

湖底，從此埋葬着他小小的軀骸，粉碎的夢。

二 夢 迴

依然是一顆火樣熾烈的心，他滿臉都是激動的淚痕，步上了「太空紀元」連接地球兩地間的「捷運火箭」。

從升空到降落共需十五分鐘，其中包括仰角向地球自轉軌道發射，再由軌道經

反彈力落向地球的另一面，垂直的旅程，是「捷運火箭」招徠旅客的新觀念。

還是要漫長的十五分鐘啊！扣好安全帶的他，簡直一刻也不願意多等待。

亦有些旅行指南建議搭乘穿過地心的「洲際小巴」，據說還可觀賞路上的熔岩奇景，但他一打聽共需時四十五分鐘，他才不甘心白白又多耽擱掉半個鐘頭呢！

奇怪的是，這些年都白白過了。現在却一刻都不願意忍耐，耳朵裏聽着升空的火箭引擎聲，他也開始暗笑着自己這份心焦。

而事實上，自從幾天前他將記憶中浮游的片段終於拼湊齊全的那一秒鐘起，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已是他惟一的心願！

回家，回家就好了，回家就什麼都好了……這幾天來，他曾經一遍遍地這樣安慰着渴切盼望的自己。

同時，從恢復記憶的那一刻起，他便再不能忍受那自稱是科技掛帥的人種，一個個的白板面孔，分明就是科學怪人嘛！望着火箭艙外的一陣隕石雨，他邊想邊搖頭。

而那些人除了冷漠無情外，骨子裏可能更是驕傲與沙文主義的——他看得出

來，那些人顯然對自己區域內頂尖的科技洋洋自得；而根據他們略帶輕蔑的描述，地球上其他各區域的發展確實不如他們，舉例來說：如今非洲的絕大部分已被滾燙的黃沙掩蓋，少數水草區變成獸種雜居的自然博物館；整片亞洲大陸成為農礦專業區，負責生產全世界的糧食、並致力星河系的礦冶；歐羅巴是工廠區，專司製造加工；中東一帶則依然是火藥庫，掌理星際大戰。

此時艙外又是一陣閃爍的流星雨。他隨手拉下窗幕，心裏飄過的却是這些年間，地球上究竟發生過些什麼大事？——其實這幾天來他也曾請教過那批科技專家，他們却顯得懵然無知。他們且大言不慚地回答說，沒有人要研究歷史，因為沒有人要鑑古知今，只因為在這進步的「太空紀元」中，人人照着區域分工的程式運作，錯誤的可能是不存在的。

倒底這些年來，地球上發生了什麼大事呢？他亦只能茫然地瞎揣測。而依他短短幾日的觀察，彷彿是發生過一些關鍵性的轉變：便以科技來說，雖然比起他當年確有着長足的進步，但，總有些說不出的死板與僵化，總不似他當年，那時的科技彷彿活活潑潑的，充滿着各種樣的可能——或許該怪如今大多數的謎底都揭曉了，

自然不再有趣，比較起來，這未來世界，眞的不再有趣……

眞的，他確是忍不住有一些說不出的失望……對這個未來世界，對那些高唱分工實則狹隘不堪的科技人……但願，回家就好了，一旦回到他那生身的故鄉，那婆娑之洋、美麗之島，他這顆浮燥的心就會安定下來了……

艙外砰隆巨響，火箭已擦觸地球自轉軌道……又一眨眼間，火箭轉向一百八十度，直奔回程……「航程對正臺灣島，地面溫度華氏七十五度，五分鐘四十秒後即將着陸……祝各位有一個愉快的旅程。」擴音器裏，駕駛員熟極而流的播報着。

……再五分鐘……他快慰的閉上眼，眼前，那夢寐難忘的、那像一葉青綠浮在水面上的臺灣島彷彿已經在望了……啊！那蔚藍的海水……那海水，於接近陸地的地方變幻出奇異美麗的顏色，熱帶魚在淺水處翩泳嬉戲，啊！他的眼眶已爲那片熟悉的夢土濕潤了起來……

每一次只要他想到臺灣，他的眼眶裏就忍不住蓄滿淚水，臉頰兩側也會一陣一陣地痙攣……他這强烈的面部反應，幾日前曾讓那些作了一輩子人體測量的科學家們嘖嘖稱奇；而就他而言出乎意料的是，那些滿腦子科技的多烘們對他的故鄉竟也

流露出不尋常的興味：據他們說，星際旅遊之外，在這個地球上，除去白令海滑雪、新幾內亞衝浪，臺灣島是全世界票選第三酷愛的度假勝地。因此，當大家知道他即將啓程去臺灣時，亦都帶點妒意的望向他；這些微的情緒波動，出現在那羣人一向漠然的面孔上，的確顯得十分稀罕、又有些說不出來的詭異。

而無論如何，人家喜歡臺灣，總是他衷心的驕傲，因爲那是他摯愛的家鄉。可不是嗎？現在他正在「回家」的最後三分鐘途中——「回家」——啊！多動聽的名詞，這麼一唸叨，他想起當年讀過的幾首半瓶子醋的唐詩來，什麼「少小離家」啦，「鄉音無改鬢毛摧」啦！又是什麼「兒童相見不相識」啦！……

他這樣結結巴巴背誦着，心裡卻突然多出幾分倚老賣老的矜持，他試着想像自己滿頭稀疏白髮，下巴底下也是疏疏的白鬍鬚——喲！好老了呀！他下意識地摸摸下巴，想不到一摸下巴就不對了，可憐他那裡有什麼白鬍鬚？可憐他現在卻是整形過了的、這副不中不西的怪相！哎！別說兒童，沒有人會認識他了！……眞的是，沒有人會認識他了……原來他現在也只剩下孤單一個人……

可憐他的家人呢？他最親最愛的妻子與小孩呢？

哎！他不願想像他們已離自己遠去，但同時，亦不能期望他們至今還存在世上，畢竟，只剩下他，莫名其妙地地突然又活了過來！

這般轉着念頭，他兩分鐘前火燙的一顆心只得硬生生冷卻下去……

一剎那之間，窗外卻又是轟然巨響，他在巨響裡無奈地睜開眼睛，懨懨地望着火箭內的雙排座位。座位上塞滿了一看就知道是來度假的人們，那些人皆穿着顏色俗艷的衣服，臉上依然專注，卻是一副準備專心度假的專注。哎！他與他們多麼的不同，世上再沒有人能體會他的傷悲！這樣在心裡悄聲哀歎着，他搖搖頭、抹去頰邊不知何時滾落的兩滴淚水，俯身揭開窗幕，艙外正是那衝破大氣層的景象。五十秒後，火箭垂直的落向地表，亮麗的陽光下，地殼層閃閃發光，終點到了。

突然感覺自己已墜落的他，不免有些惋惜這垂直降落的角度竟錯過了他熱切盼望的太平洋岸景色。却也不待他多想，他已經聽到艙外喧囂的聲浪，他按捺下浮盪的心情往窗下望，哇！可不得了！在底下停着無數捷運火箭的廣場上，有蓬蓬草裙的少女獻上旗幟，玫瑰色臉頰的孩童加套花環，還有許多穿長旗袍的美婦人送來香吻。

那片廣場周遭則種滿了各色鮮花，再一細看，却又畫分成一個個景致完全不同的小花園，有的徧植熱帶羊齒，有的種着寒梅松菊，有的搖颺葳蕤，有的花果纍纍，有的恰如昔日維多利亞時代的繁複規劃，有的又酷肖東洋風的精工素雅，衆多花園中，還有鴛鴦在戲水、仙鶴在漫步、鸚鵡在學舌、黑天鵝在那裏昂首顧盼……於這伊甸園般的勝景間，便是那些少女、兒童與美婦人們，帶着她們甜蜜的、歡欣的、燦爛的、却其實千篇一律的笑容望向每位旅客……

他好奇地東張西望，一面尾隨着前座的旅客，脚步滑向履帶。轉眼間他由火箭艙通過天橋，已滑進水星岩搭建的「迎賓大廈」。水星岩熠熠生輝，冬暖夏涼，乃太陽系最時新的建築材料，一片一片呈不規則形狀流瀉的光影之下，則是巨幅的旋轉海報。海報上寫着這島上頂出名的珍奇、勝景、遊覽場所、餐廳酒店，以及夜夜翻新的夜總會節目等等：「如果您有興致，請至遊艇飽餐夕陽大餐並飽覽太平洋日落」，「如果您需要刺激，請坐飛翼船駕臨賭國名城——龜山島」，「如果您尋求情趣，請騎白駒上玉山觀雲海」，「如果您酷愛自然，請乘巨龜進阿里山訪神木」，「如果您渴慕原始，請移步蘭嶼參觀豐年祭、矮人祭、月圓祭、人頭祭」，「如果

您志在未來，請務必抽空瀏覽太空展、宇宙展、光年展、星河展」，「如果您來玩的目的在吃，那麼，建議您去離島品海鮮，上八仙洞嘗山產」，「此外，本地一流飯店隨時供應鮐、鮫、鱟、鰣，以及果子狸、金銀雞、眼鏡蛇、梅花鹿」，「每晚的夜總會則提供大樂隊、大舞池、大輕鬆、大爆笑、大懸疑、大驚訝」……

他有些頭昏目眩。到後來，他簡直是閉着眼睛一路滑過去，算是「走」完了這條鋪着紅地毯的「迎賓大厦」長走廊。

然後，跟着同火箭來的旅客們，他坐上了編好號的電動車，直駛座落於城市中心的度假旅館。一路，他見不到些微熟悉的景色，頭上是綿亙數里的雲霄飛車軌道；地下，則是一方接一方為了觀光客設計的遊樂園：有養飼珍禽的鳥園、繁殖鱷魚的鱷魚園、海豚表演的水上花園，稱作「沙發瑞」的野生動物園、以及自己動手的開放式果園等等。

望着遠處漸漸浮現的陌生都市，電車上的他，心中竟湧出一陣陣說不出的惶恐……

當他進到旅館，終於坐入那四處灑着香精與吊滿鈴蘭的套房裡，他望着純金打

造、隨時噴灑着溫泉水的蓮蓬頭，他這一路上惶惶然的心情倒剎時鬆懈而為疲倦……他洗了個壓力浴，四肢的骨節在熱蒸氣的排盪下一陣咯吱作響，總算周身痠疼盡去。然後，他又試用過床頭各種按摩器與指壓器，接着迷糊地睡了一會，直到暮色低垂，他才又從那兩百零三層的旅館裡信步踱出來。

旅館外的大街上一色是作觀光生意的店家，出售的則都是塑膠與壓克力的各式紀念品。他慢慢晃蕩着，心裡却逐漸覺得無聊。畢竟，他不是什麼好奇的觀光客，而可笑的是這偌大的城中心竟彷彿找不到一家不作紀念品生意的商號。

他懶洋洋踱着慢步，滿街却偏是節奏輕快的音樂。他頗生厭煩地望向那一簇一簇度假的人潮。經過一個花鐘，他望了一眼，快要九點了，難怪天都黑了，他決定往回走。

却就在這時，花鐘敲響九點的一剎那，突然轟隆一聲，滿天星斗，天空上已是各種奇幻的煙花。配着壯麗悠揚的交響樂、冉冉上升的彩色煙霧，在天上鑲成各種絕美的圖案。接着，地下的管弦也合奏起來，遊行的隊伍花團錦簇地舞了過來，行列中盡是各種化裝過的面目，有的滑稽、有的俊美、有的詭異、有的奇幻，也有的

看在他眼中實在莫名其妙的荒誕。就在這迤迤邐邐通過他面前的隊伍裡，猛地，他一眼瞥見那豎着兩隻圓耳朵咪咪笑着的米老鼠，與那歪戴一頂小藍帽斜翹尾巴的唐老鴨，突然間，他的心彷彿被什麼東西戳了一下，竟忍不住刺辣辣地痛了起來。

＊

連續幾天，他像發瘋一般行走在那樂園中，行走在那清潔的、整齊的、沒有一絲塵土、也沒有一點噪音的城市裡。

到處都是度假的人們，帶着一張張專心尋樂的面孔。於那些人中間，他找不到些微熟悉的過去，亦找不到絲毫可以證實過去的自己在這同樣的城市裡存活過的痕跡。

在那全然陌生的景色中間，他忍不住一再回想起一九八○年代的此地，繁華、骯髒、擁擠、嘈雜、墮落、混亂，而於混亂中自有其井然的秩序，擁擠中亦有其濡沫的溫暖；只是——

•當年一班在那片奇異的繁華中孜孜討生活的人們呢？

•當年那些在都市的霓虹燈底下總顯得倉皇、急燥，總顯得患得患失的人們呢？

•那一批偶爾撒幾句無傷大雅的小謊、從不懈於追求蠅頭小利，卻永遠那麼勤奮、可敬的勤奮的人們呢？

•以及那些包括他自己在內，始終比較樸拙，脫不掉骨子裡一份鄉下帶來的土氣，以至於始終活在都市邊陲的小市民呢？

有時候，他眞恨不得揭開如今這批米老鼠、豬小弟、唐老鴨、兎寶寶的頭蓋，來問他們一問！

幾天後，他徹底放棄了追尋過去，在這樂園一般的景象裡追尋他失去的過去原是不可能的！不過，他安慰自己地想着都市本來易變——如果去到都市以外的地方，一定仍可以找到他夢寐中的家園。

想到那田疇前一排高高的檳榔樹、風過時唏唏颯颯的竹林、月夜裡隨風起伏的稻浪、水牛背上振着翅的白鷺……他這幾日鬱悶的心情立刻活絡起來；再想起他小時候最愛伏在石頭上聽的，那汀汀淙淙的田水聲，他的一顆心幾乎快樂地唱起歌……

……啊……縱使他長大後爲了讀書就業的需要不得不住在都市，他的根柢，仍然牢牢紮在南臺灣鄉下呢！

他坐着遊覽用的「卡底車」離開都市，「卡底車」一旦卡上底部的輪盤，便風馳電掣的往前行駛。就因爲「卡底車」的發明，整條南北高速公路像一匹寬闊的輪送帶。「卡底車」的司機不必坐在駕駛枱前，因此多還兼任嚮導，滑稽的聲調滔滔不絕地介紹沿途的娛樂勝地……

想不到，這一路上仍是那遊樂園的景象，只是面積變的更廣，規模變的更大，間中夾雜着漁釣場、騎射場、捕鯨場、射鯊場以及狩獵場等等提供年輕人歡樂與刺激的園囿設施。此外，環島皆是綠油油的高爾夫球場、一望無際的潔白海灘與可以採珊、觀魚、丟水鏢的礁岸。

而最令他怎麼樣也難以置信的是，原有的礦坑已改成供人探險的鬼洞；先前的林場建爲登山、滑雪、度蜜月的甜甜屋；路邊也不再種任何作物，偶有一小方稻米與甘蔗，亦只是標本性質，由一列列小火車裝載着好奇的觀光客去看前人是如何耕種謀食。

想不到，從北到南，整個島嶼，便除了觀光還是觀光，完全是爲了觀光客所設，一個超特級的遊樂園啊！

面對着這對他而言不可思議的樂園風光，他一時連懷鄉或念舊的心情都不再有，他好像一頭栽進一個離奇又突兀的夢裡，他是徹徹底底迷失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了。

「卡底車」內，他意與闌珊地縮在坐臥兩用的鋪位裡，車窗外，不遠處碧燦燦的海洋擁抱着清澈的河流，撲面吹來乃是那最清新純淨的海風。啊！眼前這樂園是乾淨的、清爽的、整齊的、安寧的，往日的污染與噪音全不見了，路邊瑰奇的景致裏甚至見不到往日無所不在的果屑與垃圾……

是的，什麼都不一樣了！他縮在鋪位裡懶懶地回想：是的，很久以前，他也曾坐在這南下的返鄉列車上，望見的雖是那豐盈、肥美、鮮綠的田野，卻同時也是那又臭又濁的溪河水流向落日下的泛紅海灣……

那時候，記得他亦曾擠上那不住冒黑煙的客運汽車，行駛在茄多樹一路排開的縱貫道上，窗外灰濛濛地，看不見的空氣中，焚燒廢電纜的灰燼或許正隨風飄散；

而回首塵寰處的都市，他知道，那高達六十公尺的垃圾山正舉行着一場盛大的煙火慶典……

是的，於最後的那些年間——即使是鴕鳥似的他也從報章上知道——他紮根的土地裡，正暗暗埋藏了過多的化學污染與農藥殘留物，甚至還有一些重金屬、放射物、與劇毒的碳氫化合物，順着河流沖向淤積的海口。

此外，則是那遭受鎘廢料侵襲的濱海村落、南部城鎮的戴奧辛污染、西部ＰＣＢ的中毒患者群，再加上奶粉、餿水油等食品公害，煙灰、酸雨、落塵、噪音等環境公害；那時候的人們——儘管是鴕鳥似的他也必須承認——確實活在一個浩劫家園、可憐焦土的恐怖夢魘下。

而更恐怖的是，那眞的是一場夢魘，如今驚夢乍醒，髒亂與污染的時代雖然消逝了，所剩下的，卻是眼前這一座死板呆滯的「伊甸園」！——難道說，這就是物極必反、爲拯救那生態環境所作的努力嗎？還是當年的公害一度確曾到達它的臨界點，眼前乃是餘燼裡飛出來的火鳳凰，人工建造的新福地？

他斜靠在卡底車內，傷心又沉痛地回想着……

啊！回想起那時候的傍晚，他經常倒背手站在公寓前未加蓋的圳溝旁，望着那不知何處流出來的烏綠臭水，再回頭看幾步的距離內，自己妻子正揮着汗切菜淘米，那時候，他的心中，也曾暗自地擔着憂吧！

那一刻，他只是悄悄擔着心啊！

亦恰似當年翻閱報紙，看到的總是一個充滿了罪惡與強奪的縱慾世界，瀰漫着末世紀的短視作風；那時候，再轉過臉注視地板上正一心一意用積木砌城堡的兩個小兄弟，他這位作父親的，心裡也會爲他們未知的將來有些抱歉、又有些悚慄吧！

……紛亂的年代，他們小小的城堡，建在地板上的積木城堡，很輕易地，就會在動盪的局勢之中倒塌了呀……

而那樣的歲月裡，他一個爲人父的，難道在心裡不曾默默的知曉？——儘管宣傳車、或議壇之上並不乏大聲叫嚷的政治人物，卻不一定有人眞正關心自己子孫的長遠福祉啊！

那麼，會不會？——如今坐在「卡底車」內的他努力的想着——眼前這樂園般的景象——便是當年缺乏理想的極致、重商主義的終結呢？

或許，根本亦是全球性的大勢所趨呀！——明知道沒有人能够告訴他正確的答案，沒有人能解釋這段長久的歲月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當年那個混亂的時代倒底怎麼結束、又怎麼建立起眼前這陸地上的超級樂園？——他闔上眼皮，拭去眼角的幾滴淚水，終於再也不願意追溯下去。

而無論如何，這裡能承天之運變成一個樂園的勝景，或許亦是本島的福祉呢！……「卡底車」的終站，他拉着那位年輕的司機兼導遊，拍着人家厚墩墩的肩膀，他帶幾分感傷地祝福着，輕道珍重再見。

望着那燦爛的夕陽，他步下了卡底車廂，朝向那美麗又哀愁的臺灣島落日，他一路走了下去。

他走過夕陽下的鐵橋，望着底下依然湍急澎湃的溪流，他心裡驟然飄過許多年前陳達老先生一聲聲沉哀的「思想起」……

不看重未來，所以便註定了將失掉過去；不爲子孫後代的福祉着想，便勢必丟棄祖先萬世辛苦經營下來的基業——這一刹，他依稀記起許多年前的中學課本上臺灣通史序中所說的「臺灣無史」……

三曲　終

後來，他在山間與水澤終年游走，衣衫襤褸，髮散鬚長，他自己亦成爲臺灣島上的觀光一景。

有一天，無意中，他在一處斷崖絕壁間發現一塊石碑，上面刻着：

「西曆二〇七五，『太空紀元』前十年，臺灣島讓售與『迪斯奈樂園』全球公司。」

那一時刻，他想着百年前他的孩子們關於迪斯奈樂園以及唐老鴨、米老鼠的夢，他嘴裡不自禁輕哼着迪斯奈世界的註册商標歌曲：

——「這個世界小小小」——

1 1 3 1 2 2 2（都都咪都瑞瑞瑞）

——「這個世界好好好」——

2 2 4 2 3 3 3（瑞瑞發瑞咪咪咪）

……是呀，誰說這不是一個美好的未來世界呢？

……他嘴裡輕哼那熟悉親切的旋律，臉頰上掛着一絲飄忽的微笑，衝着眼前那壯闊雄渾的太平洋，他縱身一躍從懸崖上跳了下去！

評註

張系國

密西根湖底的髑髏，被整個修補成爲人——原本是臺灣來的旅客。他回到臺灣去，發現故鄉已成爲迪斯奈樂園的一部份。小說寫來平實，我最喜歡其中的一段：「大姐夫其實最老實不過，生活之中惟一出軌的事情，大概就是他愛買黨外雜誌，然後找幾則小道消息，獻寶似的唸給他與二姐夫聽。」這是很好的寫實描述，不意竟出現在科幻小說中。

平路，本名路平，民國四十二年生於高雄，原籍山東諸城。臺灣大學心理系畢業，愛荷華大學數理統計碩士。現任職於美國工程與經濟研究公司。出版有「玉米田之死」小說集。

七十四年科幻小說選

編　者：張　系　國
發行人：孫　玫　兒
出版者：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司
臺北市廈門街113巷17-1號2樓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2663號
印刷廠：淵明印刷品行
臺北縣永和市成功路1段43巷5號
總經銷：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台北市廈門街113巷17-1號2樓
電　　話：3927577・3946790
郵撥帳號：0107402-0
初　版：中華民國75年2月

定價 90 元